



2026年4月出版

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 传承人与学院体系的关系重估

结构 · 传承 · 实证 · 未来

TAI CHI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SYSTEM: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ORS AND ACADEMIC SYSTEMS

结构判断

身体结构是唯一标准，
传承独立于制度，
学院服务于传承。

关系重估

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
不是归属问题，
而是分工问题。

未来取决于

是否仍然有人能够
在没有任何外在依赖的条件下，
使身体本身成立。

作者：巫朝晖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始人兼主席

澳洲经梧太极传承人

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承人

吴式太极拳第六代传承人

车氏形意拳第九代嫡传

三十三年实证训练 · 四脉正传

多语言体系全球学术存档实践者

240° 西南

海拔:1929.0米

2026年4月1日 11:53:27

26.0172854N 100.0523026E

巫朝晖摄影@2026 JEFFI WU (www.times.net.au)

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镇227V+WMR 邮政编码: 671203

连接全球 · 共享价值 · 共创未来

Connecting the World · Sharing Value · Creating the Futur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跨界电子月刊 · 全球十种语言同步发布

Cross-disciplinary e-Monthly · Published in 10 Languages Worldwide

《时代跃迁》由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独立撰写并主编，全面升级为十种语言同步发布：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韩文。

The Epochal Transition, independently written and edited by JEFFI CHAO HUI WU, is now fully upgraded to be published in 10 languages simultaneously: Chinese, English, French, Spanish, Japanese, Arabic, German, Portuguese, Russian, and Korean.



原创著作
独立撰写

Original Works
Independently Written



多语发布
全球同步

Multi-language
Global Simultane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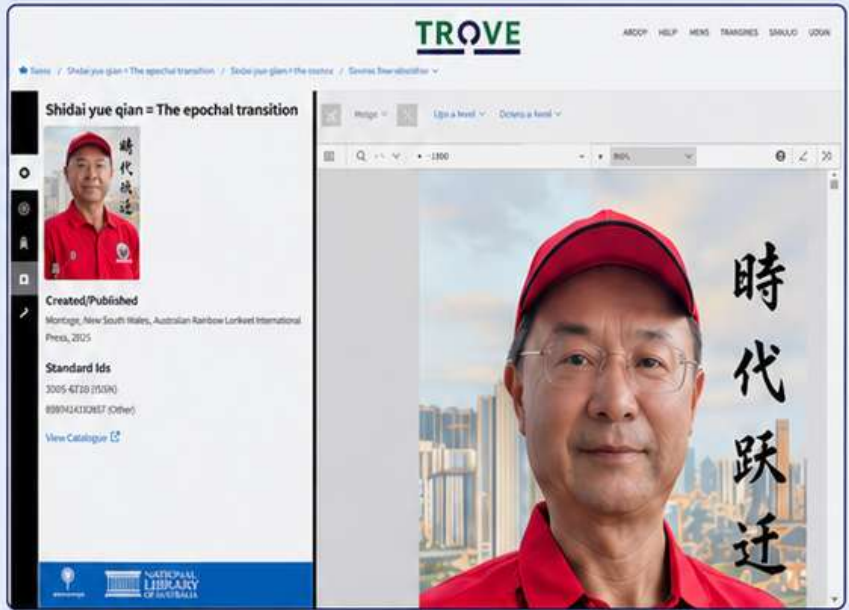
跨界内容
多维结构

Cross-disciplinary
Multi-dimensional



全球平台
开放共享

Global Platform
Open Sharing



在线阅读 · 全球检索 · 免费获取

Read Online · Global Search · Free Access

<https://times.net.au/>



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

<https://times.net.au/>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弘扬中华文化 · 推广太极气功 · 造福世界人民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 Spreading Tai Chi & Qigong · Benefiting the World



巫朝晖 先生

JEFFI CHAO HUI WU

-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始人兼学院主席，太极、形意拳两大内家拳正脉传承人；
- 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吴氏太极拳第六代传承人，师承单颀大师（李经梧太极大师嫡传弟子）；
- 澳洲赵氏形意太极协会会长，兼澳洲赵氏形意掌门人，形意拳（车氏-车毅甫）第九代嫡传弟子；师承赵忠伟大师（李春奎大师嫡传弟子）
- 自2001年起担任香港气功太极社（2022年8月更名为“太极国际学院”）名誉顾问；
- “澳洲彩虹国际作家协会”会长兼季刊总编（2004年创立）。



学院核心项目 Core Programs



太极拳教学
Tai Chi
Instruction



气功修炼
Qigong
Cultivation



文化讲座
Cultural
Lectures



赛事交流
Competitions &
Exchanges



养生健康
Health &
Well-being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

学院特色优势 Academy Advantages

- ✓ 传承正脉 · 大师亲授
- ✓ 科学系统 · 身心兼修
- ✓ 国际视野 · 文化交流
- ✓ 服务社区 · 造福大众

太极、形意两大内家拳正脉传承，名师指导，源远流长
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提升身心健康与生命质量
立足澳洲，面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积极服务社会，推广健康生活方式，造福世界人民

学院致力于全球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通过推广太极拳和气功的方式，将中国的养生智慧与武术精髓传播至世界各地。

- ✓ 专业教学 Tai Chi & Qigong Courses
- ✓ 文化讲座 Lectures & Cultural Events
- ✓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 ✓ 健康生活 Healthy Lifestyle
- ✓ 修身养性 Cultivating Body & Mind
- ✓ 造福社会 Benefiting the Community



开放合作

Open Cooperation
携手共建 · 合作共赢
Work Together for
Mutual Success



知识共享

Knowledge Sharing
传播智慧 · 启迪未来
Share Knowledge
Inspire the Future



文化共融

Cultural Integration
多元文化 · 和谐共生
Embrace Diversity
Achieve Harmony



全球视野

Global Vision
立足澳洲 · 造福世界
Rooted in Australia
Connected to the World

连接结构，创造价值，成就未来

Connecting Structure, Creating Value, Achieving the Future

顾问与编委会

总顾问 (Chief Advisor)

林文辉 (Hugo Lam) BBS, JP

- 太极国际学院主席
Chairman, International Taichi Academy
- 香港气功太极社会长
President, Hong Kong Qigong & Taichi Society
- 香港书艺会副会长
Vice President, Hong Kong Calligraphy & Arts Association

主编 (Editor-in-Chief)

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

- 《时代跃迁》总编
Editor-in-Chie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times.net.au)
-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会长
President, Aust Cai HongYing International Authors' Federation (azchy.com)
- 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办人
Founder,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chi Academy (taichiau.org)
- 彩虹鹦国际出版社社长
President, Rainbow Lorikeet International Press (Australia)

名誉顾问 (Honorary Advisor)

单颖 (Shan Ying)

- 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吴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11th Generation Successor of Chen-style Taichi; 5th Generation Successor of Wu-style Taichi
- 中国武术协会会员
Member, Chinese Wushu Association
- 曾任北京吴氏太极拳研究会副秘书长
Forme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Beijing Wu-style Taichi Research Association
- 中国战略发展研究学会特邀研究员
Invited Research Fellow, China Strategic Development Research Society
- 长期从事太极拳教学与推广，多次担任央视及地方电视台太极拳专家评委
Long-term Taichi educator and promoter; frequently served as expert judge for Taichi programs on CCTV and regional TV stations



出版人兼总编：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 出版社：澳洲彩虹鹦国际出版社

出版地：澳洲悉尼 | 电子月刊 | 期数：Vol.1, No. 9 (April 2026)

网址：www.times.net.au | 邮箱：contact@times.net.au | ISSN 3083-5178



Jeffi Chao Hui Wu (巫朝晖) 是一位独立学者与跨学科研究者 (独立学者 2005 年起)。其研究以长期可重复的个人实践、结构化记录与多语言同步存档为方法特征, 强调实证优先于理论推演。其成果已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Zenodo、DataCite 与 OpenAIRE 等国际学术基础设施正式收录并长期保存。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Jeffi Chao Hui Wu (巫朝晖) is an independent scholar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r (independent scholar since 2005). His research is grounded in long-term personal practice, reproducible empirical observation, structured documentation, and multilingual synchronized archiving, with empirical validation taking precedence over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His academic identity and publishing practice have been institutionally established through formal inclusion and permanent archiving by multipl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infrastructures, including ISSN, DOI (DataCite), CERN/Zenodo, the European Union's OpenAIRE Research Graph,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Trove), and OCLC WorldCat.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目录

Content

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传承人与学院体系的关系重估.....	1
Tai Chi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Re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ors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9
Le tai-chi entre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 réévaluation de la relation entre les héritiers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21
El Tai Chi entra en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reevaluac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los herederos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34
太極拳が大学システムに入る：継承者と学院システムの関係の再評価.....	47
الكلية ونظام الورثة بين العلاقة تقييم إعادة: الجامعات نظام يدخل تشي تاي.....	57
Tai Chi Chuan im Hochschulsystem: Neubewert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Erben und Akademiesystem.....	65
Tai Chi Chuan entra n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reavaliação da relação entre os herdeiros e o sistema acadêmico	78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ходит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ереоцен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осителями традиции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90
태극권이 대학 시스템에 진입하다: 전승자와 학원 시스템의 관계 재평가	103
[简介]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113
[Introduction] JEFFI CHAO HUI WU	113
[Introduction] JEFFI CHAO HUI WU	114
[Introducción]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115
[紹介]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	116
[مقدمة] تشاو هوي وو (JEFFI CHAO HUI WU)	117
[Einführung]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118
[Introdução]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119
[Введение] У Чао Хуэй (JEFFI CHAO HUI WU)	120
[소개] 우조혜이 (JEFFI CHAO HUI WU).....	121





出版人兼总编：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 出版社：澳洲彩虹鹦国际出版社
出版地：澳洲悉尼 | 电子月刊 | 期数：Vol.1, No. 9 (April 2026)
网址：www.times.net.au | 邮箱：contact@times.net.au | ISSN 3083-5178

时代跃迁
EPOCH
TRANSITION

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传承

人与学院体系的关系重估

作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摘要

本文从结构视角分析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可能引发的传承与学院体系关系重构问题。不同于传统文献综述方法，以本人长期身体实证与正脉传承路径为基础，对两类体系在知识、实践与评价层面的差异进行归纳，并结合 2026 年太极拳纳入本科教育这一时代节点，提出“传承体系”与“学院体系”之间的分工与共生关系。文章通过传承链路、实证训练方法及国际传播实践，探讨标准化教育体系对身体性技艺的影响，并指出未来太极拳发展中“知识体系”与“身体结构”双重标准并存的必要性。

一、节点时刻：一个传承人的复杂清醒

2026 年 4 月 28 日，中国教育部宣布，太极拳正式进入中国大学本科体系。消息传来，我内心的感受远比身体复杂得多。

数十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守。守着清晨五点的海边，守着陈氏、吴氏多脉太极和车氏形意拳这四脉正传，守着师父们一句一句口传心授的理法，守着那些写不进教材、只能靠身体去“悟”的东西。如今，太极拳要进大学了。有人拍手称快，说武术终于登堂入室；有人沉默不语，担心民间传承从此成了“野路子”。而我，在那一刻感到的，是一种复杂的清醒。

我并非站在大学体系之外的人。太极拳初入大学，可能还来不及沉淀的东西——几十年的身体记忆、多脉融合的实证经验、

跨文化的传播实践——我也有。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更高”，而在于“谁负责什么”。

二、身份根基：四大正脉的交汇传承人

我的传承路径，说出来像是某种不合时宜的固执。自 1992 年起，我开始系统修炼内家拳。那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证书，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身体，到底能不能真正听自己的话？这个问题，我用了多年时间，在悉尼海边的每一个凌晨里，一点一点地回答。

2024 年 10 月我有幸正式拜入单颖宗师门下，成为李经梧一脉的嫡传弟子。单颖宗师是李经梧的嫡传，而李经梧是陈发科的弟子，陈发科又是陈氏太极拳第九代。这一条师承链路清晰可溯：陈发科传李经梧，李经梧传单颖，单颖传于我。关于这一脉的传承历史，我已在《太极泰斗李经梧小传——陈吴太极近代简史》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中作了详细考证，文中首次发表了 1989 年李经梧亲笔签发给单颖的授徒证，作为师门传承的文物级证据。



左起：巫朝晖、单颖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颖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巫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同时，在林文辉宗师的启蒙与引荐下，2013 年我得以远赴河南陈家沟随王西安大师学习陈式太极拳。王西安是陈家沟四大金刚之一，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师

承陈照奎、陈照丕两位大师。2013 年的陈家沟太极寻根之旅，是我武学生涯中一次重要的溯源实践，那段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形意拳这一脉，我承蒙赵宏伟宗师的悉心传授与认可。赵宏伟宗师是“东北神力王”李春苓大师的嫡传弟子，赵氏形意太极门的创始人与总掌门人。2024 年，赵宏伟宗师正式收我为嫡传弟子，并经总掌门赵宏伟宗师与大师兄林文辉宗师（形意拳香港掌门人）考核后一致同意，任命我为形意拳澳洲掌门人、兼澳洲赵氏形意拳协会会长。由此，我成为车氏（车毅斋）形意拳第九代嫡传弟子，这一脉传承可追溯至车毅斋祖师本人。我的传承脉络已在《太极传承 精髓永恒》中完整呈现，包括与单颖宗师、林文辉宗师、赵宏伟宗师的合影及师承证明。



左起：单颖、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苓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宏、赵宏伟（2007年）

[图 3/3]

至此，我正式成为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吴氏太极拳第六代、车氏形意拳第九代四大正脉的交汇传承人。自 2001 年起，我一直担任香港气功太极社（2022 年更名为“太极国际学院”）名誉顾问。这些身份不是标签，而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实路径。

有人问我，兼修多门会不会“串”？我的回答是：只要结构统一，来源反而不重要。真正的融合，不是你学了几个套路，而是你的身体能不能把不同门类的劲力逻辑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结构里去。这不是口号，是每天清晨五点海边站桩后的实证。悉尼冬季，海边大约五度，站桩结束后浑身湿透。身体不会撒谎。

三、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以结构验证为核心的实践体系

2024 年 6 月，在悉尼这座融合东西文明的国际都市，我创立了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并担任主席。这一平台的诞生，不只是武术领域的扩展，也不只是健康养生的探索，它更是一项以身体实践为载体，重新激活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的文明表达路径。

学院的成立，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三十余年身体实证的自然延伸。正如我在《澳洲

国际气功太极学院（2024–至今）：一个长期运行的独立身体实践体系的制度化记录与整合研究》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中所阐述的，这一学院是一个真实存在、持续运行、可被外部核查的独立身体实践体系。它区分了个人实践史与组织制度史的时间层级，明确学院作为组织实体的制度起点为 2024 年，同时阐明其知识与方法来源于我多年的连续实践与教学积累。

我个人的修炼更是严格不懈。过去七年多，我每天凌晨 4:45 起床，风雨无阻地到悉尼海边练功，直至太阳升起。这份坚持让我在清晨低至五度的寒风中锤炼了强大的意志，每次马步桩后浑身湿透，但我从未退缩。这一切为我在太极拳的练习上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也让我对太极的理解日益深刻。关于这一训练体系的详细记录，可参见《丹体练功日志：一个极限武学个人实证记录》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该文献以时间轴为主线，系统记录了一次连续晨练过程中所包含的站桩、太极剑、闭眼单腿独立七十五分钟、无根桩及整理整合等多个训练环节，并配合智能设备采集的心率、呼吸频率、时间长度与环境参数等可核查数据，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前后闭环的实践样本。

我所实践的“丹体本源”身心体系，基于一个根本理念：整个身体即丹田，是与天地海空持续交换的开放系统。这一理念在《身体即宇宙：丹体本源的生命结构》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中得到了系统阐述。通过低桩马步、闭眼单腿独立（丹体独立）、太极拳剑，以及独特的“无根步”行走方式，我记录了多项生理层面的深刻变化——闭眼单腿独立七十五分钟、无根步连续徒步五小时无疲劳、单衣耐受低温，以及多项医学上被认为“不可逆”的身体逆转：三级雄激素性脱发、黄斑病

变、腕管综合症的自然修复。这些数据、照片、视频及医学报告均已独立 DOI 存档于 Zenodo 平台，供读者查阅验证。

学院致力于“复兴中华身体文化”，不追求学术标签，不迎合时尚潮流，而是重新找回“人如何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终极问题，重新找回中华文化中被遗忘的“身心一体之道”。我们相信，真正的太极并非“打给别人看”，而是“练给自己醒”，是穿越语言的文化认知，是超越国界的文明觉醒。正如我在《为太极拳正名》和《太极能实战吗？》中所反复强调的：太极的终极目标不是打赢谁，而是“处变不惊”、“从容应对”、“不动如山，动若惊雷”。

学院得到众多名人大师的支持，名誉会长及顾问包括：贝钧奇先生（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太极国际学院主席林文辉宗师、单颖宗师、霍元甲“迷踪拳”传承人洪润源先生、国家级裁判李天金先生、青城派第三十六代掌门人刘绥滨、释延康大师

（少林寺前武僧总教头，俄罗斯总统普京女儿武术导师）、少林寺第三十二代皈依弟子释行者大师、纽约科学院院士余燊教授、赵宏伟宗师等。详见：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四、国际太极日：从民间走向世界的结构节点

2024 年 10 月 12 日，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作为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主席，我受邀亲临香港，出席了由太极国际学院（香港）主办的“2024 国际太极日”庆典活动，并担任主礼嘉宾。这场活动的详细记录，已在《全球联动：2024 国际太极日》中完整呈现。

当天，香港黄大仙广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特首李家超先生通过视频致辞，强调太极是适合所有年龄层的运动，是香港人可以随时随地地锻炼身心的最

佳选择。750 位太极师生齐聚广场，一同表演“全球同步三分钟太极操”。我受邀在台上参与演出，与单颖宗师和其他太极代表一同完成这段跨越语言与国界的文化演绎。当我站在舞台上演练太极时，感觉四周空气都变得格外沉稳，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回响着太极的核心精神：中和、稳定、流动、圆融。

现场还有多位资深太极师傅轮番登台演出，包括香港徐细英师傅等。我也受邀登台演练，以最朴实纯正的动作将太极的内涵展现给全场观众。近七分钟的表演，深得观众赞赏。更令人振奋的是，活动得到了香港主流传媒系统的集体响应，包括香港无线电视（TVB）、凤凰卫视、星岛日报、大公报等数十家媒体进行了专访、图片直播、视频新闻及特写专栏报道。

这次活动不仅有香港本地七百五十位太极师生，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多个国家的太极代表团亲临。作为来自澳洲的代表，看到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的名字出现在舞台上、出现在官方报道里，看到自己能与北美的同道、香港的前辈在同一平台上共襄盛举，这种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太极联动，不只是身体动作的共鸣，更是心灵与理念的共振。

关于这一事件的结构意义，我在《首个国际太极拳日的结构意义》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中作了系统阐述。文章以“金凤独立”之势与朝霞自然形成的凤凰意象为切入点，提出身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能够与天地环境形成实时互动与结构共振的动态系统。国际太极拳日不仅是全球性文化事件，更是一个以身体为入口，重新理解结构、认知与文明关系的重要节点。

五、学术记录：《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与全球学术基础设施

我在做的事情，不止于传承，更在于记录。2005 年起，我独立创建、撰写并主编了《时代跃迁》电子月刊（ISSN 3083-5178），以十种语言同步发行，涵盖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与韩文。按母语与第二语言使用者统计，这些语言合计覆盖全球约 60% 至 65% 的人口。

这份刊物不是随感式的写作，而是一种结构化的知识输出。它系统性记录了我自 1992 年起亲身实证的跨领域实践，涵盖科技、多维 AI 系统设计、武学、哲学、教育与传播等多个领域。所有论述均根植于我独立构建并长期运行的真实跨领域知识操作系统，强调“实证优先，结构先于叙述”。

更重要的是，这份刊物已被多个国际权威学术链路永久存档：它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图书馆联合目录 WorldCat（成员机构超过 16,000 所国家级与大学图书馆，覆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TROVE 永久保存，并通过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运营的 Zenodo 平台获得 DataCite DOI（超过 50 个文献），同时通过 OpenAIRE 和 ORCID 等国际学术基础设施建立了公开可访问的学术记录坐标。我的 ORCID 是：<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这意味着太极拳的传承内容，以可被全球检索、长期保存、学术引用的方式，进入了世界的知识基础设施。师父们的口传心授，被编码为一种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散的存在形式。这不是对传承的替代，而是对传承的加固。

六、两种逻辑：传承体系与学院体系的本质差异

太极拳进入大学本科体系，本质上是一次“编码转换”。传承体系以人为载体，强调传承链路与身体体验。很多东西说不清、写不明，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站桩、推手、

修正，让身体自己去“知道”。学院体系以课程为载体，强调可教学性、可复制性与评价机制，必须将内容拆解为可讲授、可考核的知识模块。

大学本科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太极拳从非遗项目向规范化、学科化人才培养的转型。其培养目标明确为“懂文化、会教学、善康养、能传播”的复合型人才，这与传统师徒制的口传心授、长期跟随、功力验证形成了鲜明对比。学院体系的优势在于标准化课程、理论体系建设、大规模普及和资源支持。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太极拳必然会被重新编码：动作被标准化，理论被归纳化，教学被流程化。这种转换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它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一个人完成学分从大学毕业，他获得的究竟是“太极拳的知识”，还是“太极拳的能力”？学历体系可以证明学习过程的完成，但无法直接证明身体结构是否真正建立。会讲不等于会做，动作标准不等于结构正确，理论完整不等于功夫成立。

七、检验标准：“闭眼丹体独立”与身体实证

基于长期训练与多脉融合的实证经验，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用于自我验证的功法体系。其中一个最基础的检验标准，我叫它“闭眼丹体独立”。

方法很简单：闭上眼睛，单腿站立。当视觉被关闭，外部参照被切断，身体是否仍能由中枢稳定控制？如果不能，说明结构尚未成立；如果可以，说明内在路径开始统一。正如我在《丹体练功日志》中所记录的，这一检验可以在持续七十五分钟的状态下保持稳定，身体从初始的微小晃动逐渐进入深层的结构稳定，心率维持在 80-100 次/分的静息区间，呼吸节律降至每分钟 4-6 次。

这套方法的意义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判断标准：太极拳是否真正进入了身体，而不是停留在动作层面。这个标准，大学课堂里可以教、可以讲，但无法帮学生“过”。只有传承人能做这件事——手把手地纠正，一句一句地点拨，在无数次“不对，再来”的重复中，让学生的身体自己找到那个“对”的感觉。

这就是传承人的不可替代性。大学可以培养懂理论的教师、会比赛的学生，但培养不了“活着的传承人”。真正的传承，从来不在教案里，而在每一次手与手的触碰中，在师父每一句“你再想想，这个劲不对”的点拨里，在那些推手后师徒相对无言却心照不宣的默契中。

太极拳的实战性，从来不是靠蛮力，而是靠“结构”和“节奏”的对接。正如我在《太极能实战吗？》中所言：太极拳不是不打，而是无需打。在和平年代，真正的“实战性”，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掌控自己。打赢一场比赛容易，打赢一生难。而太极，练的是后者。

八、关系重估：竞争、分工还是共生？

那么，传承人与学院体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认为不是竞争，不是替代，而是分工。学院体系承担普及、教学与基础认知的功能，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太极拳；而传承体系承担深度与结构的延续，确保那些难以标准化的核心内容不会在传播中被稀释。

更深一层，双方可以形成一种我称之为“知与在”的共生关系。大学教授的是“知”——系统的、科学的、可复制的知识体系。我们传承的是“在”——活的、流动的、带着体温 and 呼吸的身体记忆。大学专业更侧重普及性教学、康养应用和文化包装；而我们这些民间正脉传承人守护的是太极作为“体道”之学的核心——阴阳辩证、劲力体悟、桩功内修、推手实战与哲学深度。

正如历史上的孙禄堂融形意、八卦、太极自成一派，当代传承人也应在守住正脉根基的前提下“接着讲”，发展出适应时代的活态体系。大学的毕业生，可以来找我们这些传承人深化技艺；我们这些传承人，可以进入大学担任客座、顾问或联合项目导师，为正统内涵注入活水。

这不是想象，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我已经在实践这种模式。我不在意套路，我只在意自己的身体最终能不能“自己跑起来”。而我的《时代跃迁》被全球学术基础设施永久存档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民间传承与学术体系之间，并非只能平行，而是可以交汇。

九、标准之争：未来由谁定义太极拳？

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在于谁更高，而在于未来太极拳的标准由谁定义。如果未来的评价体系只以学历、论文或比赛成绩为主，那么太极拳将逐渐向可展示、可量化的方向倾斜，而那些依赖长期体证、难以外化的部分，可能会被边缘化。但如果能够建立多维度的判断标准，例如区分知识掌握、教学能力与身体结构三个层面，那么不同路径的人，都可以在各自领域中被正确理解。

对我个人而言，这一变化并非挑战，而是机遇。我的多脉正宗交汇背景、在澳洲的长期实践，以及通过期刊进行的学术化记录，正好可以为大学体系注入正统内涵与海外视角。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传统传承人以客座、顾问或联合项目形式参与学院建设，同时学院毕业生也能主动寻找正脉师傅深化修炼，形成“学院打基础、师徒精技击”的良性循环。

十、结语：根在身体，不在制度

说到底，太极拳进大学，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抢饭碗”的事件，而是一个“分蛋糕”的契机。但这个蛋糕怎么分，取决于我们传承

人自己。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我是正脉”的自我陶醉中，不去主动对接、主动输出、主动把自己的经验变成可传播、可保存、可引用的知识结构，那么被边缘化几乎是必然的。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站出来，把自己几十年的体悟整理成体系，把自己的传承链路上的精华呈现在更广阔的平台面前，那么学院体系不仅不会挤压我们的空间，反而会为我们提供更大的舞台。

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头衔，而是一种认可：确认我们这些从民间走出来的传承人，是活态的文化主体，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确认我们山上的功夫，需要被尊重、传承、被记录、被纳入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发挥作用，而不是被标准化所取代；确认身体里的功夫，和课堂里的知识，可以并行不悖，各美其美。

太极拳可以进入大学，可以被课程化、标准化，但它最终是否成立，只取决于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当所有外在条件被拿掉之后，身体是否仍然能够自主运转并保持统一。这一标准不属于任何制度，也不依附于任何体系，它属于太极拳本身。真正的分界，从来不在制度之内，而在身体之中。

我于2003年在澳洲创立“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早于正式入门师承体系，在后续传承过程中逐步将既有实践与正脉体系加以对照与修正，并持续在悉尼海边进行长期实证训练。数十年如一日的站桩与修炼，使我更清楚地看到，太极拳的核心不在表达，而在身体结构是否成立。我承接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吴式太极拳第六代及车氏形意拳第九代正脉传承，在异国环境中持续守住这一根脉，并通过多语言出版，相关历史、理法进入多个全球学术基础设施进行长期记录。

在长期实证中，我通过逐步融合所学的多脉太极与形意训练路径，将不同体系的结

构经验加以统一，收敛为以整体身体为核心的稳定路径，并以“丹体太极”作为这一方向的暂定命名，用以描述一种以身体结构为本体、超越门派边界的实践体系；这一命名仅作为个人实践路径的阶段性的归纳，并不构成对既有传承体系的替代或分立。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为界定名分，而是基于这一时代节点，对传承体系与学院体系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个现实判断。大学所承担的是知识的整理与传播，而传承体系所维持的是身体结构的建立与延续，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在不同层面承担各自功能。对于传承人而言，关键不在于焦虑位置，而在于是否能够继续通过实践、整理与表达，使自身路径在新的体系环境中保持有效性及可传递性。

当太极拳进入大学体系之后，其未来不再取决于被如何教授，而取决于是否仍然有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外在依赖的条件下，使身体本身成立。我并不隶属于任何大学体系，也不依附于单一机构，我的路径建立在长期身体实证与正脉传承之上。三十三年持续训练与四脉师承的承接，以及通过多语言体系进入全球学术基础设施的结构化记录，共同构成了这一实践路径的基础。大学体系可以系统培养理论认知与教学能力，但对于以身体结构为核心的传承路径而言，其形成仍依赖于长期实证与个体完成，这一部分，目前仍难以被标准化复制。

作者简介：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吴氏太极拳第六代、车氏形意拳第九代正脉传承人，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始人兼主席，澳洲赵氏形意太极拳协会会长兼澳洲掌门人，《时代跃迁》电子月刊（ISSN 3083-5178）独立创建人、主编及多语种出版人。其学术成果被 WorldCat、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TROVE、CERN Zenodo、DataCite DOI、OpenAIRE 及 ORCID 等国际

学术基础设施永久存档。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中文关键词：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太极拳进入大学；传承体系；学院体系；正脉传承；经梧太极；单颖；林文辉；陈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车氏形意拳；超宏伟；结构整合；闭眼丹体独立；身体实证；时代跃迁；国际太极日；丹体本源；无根步；极限武学；多语学术出版；WorldCat；Zenodo；TROVE；非遗传承；师徒制；标准化与体证

附录参考文献:

[全球联动]2024 国际太极日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首个国际太极拳日的结构意义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身体即宇宙:丹体本源的生命结构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太极泰斗李经梧小传 - 陈吴太极近代简史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武学]我的太极师父单颖宗师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武学]2013 年, 陈家沟太极寻根之旅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武学]太极传承 精髓永恒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武学]为太极拳正名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武学]太极能实战吗?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极限武学]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丹体练功日志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武学]练太极的十个意义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武学]太极能实战吗?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闭眼丹体独立 75 分钟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 Chi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Re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ors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Author: JEFFI CHAO HUI 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tential issues of inherita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that may arise from the incorporation of Tai Chi into the university system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Unlik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my long-term physical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 orthodox inheritance path, summari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terms of knowledge,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Coupled with the significant milestone of Tai Chi being included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2026, it proposes a division of labor an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tandardized education systems on embodied skills through inheritance links, empirical training methods,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practices, and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coexisting dual standards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physical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 Chi.

I. Node Moment: A Complex Awakening of a Inheritor

On April 28, 2026,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announced that Tai Chi officially entered the undergraduate syste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Upon hearing the news, my feelings were far more complex than my physical response.

For decades, I have been doing one thing: guarding. Guarding the seaside at five in the morning, guarding the authentic transmissions of Chen, Wu, and Che styles of Tai Chi and Xing Yi, guarding the principles taught by my masters word by word, guarding those things that cannot be written into textbooks and can only be "comprehended" through the body. Now, Tai Chi is about to enter universities. Some applaud, saying that martial arts have finally entered the mainstream; others remain silent, worried that folk transmission will become a "wild path" from now on. At that moment, what I felt was a complex awakening.

I am not someone standing outside the university system. The things that Tai Chi has just entered the university with—decades of bodily memory, empirical experiences of multiple integrations, and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practices—I also possess. The real issue is not "who is higher," but rathe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II. Identity Foundation: Inheritor of the Four Major Authentic Lineages

My path of inheritance sounds like a kind of untimely stubbornness. Since 1992, I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practicing internal martial arts. It was not for competition, nor for certificates, but to answer a fundamental question: can the body truly listen to its own words? I spent many years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bit by bit, every dawn by the seaside in Sydney.

In October 2024, I had the honor of officially becoming a disciple under Master Dan Ying, becoming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Li Jingwu lineage. Master Dan Ying is a direct disciple of Li Jingwu, who is a disciple of Chen Fake, and Chen Fake is the ninth generation of the Chen family Tai Chi. This lineage of transmission is clear and traceable: Chen Fake transmitted to Li Jingwu, Li Jingwu transmitted to Dan Ying, and Dan Ying transmitted to me. Regarding the historical transmission of this lineage, I have conducted detailed research in "A Brief Biography of Tai Chi Master Li Jingwu - A Modern History of Chen and Wu Tai Chi"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where I first published the disciple certificate personally issued by Li Jingwu to Dan Ying in 1989, serving as a relic-level evidence of the lineage transmission.



左起：巫朝晖、单雄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雄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巫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commendation of Master Lin Wenhui, in 2013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Chenjiagou, Henan, to learn Chen-style Tai Chi from Master Wang Xi'an. Wang Xi'an is one of the Four Great Masters of Chenjiagou and the 19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n-style Tai Chi, having been taught by Masters Chen Zhaokui and Chen Zhaopi. The 2013 journey to Chenjiagou to explore the roots of Tai Chi w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al practice in my martial arts career, and that experience remains vivid in my memory to this day.

In the lineage of Xingyi Quan, I am grateful for the careful teaching and recognition from Master Zhao Hongwei. Master Zhao Hongwei is a direct disciple of Master Li Chunling, known as the "Northeast God of Strength," and is the founder and head of the Zhao School of Xingyi Taiji. In 2024, Master Zhao Hongwei officially accepted me as his direct disciple, and after assessment by the headmaster Master Zhao Hongwei and my senior brother Master Lin Wenhui (the head of Xingyi Quan in Hong Kong), I was unanimously appointed as the head of Xingyi Quan in Australia and con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Zhao School of Xingyi Quan Association. Thus, I became the ninth generation direct disciple of the Che School (Che Yizhai) of Xingyi Quan, a lineage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ounder Che Yizhai himself. My lineage has been fully presented in "Taiji Heritage: The Essence is Eternal," including photos and proof of apprenticeship with Master Shan Ying, Master Lin Wenhui, and Master Zhao Hongwei.



左起：蓝朝晖、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安、蓝朝晖（2007年）

[图 3/3]

At this point, I officially become the twelf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n-style Tai Chi, the six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Wu-style Tai Chi, and the nin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style Xingyi, the convergence of the four major orthodox lineages. Since 2001, I have served as the honorary advisor of the Hong Kong Qigong Tai Chi Association (renamed "Tai C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in 2022). These identities are not labels, but the real path I have walked step by step.

Someone asked me if practicing multiple disciplines would lead to "confusion." My answer is: as long as the structure is unified, the sources are actually not important. True integration is not about how many routines

you have learned, but whether your body can converge the logical force of different styles into a stable structure. This is not a slogan; it is the evidence after standing in stance by the sea at five in the morning every day. In Sydney's winter, the temperature by the sea is about five degrees, and after finishing the stance, I am completely soaked. The body does not lie.

III.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A Practice System Centered on Structural Verification

In June 2024, in Sydney,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at blends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 founded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and serve as its chairman. The birth of this platform is not only an expansion in the field of martial arts, nor merely an exploration of health and wellness; it is, more importantly, a means of reactivating the civilization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through the medium of physical pract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y is not a whim, but a natural extension of over thirty years of empirical practice. As I elaborated in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2024–Present): A Institutional Record and Integration Study of a Long-Running Independent Body Practice System"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this academy is a real, continuously operating, and externally verifiable independent body practice system. It distinguishes the temporal hierarchy of personal practice history from that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 history, clarifying that the institution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academy as an organizational entity is

2024, while also elucidating that its knowledge and methods stem from my years of continuous practice and teaching accumulation.

My personal practice has been even more rigorous and relentless. For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I have woken up every day at 4:45 AM, rain or shine, to practice by the seaside in Sydney until the sun rises. This persistence has forged a strong will in me, even in the cold morning winds that drop to five degrees. After each horse stance, I am soaked, but I have never backed down. All of this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y practice of Tai Chi and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it. For a detailed record of this training system, please refer to "Dan Ti Training Log: A Personal Empirical Record of Extreme Martial Arts"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This document systematically records various training segments included in a continuous morning practice, such as standing post, Tai Chi sword, 75 minutes of single-leg balance with eyes closed, rootless stance, and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following a timeline as the main thread. It also incorporates verifiable data collected by smart devices, including heart rate, respiratory rate, du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forming a complete and closed-loop practical sample.

The "Dan Ti Ben Yuan" mind-body system that I practice is based on a fundamental concept: the entire body is the Dan Tian, an open system that continuously exchanges with the heavens, earth, sea, and sky. This concept is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in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Dan Ti Ben Yuan"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Through low stance horse stance, eyes-closed single-leg standing (Dan Ti independence), Tai Chi sword, and the unique "rootless step" walking method, I have recorded profound physiological changes—standing on one leg with eyes closed for seventy-five minutes, walking continuously for five hours with the rootless step without fatigue, enduring low temperatures in a single layer of clothing, as well as several medically considered "irreversible" bodily reversals: natural recovery from grade three androgenetic alopecia, macular degeneration, and carpal tunnel syndrome. These data, photos, videos, and medical reports have all been independently archived with DOI on the Zenodo platform for readers to review and verify.

The academy is committed to "reviving Chinese body culture," not pursuing academic labels or catering to fashion trends, but rather rediscovering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how humans exist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nd reclaiming the forgotten "unity of body and mind" in Chinese culture. We believe that true Tai Chi is not about "performing for others," but about "practicing to awaken oneself." It transcends linguistic cultural cognition and represents a civilizational awakening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As I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in "Renaming Tai Chi" and "Can Tai Chi Be Used in Combat?": the ultimate goal of Tai Chi is not to defeat anyone, but to remain "unperturbed in the face of change," "to respond calmly," and to be "as still as a mountain, as dynamic as thunder."

The academy has received support from numerous renowned masters, with honorary president and advisors including: Mr. Bei Junqi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Football Association), Master Lin Wenhui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Tai Chi Academy), Master Shan Ying, Mr. Hong Runyuan (heir of Huo Yuanjia's "Mizong Quan"), National-level referee Mr. Li Tianjin, Liu Suibin (the 36th generation leader of the Qingcheng School), Master Shi Yankang (former chief instructor of Shaolin Temple's martial monks, martial arts mentor to President Putin's daughter), Master Shi Xingzhe (the 32nd generation disciple of Shaolin Temple), Professor Yu Shen (Academicia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Master Zhao Hongwei, and others. For more details, see: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IV.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A Structural Node from the Folk to the World

October 12, 2024, is a day I will never forge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I was invited to Hong Kong to attend the "2024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celebration hosted by the Tai C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Hong Kong) and served as the guest of hon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event has been fully presented in "Global Connection: 2024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On that day, the Wong Tai Sin Square in Hong Kong was bustling with people, red flags fluttering, and drums beating loudly. Chief Executive Mr. John Lee delivered a video speech, emphasizing that Tai Chi is a sport suitable for all age groups and is the

best choice for Hong Kong people to exercise their bodies and minds anytime and anywhere. 750 Tai Chi teachers and students gathered in the square to perform the "Global Synchronization Three-Minute Tai Chi Exercise." I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on stage, completing thi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at transcends language and borders alongside Master Dan Ying and other Tai Chi representatives. As I stood on stage practicing Tai Chi, I felt the air around me become particularly calm, with every breath and every movement resonating with the core spirit of Tai Chi: harmony, stability, flow, and integration.

Several senior Tai Chi masters also took the stage to perform, including Master Xu Xiyong from Hong Kong. I was also invited to demonstrate, showcasing the essence of Tai Chi to the audience with the most simple and authentic movements. The nearly seven-minute performance was highly praised by the audience. Even more exciting was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from Hong Kong's mainstream media system, with dozens of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Hong Kong's TVB, Phoenix TV, Sing Tao Daily, and Ta Kung Pao conducting interviews, live photo coverage, video news, and feature column reports.

This event not only features seven hundred and fifty Tai Chi practitioners from Hong Kong but also welcomes Tai Chi delegation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 As a representative from Australia, seeing the name of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appear on stage and in official reports, and being able to share the same platform with peer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seniors from Hong Kong in this grand event, this cross-regional and cross-cultural Tai Chi interaction is not just a resonance of physical movements, but also a resonance of hearts and ideals.

Regarding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is event, I have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on it in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The article uses the imagery of the phoenix formed by the "Golden Phoenix Independence" and the morning glow as a starting point, proposing that the body does not exist in isolation but is a dynamic system capable of real-time interaction and structural resonance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is not only a global cultural ev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node for re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cognition, and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entry point of the body.

V. Academic Record: "The Epochal Transition" and Global Academic Infrastructure

What I am doing goes beyond inheritance; it is also about documentation. Since 2005, I have independently created, written, and edited the electronic monthly magazine "Era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which is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in ten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English, French, Spanish, Japanese, Arabic, German, Portuguese, Russian, and Korean.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n native and second language speakers, these languages collectively cover approximately 60% to 65%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This publication is not a spontaneous writing but a structured knowledge output. It systematically records my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s that I hav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since 1992, covering various fields such as technology, multidimensional AI system design, martial arts,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ll discussions are rooted in the real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operating system that I have independently constructed and operated for a long time, emphasizing "empirical first, structure before narrative."

More importantly,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permanently archived by sever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academic networks: it has entered the world's largest library union catalog, WorldCat (with over 16,000 membe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covering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s been permanently preserved b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s TROVE, and has obtained a DataCite DOI (over 50 documents) through the Zenodo platform operated by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 Additionally, it has established publicly accessible academic record coordina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OpenAIRE and ORCID. My ORCID is: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This means that the content of Tai Chi's inheritance has entered the world's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in a way that can be globally searched, long-term preserved, and academically cited. The oral teachings of masters have been encoded into a form of existence that will not dissipat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is is not a replacement

for inheritance, but rather a reinforcement of it.

VI. Two Logic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Academy System

The inclusion of Tai Chi into the undergraduate system is essentially a "coding conversion." The inheritance system relies on individuals as carriers, emphasizing the lineage of teaching and bodily experience. Many things cannot be clearly articulated or written down; they can only be understood through daily practices such as standing meditation, push hands, and corrections, allowing the body to "know" on its own. The academic system uses courses as its carrier, emphasizing teachability, replicability,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down the content into teachable and assessable knowledge modul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dergraduate system m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 Chi from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to a standardized and academic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ts training objective is clearly defined as cultivating composite talents who "understand culture, can teach, are good at health maintenance, and can disseminate knowledge," which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master-apprentice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oral transmission, long-term following, and skill verifica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llege system lie in standardized courses,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large-scale popularization, and resource support.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Tai Chi will inevitably be re-encoded: movements will

be standardized, theories will be generalized, and teaching will be systematized. This transformation itself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but it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when a person graduates from university after completing their credits, do they acquire "knowledge of Tai Chi" or "ability in Tai Chi"? The educational system can certify the completion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but it cannot directly prove whether the physical structure has truly been established. Knowing how to talk does not equal knowing how to do, standardized movements do not equal correct structure, and complete theories do not equal established skills.

VII. Inspection Standards: "Eyes Closed, Dan Body Independent" and Physical Evidence

Based on long-term training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with multiple meridian integration, I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 system of practices for self-verification.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testing standards, which I call "Independent Dan Body with Eyes Closed."

The method is simple: close your eyes and stand on one leg. When vision is shut off and external references are cut off, can the body still be stably controlled by the center? If not, it indicates that the structure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if it can, it shows that the internal pathways are beginning to unify. As I recorded in my "Dan Body Practice Journal," this test can be maintained in a stable state for seventy-five minutes, with the body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initial slight swaying to deep structural stability, heart rate maintained in the resting range of 80-100

beats per minute, and breathing rhythm reduced to 4-6 breaths per minu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ethod lies not in the form itself, but in the judgment criterion it provides: whether Tai Chi has truly entered the body, rather than remaining at the level of movement. This standard can be taught and discussed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but it cannot help students "pass." Only a master can do this—correcting hand in hand, guiding sentence by sentence, and through countless repetitions of "not right, try again," allowing the students' bodies to find that feeling of "right" on their own.

This is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the inheritor. Universities can cultivate teachers who understand theory and students who can compete, but they cannot cultivate "living inheritors." True inheritance has never been in lesson plans, but in every touch of hands, in every guidance from the master saying, "Think again, this force is not right," and in the unspoken understanding between master and apprentice after pushing hands, where words are unnecessary.

The practicality of Tai Chi is never reliant on brute force, but rather on the connection of "structure" and "rhythm." As I mentioned in "Can Tai Chi Be Practical?": Tai Chi does not avoid fighting, but rather does not require it. In times of peace, true "practicality" is not about defeating others, but about mastering oneself. Winning a match is easy; winning at life is difficult. And Tai Chi practices the latter.

VIII. Relationship Reassessment:
Competition, Division of Labor, or
Symbiosis?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heritors and the academy system? I believe it is not competition, nor replacement, but division of labor. The academy system takes on the functions of popularization, teaching, and basic understanding, allowing more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with Tai Chi; while the inheritance system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depth and structure, ensuring that the core cont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standardize, is not diluted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On a deeper level, both parties can form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at I call "Knowing and Being." Universities teach "Knowing"—a systematic, scientific, and replicable knowledge system. What we inherit is "Being"—living, flowing, embodied memories that carry warmth and breath. University majors focus more on popular education, health applications, and cultural packaging; while we, the inheritors of the authentic lineage, safeguard Tai Chi as the core of "Body Dao" studies—dialectics of Yin and Yang, 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 of strength, internal cultivation through standing post,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ush hands, and philosophical depth.

Just as Sun Lutang in history integrated Xingyi, Bagua, and Taiji into a unique school, contemporary inheritors should also "continue the narrative" while preserving the foundational essence, developing a dynamic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times. University graduates can come to us, the inheritors, to deepen their skills; we, the inheritors, can enter universities as guest lecturers, consultants, or co-project

mentors, injecting fresh vitality into the orthodox connotations.

This is not imagination, but a reality that is happening. I have already been practicing this model. I don't care about the routines; I only care whether my body can ultimately "run on its own." The fact that my "Leap of the Times" has been permanently archived in global academic infrastructure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transmission and academic systems is not merely parallel, but can intersect.

IX. The Battle of Standards: Who Will Define Tai Chi in the Future?

The real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is not who is higher, but who defines the standards of Tai Chi in the future. If the future evaluation system primarily relies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papers, or competition results, then Tai Chi will gradually lean towards w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quantified, while aspects that depend on long-term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are difficult to externalize may be marginalized. However, if we can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judgment standard, such a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knowledge mastery, teaching ability, and physical structure, then individuals on different paths can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For me personally, this change is not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My background in multiple authentic traditions, long-term practice in Australia, and academic documentation through journals can precisely inject orthodox connotations and overseas perspectives into the university system.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see more traditional inheri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y in the form of guest lecturers, consultants, or joint projects, while graduates of the academy actively seek out authentic masters to deepen their practice,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of "the academy laying the foundation and the master-apprentice honing skills."

X. Conclusion: The roots are in the body, not in the system.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entry of Tai Chi into universities is not an event of "snatching jobs," but rather an opportunity for "dividing the cake." However, how this cake is divided depends on us, the inheritors. If we remain in the self-indulgence of "I am the orthodox lineage" and do not actively connect, actively output, and actively transform our experiences into a knowledge structure that can be disseminated, preserved, and referenced, then marginalization is almost inevitable. Conversely, if we can step forward, organize our decades of insights into a system, and present the essence of our inheritance on a broader platform, then the academic system will not only not squeeze our space but will instead provide us with a larger stage.

What I want is not a title, but a recognition: to confirm that we, the inheritors who come from the grassroots, are living cultural subjects, not exhibits in a museum; to confirm that the skills we have on the mountain need to be respected, passed down, recorded, and integrated into a larger system to play a role, rather than being replaced by standardization; to confirm that the skills in our bodies and the knowledge in the classroom can coexist

harmoniously, each showcasing its own beauty.

Tai Chi can enter universities, and it can be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but whether it ultimately holds true depends on one simple standard—when all external conditions are removed, can the body still operate independently and maintain unity? This standard does not belong to any system, nor is it attached to any framework; it belongs to Tai Chi itself. The true boundary has never been within the system, but within the body.

In 2003, I founded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in Australia, prior to formally entering the lineage system. During the subsequent transmission process, I gradually compared and corrected existing practices with the orthodox lineage system, and continued long-term empirical training by the seaside in Sydney. Decades of standing meditation and cultivation have made me more clearly see that the core of Tai Chi is not in expression, but in whether the body structure is established. I inherit the twelfth generation of Chen-style Tai Chi, the sixth generation of Wu-style Tai Chi, and the ninth generation of Che-style Xingyi's orthodox lineage, maintaining this root in a foreign environment, and through multilingual publications, relevant history and principles have entered multiple global academic infrastructures for long-term recording.

In long-term empirical practice, I have gradually integrated the learned multi-channel Tai Chi and Xingyi training paths, unifying the structural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to a stable path

centered on the whole body. I provisionally name this direction "Dan Ti Tai Chi" to describe a practice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body structure and transcends sectarian boundaries; this naming serves only as a phase summary of my personal practice path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 replacement or separation from existing transmission systems.

I write this article not to define a status, but to make a realistic judg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based on this historical juncture. The universi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while the inheritance system maintain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bodily structures. The two are not opposed; rather, they fulfill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For inheritors, the key lies not in anxiety about their position, but in whether they can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effectiveness and transmissibility of their own paths through practice, organization, and expression in the new systemic environment.

I do not belong to any university system, nor am I affiliated with any single institution; my path is grounded in long-term bodily verification and orthodox lineage transmission. Thirty-three years of continuous training and the inheritance of four orthodox lineages, together with structured records that have entered global academic infrastructure through a multilingual system, jointly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this practical path. The university system can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teaching ability, but for a lineage path centered on bodily structure, its formation still depends on long-term verification and individual completion; this part, at present, remains difficult to standardize and replicate.

When Tai Chi enters the university system, its future will no longer depend on how it is taught, but on whether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can make the body itself function as a coherent whole without any external reliance.

Author Biography: Wu C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the twelf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n-style Tai Chi, the six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Wu-style Tai Chi, and the ninth generation legitimate inheritor of Che-style Xingyi, i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in Australia, the president and head of the Zhao-style Xingyi Tai Chi Association in Australia, and the independent creator, editor, and multilingual publisher of the electronic monthly magazine "Era Transition" (ISSN 3083-5178).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permanently archived b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WorldC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 TROVE,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and ORC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Keywords in Chines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Tai Chi enters universities; inheritance system; academy system; orthodox lineage; Jingwu Tai Chi; Dan Ying; Lin Wenhui; Chen Style Tai Chi; Wu Style Tai Chi; Che Style Xingyi; super grand; structural integration; independent closed-eye Dan body; physical verification; era leap;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Dan body origin; rootless step; extreme martial arts; multilingual academic publishing; WorldCat; Zenodo; TRO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master-apprentice system; standardization and embodiment.

Appendix References:

[Global Connection] 2024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Th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 Chi Da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The Body is the Universe: The Life Structure of the Dan Body's Original Sourc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A Brief Biography of Taiji Master Li Jingwu - A Modern History of Chen Wu Taij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Martial Arts] My Tai Chi Master Shan Ying Zongs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Martial Arts] In 2013, the Chenjiagou Tai Chi Roots Exploration Journey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Martial Arts] Taiji Heritage, Essence Eternal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Martial Arts] Correcting the Name of Tai C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Martial Arts] Can Tai Chi be used in real comba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Extreme Martial Arts]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Dan Ti Training Log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Martial Arts] Ten Meanings of Practicing Tai C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Martial Arts] Can Tai Chi be used in real combat?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Close your eyes and meditate independently for 75 minut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Le tai-chi entre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 réévaluation de la relation entre les héritiers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Auteur : WU ZHAOHUI JEFFI CHAO HUI

Résumé

Cet article analyse, d'un point de vue structurel, les problèmes de reconstruction de la relation entre la transmission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que l'entrée du tai-chi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pourrait engendrer. Contrairement à la méthode traditionnelle d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ette étude se base sur mes expériences corporelles à long terme et le chemin de transmission de la lignée, en résuman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deux types de systèmes au niveau des connaissances, de la pratique et de l'évaluation. En lien avec l'intégration du tai-chi dans l'éducation de premier cycle en 2026, il est proposé une relation de division et de coexistence entre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L'article explore l'impact du système éducatif standardisé sur les compétences corporelles à travers la chaîne de transmission, les méthodes d'entraînement empiriques et les pratiques de diffusion internationale, tout en soulignant la nécessité de la coexistence de normes duales "système de connaissances" et "structure corporell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futur du tai-chi.

I. Moment du nœud : Une lucidité complexe d'un héritier

Le 28 avril 2026,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de la Chine a annoncé que le tai-chi faisait

officiellement son entrée dans le système de licence des universités chinoises. À l'annonce de cette nouvelle, mes sentiments intérieurs étaient bien plus complexes que mon corps.

Depuis des décennies, je fais une seule chose : garder. Garder le bord de mer à cinq heures du matin, garder les quatre lignées authentiques du Tai Chi de la famille Chen, de la famille Wu, ainsi que le Xingyi Quan de la famille Che, garder les principes transmis de maître à disciple, phrase par phrase, garder ces choses qui ne peuvent pas être écrites dans les manuels et qui ne peuvent être comprises que par le corps. Aujourd'hui, le Tai Chi va entrer à l'université. Certains applaudissent, disant que les arts martiaux ont enfin trouvé leur place ; d'autres restent silencieux, craignant que la transmission populaire ne devienne désormais un "chemin détourné". Et moi, à ce moment-là, je ressens une sorte de lucidité complexe.

Je ne me situe pas en dehors du système universitaire. Le tai-chi, qui vient d'entrer à l'université, peut-être n'a-t-il pas encore eu le temps de se déposer - des décennies de mémoire corporelle, une expérience empirique de la fusion de multiples courants, une pratique de diffusion interculturelle - j'en ai aussi. La véritable question n'est pas de savoir "qui est plus élevé", mais de savoir "qui est responsable de quoi".

Deux, fondement de l'identité : héritier de la convergence des quatre grandes voies.

Mon chemin de transmission, en parler semble être une sorte d'entêtement décalé. Depuis 1992, j'ai commencé à pratiquer

systematiquement les arts martiaux internes. Ce n'était pas pour les compétitions, ni pour des certificats, mais pour répondre à une question fondamentale : le corps peut-il vraiment écouter sa propre voix ? Cette question, j'ai mis des années à y répondre, chaque matin à l'aube au bord de la mer à Sydney, petit à petit.

En octobre 2024, j'ai eu l'honneur de devenir officiellement disciple de maître Dan Ying, devenant ainsi l'héritier direct de la lignée de Li Jingwu. Maître Dan Ying est le disciple direct de Li Jingwu, qui est lui-même disciple de Chen Fake, ce dernier étant le neuvième représentant de la famille Chen en Tai Chi. Cette chaîne de transmission est claire et traçable : Chen Fake a transmis à Li Jingwu, Li Jingwu a transmis à Dan Ying, et Dan Ying m'a transmis à moi.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cette lignée, j'ai effectué une recherche détaillée dans "Brève biographie du maître du Tai Chi Li Jingwu - Histoire moderne du Tai Chi Chen-Wu" (DOI : 10.5281/zenodo.18529314), où j'ai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certificat de disciple signé de la main de Li Jingwu en 1989, comme preuve de niveau patrimonial de la transmission de l'école.



左起：蔣朝晖、单经梧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经梧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蔣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En même temps, sous l'enseignement et la recommandation du maître Lin Wenhui, en 2013, j'ai eu l'opportunité de me rendre à Chenjiagou, dans le Henan, pour étudier le Tai Chi Chen avec le maître Wang Xian. Wang Xian est l'un des quatre grands maîtres de Chenjiagou et le dix-neuvième héritier de la famille Chen en Tai Chi, ayant été disciple des maîtres Chen Zhaokui et Chen Zhaopi. Le voyage de recherche des racines du Tai Chi à Chenjiagou en 2013 a été une expérience importante dans ma carrière martiale, et cette période reste gravée dans ma mémoire.

Dans la lignée du Xingyi Quan, j'ai eu l'honneur de bénéficier de l'enseignement attentif et de la reconnaissance du Maître Zhao Hongwei. Le Maître Zhao Hongwei est le disciple direct du Grand Maître Li Chunling, connu sous le nom de "Roi de la Force Divine du Nord-Est", et il est le fondateur et le Grand Maître de l'École Zhao de Xingyi Taiji. En 2024, le Maître Zhao Hongwei m'a officiellement accepté comme disciple direct, et après une évaluation conjointe du Grand Maître Zhao Hongwei et de mon frère aîné, le Maître Lin

Wenhui (Grand Maître de Xingyi Quan à Hong Kong), j'ai été nommé Grand Maître de Xingyi Quan en Australie et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Zhao de Xingyi Quan en Australie. Ainsi, je suis devenu le neuvième disciple direct de la lignée Che (Che Yizhai), cette lignée remontant au fondateur Che Yizhai lui-même. Mon héritage a été présenté de manière complète dans "L'Héritage du Taiji, L'Essence Éternelle", y compris des photos avec le Maître Dan Ying, le Maître Lin Wenhui et le Maître Zhao Hongwei, ainsi que des certificats de transmission.



左起：岳制强、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安、岳制强（2007年）

[图 3/3]

À ce stade, je deviens officiellement le douzièm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Chen de Tai

Chi, le sixièm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Wu de Tai Chi, et le neuvièm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Che de Xing Yi, représentant ainsi la convergence des quatre grandes lignées. Depuis 2001, j'occupe le poste de conseiller honoraire de la Hong Kong Qigong Tai Chi Association (rebaptisée en 2022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Tai Chi"). Ces identités ne sont pas des étiquettes, mais le chemin réel que j'ai parcouru pas à pas.

On m'a demandé si le fait de pratiquer plusieurs disciplines pouvait entraîner une "confusion". Ma réponse est : tant que la structure est unifiée, l'origine devient secondaire. La véritable fusion ne réside pas dans le fait d'apprendre quelques techniques, mais dans la capacité de votre corps à rassembler la logique de la force de différentes disciplines dans une structure stable. Ce n'est pas un slogan, c'est l'expérience vécue après avoir pratiqué la méditation debout au bord de la mer à cinq heures du matin. En hiver à Sydney, il fait environ cinq degrés au bord de la mer, et après la méditation, je suis complètement trempé. Le corps ne ment pas.

Trois,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 un système pratique centré sur la validation structurelle

En juin 2024, dans cette métropole internationale de Sydney qui fusionne les civilisations orientale et occidentale, j'ai fondé l'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Qigong et de Tai Chi d'Australi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et j'en suis le président. La naissance de cette plateforme n'est pas seulement une expansion dans le domaine des arts martiaux, ni seulement une exploration de la santé et du bien-être, mais elle constitue

également un moyen de réactiver l'expression culturelle chinoise sur la scène mondiale à travers la pratique corporelle.

La création de l'académie n'est pas le fruit d'une impulsion soudaine, mais plutôt une extension naturelle de plus de trente ans de pratique corporelle empirique. Comme je l'explique dans mon étude intitulée «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2024–présent) : un enregistrement institutionnel et une recherche d'intégration d'un système de pratique corporelle indépendant en fonctionnement depuis longtemps » (DOI : 10.5281/zenodo.17957954), cette académie est un système de pratique corporelle indépendant, réel, en fonctionnement et vérifiable de l'extérieur. Elle distingue les niveaux temporels de l'histoire de la pratique individuelle et de l'histoire institutionnelle de l'organisation, en précisant que le point de départ institutionnel de l'académie en tant qu'entité organisationnelle est fixé à 2024, tout en clarifiant que ses connaissances et méthodes proviennent de mes années de pratique continue et d'accumulation d'enseignement.

Mon entraînement personnel est encore plus strict et inébranlable. Depuis plus de sept ans, je me lève tous les jours à 4h45 du matin, bravant le vent et la pluie pour pratiquer au bord de la mer à Sydney, jusqu'à ce que le soleil se lève. Cette persévérance m'a permis de forger une volonté puissante dans le froid matinal, où les températures descendent jusqu'à cinq degrés. Après chaque posture en cheval, je suis complètement trempé, mais je n'ai jamais reculé. Tout cela a jeté des bases

solides pour ma pratique du tai-chi et a approfondi ma compréhension de cet art. Pour un enregistrement détaillé de ce système d'entraînement, veuillez consulter « Journal de pratique du corps d'élixir : un enregistrement personnel d'une expérience extrême en arts martiaux » (DOI : 10.5281/zenodo.18143126). Ce document suit une chronologie et enregistre systématiquement les différentes étapes de l'entraînement lors d'une séance matinale continue, comprenant des postures debout, l'épée tai-chi, un équilibre sur une jambe les yeux fermés pendant soixante-quinze minutes, des postures sans racines et des exercices de réorganisation, tout en intégrant des données vérifiables collectées par des dispositifs intelligents, telles que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la fréquence respiratoire, la durée et les paramètres environnementaux, formant ainsi un échantillon pratique complet et cohérent.

Le système corps-esprit "Origine du Dan" que je pratique repose sur une idée fondamentale : l'ensemble du corps est le Dan Tian, un système ouvert en échange continu avec le ciel, la terre, la mer et l'espace. Cette idée est systématiquement développée dans "Le corps est l'univers : la structure de vie de l'origine du Dan" (DOI : 10.5281/zenodo.19060602). Grâce à des exercices tels que la posture basse en cheval, l'équilibre sur une jambe les yeux fermés (indépendance du Dan Tian), le Tai Chi avec épée, ainsi qu'une méthode de marche unique appelée "pas sans racines", j'ai enregistré de profonds changements physiologiques : équilibre sur une jambe les yeux fermés pendant soixante-quinze minutes, marche continue sans fatigue pendant cinq heures avec les pas sans

racines, résistance au froid avec des vêtements légers, ainsi que plusieurs inversions corporelles considérées comme "irréversibles" sur le plan médical : réparation naturelle de l'alopécie androgénétique de stade trois, de la dégénérescence maculaire et du syndrome du canal carpien. Ces données, photos, vidéos et rapports médicaux ont tous été archivés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avec un DOI sur la plateforme Zenodo, pour consultation et vérification par les lecteurs.

L'académie s'engage à "revitaliser la culture corporelle chinoise", sans rechercher d'étiquettes académiques ni céder aux tendances à la mode, mais en retrouvant la question ultime de "comment l'homme existe entre le ciel et la terre", en redécouvrant le "chemin de l'unité du corps et de l'esprit" oublié dans la culture chinoise. Nous croyons que le véritable Tai Chi n'est pas "pour montrer aux autres", mais "pour s'éveiller soi-même", c'est une cognition culturelle qui transcende les langues, un éveil civilisé qui dépasse les frontières. Comme je l'ai soulign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dans "Pour donner un nom au Tai Chi" et "Le Tai Chi peut-il être pratiqué en combat ?", l'objectif ultime du Tai Chi n'est pas de vaincre qui que ce soit, mais de "rester imperturbable face au changement", "réagir avec calme" et "immobile comme une montagne, en mouvement comme le tonnerre".

L'académie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e nombreux maîtres renommés, parmi lesquels le président d'honneur et conseiller : M. Bei Junqi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 football de Hong Kong), le maître Lin Wenhui, président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Tai Chi, le maître Shan Ying, M. Hong Runyuan, héritier du "Mizongquan" de Huo Yuanjia, M. Li Tianjin, arbitre national, Liu Suibin, trente-sixième génération du chef de la secte Qingcheng, le maître Shi Yankang (ancien chef des moines guerriers du temple Shaolin, instructeur en arts martiaux de la fille du président russe Poutine), le maître Shi Xingzhe, trentième disciple du temple Shaolin, le professeur Yu Shen, 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New York, et le maître Zhao Hongwei. Pour plus de détails :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Quatre,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 Chi : un nœud structurel allant du populaire au mondial

Le 12 octobre 2024, est un jour que je n'oublierai jamais. En tant que président de l'Institut Australien de Qigong et Tai Chi, j'ai été invité à me rendre à Hong Kong pour participer à la célébration de la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 Chi 2024" organisée par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Tai Chi (Hong Kong), où j'ai eu l'honneur d'être l'invité d'honneur. Le compte rendu détaillé de cet événement est présenté intégralement dans "Connexion Mondiale :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 Chi 2024".

Ce jour-là, la place Wong Tai Sin à Hong Kong était bondée, avec des drapeaux rouges flottant et des tambours résonnant. Le chef de l'exécutif, M. John Lee, a prononcé un discours par vidéo, soulignant que le tai-chi est un sport adapté à tous les âges, et qu'il constitue le meilleur choix pour les Hongkongais de s'exercer à tout moment et en tout lieu. 750 enseignants et élèves de tai-chi se sont réunis sur la place

pour réaliser ensemble une "séance de tai-chi synchronisée de trois minutes à l'échelle mondiale". J'ai été invité à participer à la performance sur scène, aux côtés du maître Shan Ying et d'autres représentants du tai-chi, pour compléter cette interprétation culturelle qui transcende les langues et les frontières. Lorsque je me tenais sur scène en pratiquant le tai-chi, je sentais que l'air autour de moi devenait particulièrement serein, chaque respiration, chaque mouvement résonnant avec l'esprit fondamental du tai-chi : l'harmonie, la stabilité, le flux et l'intégration.

Sur scène, plusieurs maîtres de tai-chi expérimentés, dont le maître Xu Xiyong de Hong Kong, se sont succédé pour des performances. J'ai également été invité à monter sur scène pour démontrer, avec des mouvements simples et authentiques, la profondeur du tai-chi devant le public. La performance de près de sept minutes a été très appréciée par les spectateurs. Ce qui est encore plus enthousiasmant, c'est que l'événement a reçu une réponse collective des médias traditionnels de Hong Kong, y compris la télévision sans fil de Hong Kong (TVB), Phoenix TV, le Sing Tao Daily, le Ta Kung Pao et des dizaines d'autres médias qui ont réalisé des interviews, des diffusions d'images en direct, des reportages vidéo et des colonnes spéciales.

Cet événement a non seulement rassemblé sept cent cinquante enseignants et étudiants de tai-chi locaux de Hong Kong, mais aussi des délégations de tai-chi en provenance de plusieurs pays, tels que les États-Unis, le Canada et l'Australie. En tant que représentant d'Australie, voir le nom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apparaître sur scène et dans les rapports officiels, et constater que je peux partager la même plateforme avec mes pairs d'Amérique du Nord et des anciens de Hong Kong pour célébrer cet événement, cette interaction du tai-chi qui transcende les régions et les cultures n'est pas seulement une résonance des mouvements corporels, mais aussi une résonance des esprits et des idées.

Concernant la signification structurelle de cet événement, j'ai présenté une explication systématique dans l'article « La signification structurelle du premier jour international du Tai Chi » (DOI : 10.5281/zenodo.19127582). L'article aborde le sujet à partir de l'image du phénix formée naturellement par le lever du soleil et la posture « Jin Feng Du Li », en proposant que le corps n'existe pas de manière isolée, mais qu'il constitue un système dynamique capable d'interagir en temps réel et de résonner structurellement avec l'environnement terrestre. Le jour international du Tai Chi n'est pas seulement un événement culturel mondial, mais aussi un point important pour redéfinir les relations entre structure, cognition et civilisation à travers le corps.

Cinq, dossiers académiques :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et les infrastructures académiques mondiales

Ce que je fais ne se limite pas à la transmission, mais vise également à l'enregistrement. Depuis 2005, j'ai créé, écrit et édité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le magazine électronique « Transition des Temps » (ISSN 3083-5178), publié simultanément en dix langues, y compris le chinois, l'anglais, le français, l'espagnol, le japonais, l'arabe, l'allemand, le portugais, le

russe et le coréen. Selon les statistiques des locuteurs natifs et des utilisateurs de langues secondes, ces langues couvrent environ 60 % à 65 %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Cette publication n'est pas un écrit spontané, mais une forme de production de connaissances structurée. Elle documente de manière systématique ma pratique interdisciplinaire vécue depuis 1992, couvrant plusieurs domaines tels que la technologie, la conception de systèmes d'IA multidimensionnels, les arts martiaux, la philosophie, l'éducation et la communication. Tous les discours sont ancrés dans un véritable système opérationnel de connaissances interdisciplinaire que j'ai construit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et que j'ai fait fonctionner pendant longtemps, soulignant que "l'empirisme prime, la structure précède le récit".

Plus important encore, cette publication a été archi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plusieurs réseaux académiques internationaux de renom : elle a été intégrée au catalogue collectif des plus grandes bibliothèques du monde, WorldCat (avec plus de 16 000 bibliothèques nationales et universitaires membres, couvrant plus de 100 pays et régions), a été conserv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TROVE, et a obtenu un DOI DataCite via la plateforme Zenodo, exploitée par le CERN (plus de 50 documents), tout en établissant des coordonnées d'enregistrement académique accessibles au public grâce à des infrastructures académiques internationales telles qu'OpenAIRE et

ORCID. Mon ORCID est :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Cela signifie que le contenu de la transmission du tai-chi entre dans l'infrastructure de connaissance mondiale de manière à être accessible, conservé à long terme et cité académiquement. L'enseignement oral des maîtres a été codifié en une forme d'existence qui ne se dissipera pas avec le temps. Ce n'est pas un remplacement de la transmission, mais un renforcement de celle-ci.

VI. Deux logiques : différences essentielles entre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Le tai-chi entre dans le systèm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ce qui est essentiellement une "conversion de code".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repose sur l'humain, mettant l'accent sur la chaîne de transmission et l'expérience corporelle. Beaucoup de choses ne peuvent pas être clairement exprimées ou écrites, elles ne peuvent être comprises que par la pratique quotidienne de la posture, du tui shou et des corrections, permettant au corps de "savoir" par lui-même.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repose sur les cours, mettant l'accent sur l'enseignabilité, la reproductibilité et le mécanisme d'évaluation, et doit décomposer le contenu en modules de connaissances qui peuvent être enseignés et évalués.

L'établissement du système de licence universitaire marque la transition du tai-chi d'un projet de patrimoine immatériel vers une formation normalisée et disciplinaire. Son objectif de formation est clairement défini comme étant de former des talents

polyvalents qui "comprennent la culture, savent enseigner, excellent dans le bien-être et peuvent diffuser", ce qui contraste fortement avec la transmission orale et l'enseignement traditionnel par maître à élève, le suivi à long terme et la validation des compétences. L'avantage du système académique réside dans la normalisation des cours, la construction d'un système théorique, la large diffusion et le soutien en ressources.

Cependant, dans ce processus, le tai-chi sera inévitablement re-codé : les mouvements seront standardisés, la théorie sera synthétisée, et l'enseignement sera systématisé. Cette transformation en soi n'a pas de valeur intrinsèque, mais elle soulève une question fondamentale : lorsqu'une personne obtient son diplôme universitaire, acquiert-elle réellement "la connaissance du tai-chi" ou "la capacité en tai-chi" ? Le système de diplômes peut prouver l'achèvement du processus d'apprentissage, mais ne peut pas prouver directement si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a été réellement établie. Savoir parler ne signifie pas savoir faire, un mouvement standardisé ne signifie pas une structure correcte, une théorie complète ne signifie pas que l'art martial est valide.

Sept, Normes d'examen : "Corps de Dan fermé les yeux indépendamment" et preuve corporelle

Basé sur une expérience empirique de formation à long terme et de fusion de multiples canaux, j'ai progressivement développé un système de pratiques pour l'auto-vérification. L'un des critères de vérification les plus fondamentaux, que

j'appelle "indépendance du corps d'an dan les yeux fermés".

La méthode est simple : fermez les yeux et tenez-vous sur une jambe. Lorsque la vision est fermée et que les références externes sont coupées, le corps peut-il encore être contrôlé de manière stable par le centre ? Si ce n'est pas le cas, cela signifie que la structure n'est pas encore établie ; si c'est le cas, cela indique que le chemin intérieur commence à s'unifier. Comme je l'ai noté dans mon « Journal de pratique du corps Dan », cette vérification peut rester stable dans un état continu de soixante-quinze minutes, le corps passant d'un léger balancement initial à une stabilité structurelle profonde, la fréquence cardiaque se maintenant dans la plage de repos de 80 à 100 battements par minute, et le rythme respiratoire descendant à 4-6 respirations par minute.

Le sens de cette méthode ne réside pas dans la forme elle-même, mais dans le fait qu'elle fournit un critère de jugement : le tai-chi a-t-il vraiment pénétré dans le corps, ou reste-t-il au niveau des mouvements ? Ce critère peut être enseigné et expliqué dans les cours universitaires, mais il ne peut pas aider les étudiants à "passer". Seuls les transmetteurs peuvent faire cela - corriger de main à main, orienter phrase par phrase, et à travers d'innombrables répétitions de "ce n'est pas ça, recommence", permettre au corps de l'étudiant de trouver lui-même cette sensation de "juste".

C'est l'irremplaçabilité de l'héritier.

L'université peut former des enseignants qui comprennent la théorie, des étudiants qui savent concourir, mais elle ne peut pas

former des "héritiers vivants". La véritable transmission ne se trouve jamais dans le plan de cours, mais dans chaque contact entre les mains, dans chaque conseil du maître disant "réfléchis encore, cette force n'est pas correcte", dans cette complicité silencieuse mais tacite entre maître et disciple après les exercices de poussée.

La dimension pratique du tai-chi ne repose jamais sur la force brute, mais sur l'articulation de la "structure" et du "rythme". Comme je l'ai dit dans "Le tai-chi peut-il être pratique ?": le tai-chi ne consiste pas à se battre, mais à ne pas avoir besoin de se battre. En temps de paix, la véritable "pratique", ce n'est pas de vaincre les autres, mais de maîtriser soi-même. Gagner un match est facile, gagner une vie est difficile. Et le tai-chi, c'est s'entraîner pour ce dernier.

Huit, réévaluation des relations : concurrence, division du travail ou symbiose ?

Alors, quelle est la relation entre le successeur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 Je pense que ce n'est pas une compétition, ni un remplacement, mais une division du travail.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assume la fonction de vulgarisation, d'enseignement et de compréhension de base, permettant à un plus grand nombre de personnes d'avoir l'opportunité de découvrir le tai-chi ; tandis que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prend en charge la continuité de la profondeur et de la structure, garantissant que les contenus essentiels, difficiles à standardiser, ne soient pas dilués dans la transmission.

À un niveau plus profond, les deux parties peuvent former une relation symbiotique

que j'appelle "savoir et être". L'université enseigne le "savoir" - un système de connaissances systématique, scientifique et reproductible. Ce que nous transmettons est "être" - une mémoire corporelle vivante, fluide, empreinte de chaleur et de respiration. Les spécialités universitaires se concentrent davantage sur l'enseignement général, l'application en santé et le conditionnement culturel ; tandis que nous, les héritiers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protégeons le Taiji en tant que cœur de l'étude du "corps chemin" - dialectique yin-yang, compréhension de la force, cultivation intérieure par le zhuang gong, pratique du tui shou et profondeur philosophique.

Tout comme Sun Lutang dans l'histoire a fusionné la forme et l'esprit, le bagua et le taiji pour créer sa propre école, les héritiers contemporains devraient également, tout en préservant les fondements de la lignée, "continuer à enseigner" et développer un système vivant adapté à l'époque. Les diplômés universitaires peuvent venir nous voir, nous les héritiers, pour approfondir leurs compétences ; nous, les héritiers, pouvons entrer dans les universités en tant que conférenciers invités, conseillers ou mentors de projets conjoints, afin d'insuffler une nouvelle vie à la signification orthodoxe.

Ce n'est pas une imagination, mais une réalité en cours, et je pratique déjà ce modèle. Je ne me soucie pas des schémas, je me soucie seulement de savoir si mon corps peut finalement "se mettre à courir tout seul". Et le fait que mon "Saut de l'époque" soit archivé de manière permanente dans les infrastructures

académiques mondiales prouve également que la transmission populaire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ne sont pas seulement parallèles, mais peuvent aussi se croiser.

Neuf, la lutte pour les normes : qui définira le tai-chi à l'avenir ?

Le véritable problème à affronter n'est pas de savoir qui est le plus élevé, mais de savoir qui définira les normes du tai-chi à l'avenir. Si le futur système d'évaluation repose uniquement sur les diplômes, les publications ou les résultats des compétitions, alors le tai-chi s'orientera progressivement vers des aspects démontrables et quantifiables, tandis que les éléments qui dépendent d'une expérience corporelle à long terme et qui sont difficiles à extérioriser risquent d'être marginalisés. Mais si nous pouvons établir des critères de jugement multidimensionnels, par exemple en distinguant la maîtrise des connaissances, la capacité d'enseignement et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alors les personnes ayant des parcours différents pourront être correctement comprises dans leurs domaines respectifs.

Pour moi personnellement, ce changement n'est pas un défi, mais une opportunité. Mon parcours d'authenticité multiculturelle, ma pratique de longue date en Australie, ainsi que mes enregistrements académiques à travers des revues, peuvent justement injecter une signification orthodoxe et un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e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À l'avenir, j'espère voir davantage de porteurs de traditions participer à la construction des académies sous forme de conférenciers invités, de conseillers ou de projets

conjoint, tout en espérant que les diplômés des académies chercheront activement des maîtres traditionnels pour approfondir leur pratique, formant ainsi un cercle vertueux de "fondations académiques et de compétences raffinées entre maîtres et disciples".

Dix, Conclusion : Les racines sont dans le corps, pas dans le système

En fin de compte, l'entrée du tai-chi à l'université, je ne vois pas cela comme un événement de "concurrence pour les emplois", mais plutôt comme une opportunité de "partager le gâteau". Cependant, la manière dont ce gâteau est partagé dépend de nous, les héritiers. Si nous restons uniquement dans l'auto-satisfaction de "je suis la lignée authentique", sans chercher à nous connecter activement, à partager, et à transformer notre expérience en une structure de connaissances qui peut être diffusée, conservée et citée, alors il est presque inévitable que nous soyons marginalisés. En revanche, si nous sommes capables de nous lever, de structurer nos décennies de compréhension et de présenter l'essence de notre chaîne de transmission sur une plateforme plus large, alors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ne comprimera pas notre espace, mais nous offrira plutôt une plus grande scène.

Ce que je veux, ce n'est pas un titre, mais une reconnaissance : confirmer que nous, les héritiers issus du peuple, sommes des sujets culturels vivants, et non des objets d'exposition dans un musée ; confirmer que notre savoir-faire de la montagne mérite d'être respecté, transmis, enregistré et intégré dans un système plus vaste pour

jouer un rôle, et non d'être remplacé par une standardisation ; confirmer que le savoir-faire corporel et les connaissances en classe peuvent coexister sans contradiction, chacun ayant sa propre beauté.

Le tai-chi peut entrer à l'université, il peut être intégré dans des cours, standardisé, mais sa validité finale dépend d'un critère des plus simples : lorsque toutes les conditions extérieures sont retirées, le corps peut-il encore fonctionner de manière autonome et maintenir son unité ? Ce critère n'appartient à aucun système, ne dépend d'aucun cadre, il appartient au tai-chi lui-même. La véritable frontière ne se trouve jamais dans le système, mais à l'intérieur du corps.

J'ai fondé en 2003 l'«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Qigong et de Tai Chi d'Australie » avant d'entrer officiellement dans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des maîtres. Au cours du processus de transmission qui a suivi, j'ai progressivement mis en correspondance et corrigé les pratiques existantes avec le système orthodoxe, tout en poursuivant un entraînement empirique à long terme sur la plage de Sydney. Des décennies de pratique de la posture et de cultivation m'ont permis de voir plus clairement que le cœur du Tai Chi ne réside pas dans l'expression, mais dans la validité de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Je suis le douzièm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Chen de Tai Chi, le sixièm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Wu de Tai Chi et le neuvième héritier de la lignée Che de Xingyi, et je préserve cette lignée dans un environnement étranger, tout en publiant en plusieurs langues pour que l'histoire et

les principes connexes soient enregistrés à long terme dans plusieurs infrastructures académiques mondiales.

Dans une recherche empirique à long terme, j'ai progressivement intégré les chemins d'entraînement du Taiji multi-canal et du Xingyi que j'ai appris, unifiant les expériences structurelles de différents systèmes en une voie stable centrée sur le corps dans son ensemble, et j'ai provisoirement nommé cette direction "Taiji du corps d'an". Ce terme est utilisé pour décrire un système de pratique basé sur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transcendant les frontières des écoles ; cette dénomination ne constitue qu'une synthèse temporaire de mon cheminement personnel et ne remplace ni ne divise les systèmes de transmission existants.

Je rédige cet article non pas pour définir un statut, mais pour faire un jugement réaliste sur la relation entre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et le système académique à ce moment charnière. Ce que l'université assume, c'est l'organisation et la diffusion des connaissances, tandis que le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maintient l'établissement et la continuité de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Les deux ne sont pas opposés, mais assument chacun leurs fonctions à des niveaux différents. Pour le transmetteur, la clé ne réside pas dans l'anxiété de la position, mais dans la capacité à continuer, par la pratique, l'organisation et l'expression, à maintenir la validité et la transmissibilité de son parcours dans un nouvel environnement systémique.

Je n'appartiens à aucun système universitaire et ne suis affilié à aucune institution unique ; mon parcours repose

sur une vérification corporelle à long terme et sur une transmission orthodoxe. Trente-trois années d'entraînement continu et l'héritage de quatre lignées orthodoxes, ainsi que des enregistrements structurés intégrés dans l'infrastructure académique mondiale par un système multilingue, constituent ensemble la base de cette voie pratique.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peut former de manière systématique la compréhension théorique et les capacités d'enseignement, mais pour une voie de transmission centrée sur la structure corporelle, sa formation dépend encore d'une vérification à long terme et de l'accomplissement individuel ; cette partie reste, à ce jour, difficile à standardiser et à reproduire.

Biographie de l'auteur : Wu C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douzième génération du Tai Chi Chen, sixième génération du Tai Chi Wu, neuvième génération de l'héritage direct du Xingyi de la famille Che, fondateur et président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 Tai Chi Xingyi Zhao d'Australie et maître en Australie, créateur indépendant, rédacteur en chef et éditeur multilingue du magazine électronique "Transition des Temps" (ISSN 3083-5178). Ses résultats académiques sont archivés de manière permanente par des infrastructures académiques internationales telles que WorldCat, TROV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et ORCID. ORCID :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Mots-clés en chinois :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 Tai Chi à l'université ; système

de transmission ; système académique ; transmission de la lignée ; Tai Chi Jingwu ; Dan Ying ; Lin Wenhui ; Tai Chi Chen ; Tai Chi Wu ; Xingyi de la famille Che ; ultra-grandiose ; intégration structurelle ; corps de Dan indépendant les yeux fermés ; validation corporelle ; saut d'époque ;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 Chi ; origine du corps de Dan ; pas sans racines ; arts martiaux extrêmes ; publication académique multilingue ; WorldCat ; Zenodo ; TROVE ; transmission d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 système maître-disciple ; normalisation et expérience corporelle.

Lorsque le Tai Chi entre dans le système universitaire, son avenir ne dépendra plus de la manière dont il est enseigné, mais de l'existence de personnes capables de faire en sorte que le corps lui-même fonctionne comme un tout cohérent, sans aucune dépendance extérieure.

Annexe des références :

[Connexion mondiale]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Tai Chi 202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Signification structurelle du premier Jour international du Tai Ch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Le corps est l'univers : la structure de vie de l'origine du D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Biographie succincte du maître de Tai Chi Li Jingwu - Histoire moderne du Tai Chi de Chen Wu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Arts martiaux] Mon maître de Tai Chi, le maître Shan Yingzo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Arts martiaux] En 2013, voyage à la recherche des racines du Tai Chi de Chenjiagou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Arts martiaux] Héritage du Tai Chi, essence éternell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Arts martiaux] donner un nom correct au Tai Chi Chua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Arts martiaux] Le Tai Chi peut-il être utilisé en combat réel ?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Arts Martiaux Extrêmes]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Journal de pratique du Dan T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Arts martiaux] Dix significations de pratiquer le Tai C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Arts martiaux] Le Tai Chi peut-il être utilisé en combat réel ?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Fermez les yeux, le corps indépendant pendant 75 minut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El Tai Chi entra en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reevaluac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los herederos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Autor: WU C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Resumen

Este artículo analiza desde una perspectiva estructural los problemas de reestructurac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la herencia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que podría surgir con la inclusión del Tai Chi en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A diferencia del método tradicional de revisión de literatura, se basa en mi larga experiencia empírica y en la trayectoria de transmisión de la línea ortodoxa para resumir las diferencias entre los dos tipos de sistemas en los niveles de conocimiento, práctica y evaluación.

Además, en relación con el hito temporal de 2026, cuando el Tai Chi se incorpora a la educación de pregrado, se propone una relación de división del trabajo y simbiosis entre el "sistema de herencia"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El artículo explora, a través de la cadena de transmisión, métodos de entrenamiento empíricos y prácticas de difusión internacional, el impacto del sistema educativo estandarizado en las habilidades corporales, y señala la necesidad de coexistencia de los estándares duales de "sistema de conocimiento" y "estructura corporal" en el desarrollo futuro del Tai Chi.

I. Momento del nodo: una compleja lucidez de un heredero

El 28 de abril de 2026, 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de China anunció que el Tai Chi

se incorporaría oficialmente al sistema de educación universitaria en China. Al recibir la noticia, mis sentimientos internos eran mucho más complejos que mi cuerpo.

Durante décadas, he estado haciendo una cosa: guardar. Guardar la orilla del mar a las cinco de la mañana, guardar las cuatro tradiciones auténticas del Tai Chi de las familias Chen y Wu, y del Xing Yi de la familia Che, guardar las enseñanzas que los maestros transmiten de palabra en palabra, guardar aquellas cosas que no se pueden escribir en los libros de texto y que solo se pueden "comprender" a través del cuerpo. Ahora, el Tai Chi va a entrar en la universidad. Algunos aplauden con alegría, diciendo que las artes marciales finalmente han sido reconocidas; otros permanecen en silencio, preocupados de que la transmisión popular se convierta en un "camino salvaje". Y yo, en ese momento, sentí una compleja claridad.

No estoy fuera d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El Tai Chi, al entrar en la universidad, puede que aún no haya tenido tiempo de sedimentar cosas — décadas de memoria corporal, experiencias empíricas de múltiples corrientes, prácticas de difusión intercultural — yo también las tengo. La verdadera cuestión no es "quién es más alto", sino "quién es responsable de qué".

II. Base de identidad: Heredero de la intersección de los cuatro grandes meridianos

Mi camino de herencia, al decirlo, parece una especie de obstinación fuera de lugar. Desde 1992, comencé a practicar sistemáticamente el kung fu interno. No fue por competir, ni por un certificado, sino

para responder a una pregunta fundamental: ¿puede el cuerpo realmente escuchar lo que le digo? Esta pregunta, la he ido respondiendo poco a poco, durante muchos años, en cada madrugada junto al mar de Sídney.

En octubre de 2024, tuve el honor de convertirme oficialmente en discípulo directo del Maestro Dan Ying, formando parte de la línea de transmisión de Li Jingwu. El Maestro Dan Ying es el sucesor directo de Li Jingwu, quien a su vez es discípulo de Chen Fake, y Chen Fake es la noven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Chen. Esta cadena de transmisión es clara y rastreable: Chen Fake transmitió a Li Jingwu, Li Jingwu transmitió a Dan Ying, y Dan Ying me transmitió a mí. Sobre la historia de la transmisión de esta línea, he realizado una investigación detallada en "Biografía del Gran Maestro del Tai Chi Li Jingwu - Breve Historia Moderna del Tai Chi Chen Wu"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donde se publica por primera vez el certificado de discípulo firmado personalmente por Li Jingwu a Dan Ying en 1989, como evidencia de nivel patrimonial de la transmisión de la escuela.



左起：岳朝晖、单雄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雄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岳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Al mismo tiempo, bajo la inspiración y recomendación del maestro Lin Wenhui, en 2013 tuve la oportunidad de viajar a Chenjiagou, en Henan, para aprender Tai Chi estilo Chen con el maestro Wang Xi'an. Wang Xi'an es uno de los Cuatro Grandes de Chenjiagou y el decimonoveno heredero del Tai Chi Chen, habiendo sido discípulo de los maestros Chen Zhaokui y Chen Zhaopi. El viaje de búsqueda de raíces del Tai Chi en Chenjiagou en 2013 fue una práctica importante en mi carrera marcial, y esa experiencia aún permanece vívida en mi memoria.

En la escuela de Xingyi Quan, he recibido la cuidadosa enseñanza y reconocimiento del Maestro Zhao Hongwei. El Maestro Zhao Hongwei es el discípulo directo del Gran Maestro Li Chunling, conocido como el "Rey de la Fuerza Divina del Noreste", y es el fundador y líder supremo de la Puerta de Tai Chi de la familia Zhao. En 2024, el Maestro Zhao Hongwei me aceptó oficialmente como su discípulo directo, y tras la evaluación conjunta del Maestro Zhao Hongwei y del Hermano Mayor Lin Wenhui (líder de Xingyi Quan en Hong Kong), se acordó unánimemente nombrarme líder de Xingyi Quan en Australia y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Xingyi Quan de la familia Zhao en Australia. Así, me convertí en el noveno discípulo directo de la escuela Che (Che Yizhai) de Xingyi Quan, una línea de transmisión que se remonta al propio ancestro Che Yizhai. Mi línea de transmisión se ha presentado de manera completa en "La Herencia del Tai Chi: La Esencia Eterna", que incluye fotografías con el Maestro Dan Ying, el Maestro Lin Wenhui y el Maestro Zhao

Hongwei, así como certificados de mi enseñanza.



左起：岳毅强、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安、岳毅强（2007年）

[图 3/3]

Hasta aquí, me convierto oficialmente en el heredero de la duodécim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Chen, la sext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Wu y la novena generación del Xingyi de la familia Che, convergiendo en las cuatro grandes líneas auténticas. Desde 2001, he sido asesor honorario de la Asociación de Qigong y Tai Chi de Hong Kong (renombrada en 2022 como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Tai Chi"). Estas identidades no son etiquetas, sino el camino real que he recorrido paso a paso.

Alguien me preguntó si estudiar múltiples disciplinas puede causar "confusión". Mi

respuesta es: mientras la estructura sea unificada, el origen no es tan importante. La verdadera fusión no es que hayas aprendido algunos estilos, sino si tu cuerpo puede concentrar la lógica de la fuerza de diferentes disciplinas en una estructura estable. Esto no es un eslogan, es la evidencia después de hacer zhan zhuang en la playa a las cinco de la mañana todos los días. En invierno en Sídney, la temperatura en la playa es de aproximadamente cinco grados, y después de hacer zhan zhuang, estoy empapado. El cuerpo no miente.

Tres,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centrado en la verificación estructural.

En junio de 2024, en Sídney, esta metrópoli internacional que fusiona las civilizaciones de Oriente y Occidente, fundé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y asumí el cargo de presidente. El nacimiento de esta plataforma no solo representa una expansión en el ámbito de las artes marciales, ni solo una exploración de la salud y el bienestar, sino que es, además, una iniciativa que, a través de la práctica corporal, reactiva la expresión civilizatoria de la cultura china en el escenario mundial.

La creación de la academia no es un capricho, sino una extensión natural de más de treinta años de práctica corporal empírica. Como expongo en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2024–presente): un registro institucional y un estudio de integración de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corporal independiente en funcionamiento a largo

plazo"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esta academia es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corporal independiente que existe realmente, funciona de manera continua y puede ser verificado externamente. Distingue los niveles temporales de la historia de la práctica individual y la historia institucional de la organización, dejando claro que el punto de partida institucional de la academia como entidad organizativa es 2024, al mismo tiempo que aclara que su conocimiento y métodos provienen de mis años de práctica continua y acumulación de enseñanza.

Mi práctica personal es aún más estricta y constante. Durante más de siete años, me he levantado todos los días a las 4:45 de la mañana, sin importar el clima, para practicar en la playa de Sídney hasta que salga el sol. Esta perseverancia me ha permitido forjar una voluntad fuerte en el frío viento de la mañana, que baja hasta cinco grados; cada vez que termino la postura de caballo, estoy empapado, pero nunca me he echado atrás. Todo esto ha sentado una base sólida para mi práctica del tai chi y ha profundizado mi comprensión del mismo. Para un registro detallado de este sistema de entrenamiento, se puede consultar "Diario de práctica del cuerpo dan: un registro personal de evidencia en artes marciales extremas"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que documenta de manera sistemática, a lo largo de una línea de tiempo, los diferentes segmentos de entrenamiento incluidos en una sesión continua de práctica matutina, como la postura de pie, la espada tai chi, el equilibrio en una pierna con los ojos cerrados durante setenta y cinco minutos,

la postura sin raíces y la organización e integración, junto con datos verificables recopilados por dispositivos inteligentes, como la frecuencia cardíaca, la frecuencia respiratoria, la duración y los parámetros ambientales, formando una muestra práctica estructurada y con un ciclo completo.

El sistema de cuerpo y mente "Origen del Dan" que practico se basa en una idea fundamental: todo el cuerpo es el dantian, un sistema abierto que intercambia continuamente con el cielo, la tierra, el mar y el espacio. Esta idea se expone sistemáticamente en "El cuerpo es el universo: la estructura vital del origen del Dan"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A través de la postura baja de caballo, el equilibrio en una pierna con los ojos cerrados (independencia del Dan), el tai chi con espada, y un método único de caminar "sin raíces", he registrado múltiples cambios profundos a nivel fisiológico: independencia en una pierna con los ojos cerrados durante setenta y cinco minutos, caminata continua de cinco horas sin fatiga con el método sin raíces, resistencia al frío con una sola prenda, así como múltiples inversiones corporales que se consideran "irreversibles" en medicina: la recuperación natural de la alopecia androgénica de grado tres, la degeneración macular y el síndrome del túnel carpiano. Estos datos, fotos, videos e informes médicos han sido archivados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con DOI en la plataforma Zenodo, para que los lectores puedan consultarlos y verificarlos.

La academia se dedica a "revivir la cultura corporal china", sin buscar etiquetas académicas ni seguir las tendencias de

moda, sino recuperando la cuestión última de "cómo existe el ser humano entre el cielo y la tierra", recuperando el "camino de la unidad del cuerpo y la mente" que ha sido olvidado en la cultura china. Creemos que el verdadero Tai Chi no es "para mostrar a los demás", sino "para despertar en uno mismo", es un reconocimiento cultural que trasciende el lenguaje, es un despertar civilizatorio que va más allá de las fronteras. Como he enfatizado repetidamente en "Reivindicando el Tai Chi" y "¿Puede el Tai Chi ser práctico?", el objetivo último del Tai Chi no es vencer a nadie, sino "mantener la calma ante el cambio", "enfrentar con tranquilidad" y "inmóvil como una montaña, movido como un trueno".

La academia cuenta con el apoyo de numerosos maestros destacados, entre los cuales se encuentran el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Fútbol de Hong Kong, el Sr. Bei Junqi, el presidente de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Tai Chi, el Maestro Lin Wenhui, el Maestro Shan Ying, el Sr. Hong Runyuan, heredero del "Boxeo de la Sombra" de Huo Yuanjia, el árbitro nacional, el Sr. Li Tianjin, el trigésimo sexto líder de la escuela Qingcheng, Liu Suibin, el Maestro Shi Yankang (anterior jefe de los monjes guerreros del Templo Shaolin y maestro de artes marciales de la hija del presidente ruso Putin), el Maestro Shi Xingzhe, trigésimo segundo discípulo del Templo Shaolin, el profesor Yu Shen, académico de la Academia de Ciencias de Nueva York, y el Maestro Zhao Hongwei, entre otros. Más detalles en: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Cuatro,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un nodo estructural que va de lo popular al mundo

El 12 de octubre de 2024, es un día que nunca olvidaré. Como presidente de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fui invitado a Hong Kong para asistir a la celebración del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2024", organizada por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Tai Chi (Hong Kong), y desempeñé el papel de invitado de honor. El registro detallado de este evento se presenta de manera completa en "Conexión Global: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2024".

Ese día, la Plaza Wong Tai Sin en Hong Kong estaba llena de gente, con banderas rojas ondeando y tambores resonando. El Sr. Lee Ka-chao, el jefe del ejecutivo, hizo un discurso a través de un video, enfatizando que el tai chi es un deporte adecuado para todas las edades y es la mejor opción para que los hongkoneses puedan ejercitarse en cualquier momento y lugar. 750 maestros y estudiantes de tai chi se reunieron en la plaza para realizar juntos el "Ejercicio de Tai Chi Sincronizado Global de Tres Minutos". Fui invitado a participar en la actuación en el escenario, completando esta interpretación cultural que trasciende el lenguaje y las fronteras junto al Maestro Shan Ying y otros representantes de tai chi. Cuando estaba en el escenario practicando tai chi, sentí que el aire a mi alrededor se volvía especialmente sereno, cada respiración y cada movimiento parecían resonar con el espíritu central del tai chi: armonía, estabilidad, fluidez y totalidad.

En el evento también participaron varios maestros de Tai Chi experimentados, incluyendo al maestro Xu Xiyong de Hong Kong, quienes se turnaron para actuar. También fui invitado a subir al escenario para demostrar, con los movimientos más simples y auténticos, el significado del Tai Chi a todos los espectadores. La actuación de casi siete minutos fue muy apreciada por el público. Lo que es aún más emocionante es que el evento recibió una respuesta colectiva del sistema de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de Hong Kong, incluyendo a Hong Kong Television Broadcasts (TVB), Phoenix TV, Sing Tao Daily, Ta Kung Pao y decenas de otros medios que realizaron entrevistas, transmisiones en vivo de imágenes, noticias en video y reportajes especiales.

Este evento no solo cuenta con setecientos cincuenta estudiantes y maestros de Tai Chi locales de Hong Kong, sino que también hay delegaciones de Tai Chi de varios países, como Estados Unidos, Canadá y Australia, presentes. Como representante de Australia, ver el nombre de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aparecer en el escenario, en los informes oficiales, y poder compartir la misma plataforma con colegas de América del Norte y con los mayores de Hong Kong en esta gran ocasión, esta conexión de Tai Chi que trasciende regiones y culturas no es solo una resonancia de movimientos corporales, sino también una vibración de corazones y conceptos.

Sobre el significado estructural de este evento, he realizado una exposición sistemática en "El significado estructural del primer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El artículo utiliza la imagen del fénix, formada naturalmente por el "pico de oro" y el amanecer, como punto de partida, y propone que el cuerpo no existe de manera aislada, sino que es un sistema dinámico capaz de interactuar en tiempo real y resonar estructuralmente con el entorno del cielo y la tierra. El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no solo es un evento cultural global, sino también un nodo importante para reentender la relación entre estructura, cognición y civilización a través del cuerpo.

Cinco, Registros académicos: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y la infraestructura académica global

Lo que estoy haciendo no se limita a la herencia, sino que también se trata de la documentación. Desde 2005, he creado, escrito y editado de forma independiente la revista electrónica "Transiciones de la Era" (ISSN 3083-5178), que se publica simultáneamente en diez idiomas, incluyendo chino, inglés, francés, español, japonés, árabe, alemán, portugués, ruso y coreano. Según las estadísticas de hablantes nativos y usuarios de segundas lenguas, estos idiomas cubren aproximadamente entre el 60% y el 65% de la población mundial.

Esta publicación no es una escritura espontánea, sino una salida de conocimiento estructurada. Registra de manera sistemática mi práctica interdisciplinaria desde 1992, abarcando múltiples campos como la tecnología, el diseño de sistemas de IA multidimensional, las artes marciales, la filosofía, la educación y la comunicación. Todos los argumentos están arraigados en un verdadero sistema

operativo de conocimiento interdisciplinario que he construido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y he estado operando a largo plazo, enfatizando "la evidencia primero, la estructura antes que la narrativa".

Más importante aún, esta publicación ha sido archivada permanentemente por múltiples redes académicas internacionales de prestigio: ha sido incluida en el catálogo conjunto de bibliotecas más grande del mundo, WorldCat (con más de 16,000 instituciones miembros, incluyendo bibliotecas nacionales y universitarias, abarcando más de 100 países y regiones), ha sido preservada de forma permanente por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TROVE, y ha obtenido un DOI de DataCite (más de 50 documentos) a través de la plataforma Zenodo operada por el Centro Europeo de Investigación Nuclear (CERN), al mismo tiempo que ha establecido coordenadas de registros académicos de acceso público a través de infraestructuras académicas internacionales como OpenAIRE y ORCID. Mi ORCID es: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Esto significa que el contenido de la herencia del Tai Chi ha ingresado a la infraestructura del conocimiento mundial de una manera que puede ser buscada globalmente, preservada a largo plazo y citada académicamente. La transmisión oral y la enseñanza de los maestros se han codificado como una forma de existencia que no se desvanecerá con el paso del tiempo. Esto no es un sustituto de la herencia, sino un refuerzo de la misma.

Seis, dos lógicas: la diferencia esencial entre el sistema de herencia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El Tai Chi entra en el sistema de educación universitaria, lo que esencialmente es una "conversión de codificación". El sistema de transmisión se basa en las personas, enfatizando la cadena de enseñanza y la experiencia corporal. Muchas cosas no se pueden expresar claramente ni escribir con precisión, solo se pueden entender a través de la práctica diaria de la postura, el empuje de manos y la corrección, permitiendo que el cuerpo "sepa" por sí mismo. El sistema académico se basa en los cursos, enfatizando la enseñabilidad, la replicabilidad y el mecanismo de evaluación, y debe descomponer el contenido en módulos de conocimiento que sean enseñables y evaluables.

El establecimiento del sistema de educación universitaria de pregrado marca la transformación del Tai Chi de un proyecto de patrimonio inmaterial a la formación de talentos estandarizada y disciplinaria. Su objetivo de formación está claramente definido como la creación de talentos compuestos que "entiendan la cultura, sepan enseñar, sean buenos en el cuidado de la salud y puedan difundir", lo que contrasta notablemente con el tradicional sistema de enseñanza de maestro a discípulo, que se basa en la transmisión oral, el seguimiento a largo plazo y la verificación de habilidades. La ventaja del sistema académico radica en la estandarización de los cursos, la construcción de un sistema teórico, la difusión a gran escala y el apoyo de recursos.

Sin embargo, en este proceso, el tai chi necesariamente será recodificado: los movimientos serán estandarizados, la teoría será sistematizada y la enseñanza será procesada. Esta transformación en sí misma no tiene un valor positivo o negativo, pero plantea una cuestión fundamental: cuando una persona completa los créditos y se gradúa de la universidad, ¿qué es lo que realmente ha adquirido: "el conocimiento del tai chi" o "la habilidad en tai chi"? El sistema educativo puede certificar la finalización del proceso de aprendizaje, pero no puede demostrar directamente si la estructura corporal se ha establecido realmente. Saber hablar no es lo mismo que saber hacer, un movimiento estándar no equivale a una estructura correcta, y una teoría completa no garantiza que la habilidad sea válida.

Siete, estándar de inspección: "Cuerpo de dan cerrado con los ojos independientes" y evidencia corporal.

Basado en la experiencia empírica de un entrenamiento prolongado y la fusión de múltiples canales, he ido formando gradualmente un sistema de métodos para la auto-verificación. Uno de los estándares de prueba más básicos, lo llamo "independencia del cuerpo de dan con los ojos cerrados".

El método es muy simple: cierra los ojos y mantente de pie sobre una pierna. Cuando la visión se cierra y las referencias externas se cortan, ¿puede el cuerpo seguir siendo controlado de manera estable por el centro? Si no puede, significa que la estructura aún no se ha establecido; si puede, significa que el camino interno comienza a unificarse. Como he registrado

en mi "Diario de Práctica del Cuerpo Dan", esta prueba puede mantenerse estable durante un estado de setenta y cinco minutos, el cuerpo pasa de un ligero movimiento inicial a una estabilidad estructural profunda, la frecuencia cardíaca se mantiene en un rango de reposo de 80-100 latidos por minuto, y el ritmo respiratorio disminuye a 4-6 veces por minuto.

El significado de este método no radica en la forma en sí, sino en que proporciona un criterio de evaluación: si el tai chi realmente ha entrado en el cuerpo, y no se queda en el nivel de los movimientos. Este criterio se puede enseñar y explicar en las aulas universitarias, pero no puede ayudar a los estudiantes a "superarlo". Solo un heredero puede hacer esto: corrigiendo de manera práctica, orientando frase por frase, y a través de innumerables repeticiones de "no es correcto, inténtalo de nuevo", permitir que el cuerpo del estudiante encuentre por sí mismo esa sensación de "correcto".

Esta es la irremplazabilidad del heredero. La universidad puede formar profesores que entiendan la teoría y estudiantes que sepan competir, pero no puede formar "herederos vivos". La verdadera transmisión nunca está en el plan de estudios, sino en cada toque de manos, en cada indicación del maestro que dice "piénsalo de nuevo, esta fuerza no es correcta", en esa complicidad silenciosa entre maestro y discípulo después de los empujones, donde ambos se entienden sin palabras.

La practicidad del Tai Chi nunca se basa en la fuerza bruta, sino en la conexión entre la "estructura" y el "ritmo". Como mencioné en "¿Puede el Tai Chi ser práctico?": el Tai

Chi no es que no pelee, sino que no necesita pelear. En tiempos de paz, la verdadera "practicidad" no es vencer a los demás, sino dominarse a uno mismo. Ganar un partido es fácil, pero ganar una vida es difícil. Y el Tai Chi se practica para lo segundo.

Ocho, reevaluación de relaciones:
¿competencia, división del trabajo o simbiosis?

Entonces, ¿cuál es la relación entre el heredero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Creo que no es competencia, no es sustitución, sino división del trabajo. El sistema académico asume la función de difusión, enseñanza y conocimiento básico, permitiendo que más personas tengan la oportunidad de acercarse al Tai Chi; mientras que el sistema de herencia asume la continuidad de la profundidad y la estructura, asegurando que aquellos contenidos centrales difíciles de estandarizar no se diluyan en la transmisión.

A un nivel más profundo, ambas partes pueden formar una relación simbiótica que yo llamo "conocimiento y existencia". La universidad enseña "conocimiento" — un sistema de conocimientos sistemáticos, científicos y replicables. Lo que nosotros transmitimos es "existencia" — memoria corporal viva, fluida, con temperatura y respiración. Las especialidades universitarias se centran más en la enseñanza general, la aplicación en salud y el empaquetado cultural; mientras que nosotros, los herederos de la tradición popular, protegemos el Tai Chi como el núcleo del "camino del cuerpo" — la dialéctica del yin y el yang, la comprensión de la fuerza, la práctica interna de la postura, la lucha

práctica del Tui Shou y la profundidad filosófica.

Así como Sun Lutang en la historia integró forma y esencia, Bagua y Tai Chi en una escuela propia, los herederos contemporáneos también deben "continuar hablando" bajo el principio de mantener la raíz y la línea correcta, desarrollando un sistema vivo que se adapte a los tiempos. Los graduados universitarios pueden venir a nosotros, los herederos, para profundizar en las habilidades; nosotros, los herederos, podemos entrar en las universidades como visitantes, asesores o mentores de proyectos conjuntos, inyectando agua viva en el contenido ortodoxo.

Esto no es una imaginación, sino una realidad que está sucediendo, ya estoy practicando este modelo. No me importa el patrón, solo me importa si mi cuerpo finalmente puede "correr por sí mismo". Y el hecho de que mi "Salto de Era" esté archivado permanentemente en la infraestructura académica global también demuestra que la transmisión popular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no solo pueden ser paralelos, sino que también pueden intersectarse.

Nueve, la disputa de estándares: ¿quién definirá el Tai Chi en el futuro?

El verdadero problema al que necesitamos enfrentarnos no es quién es más alto, sino quién define los estándares del Tai Chi en el futuro. Si el futuro sistema de evaluación se basa únicamente en títulos académicos, artículos o resultados de competiciones, entonces el Tai Chi se inclinará gradualmente hacia una dirección que se pueda mostrar y cuantificar, mientras que

aquellos aspectos que dependen de una experiencia prolongada y son difíciles de externalizar podrían ser marginados. Pero si se puede establecer un estándar de juicio multidimensional, como distinguir entre el dominio del conocimiento, la capacidad de enseñanza y la estructura corporal en tres niveles, entonces las personas de diferentes trayectorias podrán ser comprendidas correctamente en sus respectivos campos.

Para mí, este cambio no es un desafío, sino una oportunidad. Mi trasfondo de intersección de múltiples corrientes auténticas, mi práctica a largo plazo en Australia y la documentación académica a través de revistas pueden inyectar contenido ortodoxo y perspectivas extranjeras en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En el futuro, espero ver a más herederos de tradiciones participando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academia en forma de invitados, asesores o proyectos conjuntos, mientras que los graduados de la academia también puedan buscar activamente a maestros de la tradición para profundizar su práctica, formando un ciclo virtuoso de "la academia estableciendo bases y el maestro y discípulo perfeccionando habilidades".

Diez, conclusión: las raíces están en el cuerpo, no en el sistema.

Al fin y al cabo, la llegada del Tai Chi a la universidad no la veo como un evento de "robar empleos", sino como una oportunidad de "repartir el pastel". Pero cómo se reparte este pastel depende de nosotros, los herederos. Si solo nos quedamos en la autoindulgencia de "soy la línea ortodoxa" y no nos esforzamos por conectar proactivamente, por compartir y por convertir nuestra experiencia en una

estructura de conocimiento que sea comunicable, preservable y citable, entonces la marginalización será casi inevitable. Por el contrario, si podemos dar un paso al frente, organizar nuestras décadas de comprensión en un sistema y presentar la esencia de nuestra cadena de transmisión en una plataforma más amplia, entonces el sistema académico no solo no comprimirá nuestro espacio, sino que nos ofrecerá un escenario aún más grande.

Lo que quiero no es un título, sino un reconocimiento: confirmar que nosotros, los herederos que venimos del pueblo, somos sujetos culturales vivos, no piezas de museo; confirmar que el kung fu de nuestra montaña necesita ser respetado, transmitido, registrado y integrado en un sistema más amplio para que cumpla su función, y no ser reemplazado por la estandarización; confirmar que el kung fu en el cuerpo y el conocimiento en el aula pueden coexistir sin contradecirse, cada uno con su propia belleza.

El tai chi puede ingresar a la universidad, puede ser curricularizado y estandarizado, pero su validez final depende de un estándar muy simple: cuando se eliminan todas las condiciones externas, ¿puede el cuerpo aún funcionar de manera autónoma y mantener la unidad? Este estándar no pertenece a ningún sistema ni depende de ningún marco, pertenece al tai chi mismo. La verdadera frontera nunca está dentro del sistema, sino dentro del cuerpo.

En 2003, fundé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Antes de ingresar formalmente al sistema de transmisión de maestros, en el proceso de herencia posterior, fui comparando y

corrigiendo las prácticas existentes con el sistema ortodoxo, y continué realizando entrenamientos empíricos a largo plazo en la playa de Sídney. Décadas de práctica constante de zhan zhuang y cultivo me han permitido ver con mayor claridad que el núcleo del Tai Chi no radica en la expresión, sino en si la estructura del cuerpo es válida. Acepto la transmisión ortodoxa de la duodécim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Chen, la sext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Wu y la novena generación del Xingyi de la familia Che, manteniendo esta línea en un entorno extranjero, y a través de publicaciones multilingües, la historia y la teoría relacionadas han sido registradas a largo plazo en múltiples infraestructuras académicas globales.

En una investigación a largo plazo, he unificado las experiencias estructurales de diferentes sistemas al fusionar gradualmente el Tai Chi de múltiples canales que he aprendido con la ruta de entrenamiento de Xing Yi, convergiendo en un camino estable centrado en el cuerpo en su totalidad, y he utilizado "Tai Chi del Cuerpo de Dan" como un nombre provisional para esta dirección, con el fin de describir un sistema de práctica que se basa en la estructura corporal y trasciende las fronteras de las escuelas; este nombre solo sirve como una síntesis temporal de mi camino personal de práctica y no constituye un reemplazo o separación de los sistemas de transmisión existentes.

Escribo este artículo no para definir un estatus, sino para hacer un juicio real sobre la relación entre el sistema de transmisión y el sistema académico en este punto de la época. La universidad se encarga de la

organización y difusión del conocimiento, mientras que el sistema de transmisión mantiene la construcción y continuidad de la estructura corporal; ambos no son opuestos, sino que asumen sus funciones en diferentes niveles. Para el transmisor, la clave no radica en la ansiedad por la posición, sino en si puede continuar, a través de la práctica, la organización y la expresión, manteniendo la efectividad y la transmisibilidad de su propio camino en el nuevo entorno del sistema.

Cuando el Tai Chi entra en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su futuro ya no dependerá de cómo se enseñe, sino de si aún existen personas capaces de hacer que el propio cuerpo funcione como una unidad coherente sin depender de ningún apoyo externo.

No pertenezco a ningún sistema universitario ni estoy afiliado a una sola institución; mi camino se basa en la verificación corporal a largo plazo y en la transmisión de linajes ortodoxos. Treinta y tres años de entrenamiento continuo y la herencia de cuatro linajes ortodoxos, junto con registros estructurados que han ingresado en la infraestructura académica global a través de un sistema multilingüe, constituyen conjuntamente la base de esta vía práctica. El sistema universitario puede formar de manera sistemática la comprensión teórica y la capacidad de enseñanza, pero para una vía de transmisión centrada en la estructura corporal, su formación aún depende de la verificación a largo plazo y de la realización individual; esta parte, por

ahora, sigue siendo difícil de
estandarizar y reproducir.

Biografía del autor: Wu C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duodécim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Chen, sexta generación del Tai Chi Wu, novena generación del legado legítimo del Xing Yi de la familia Che, fundador y presidente de 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Tai Chi Xing Yi Zhao de Australia y líder de Australia, creador independiente, editor y publicador multilingüe de la revista electrónica "Transición de Épocas" (ISSN 3083-5178). Sus logros académicos están archivados permanentemente en infraestructuras académicas internacionales como WorldCat, TROVE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y ORC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Palabras clave en chino: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Tai Chi en la universidad; sistema de herencia; sistema académico; herencia de la línea recta; Tai Chi Jingwu; Dan Ying; Lin Wenhui; Tai Chi Chen; Tai Chi Wu; Xingyi de la familia Che; super monumental; integración estructural; cuerpo de dan independiente con los ojos cerrados; verificación corporal; salto de época;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origen del cuerpo de dan; paso sin raíz; artes marciales extremas; publicación académica multilingüe; WorldCat; Zenodo; TROVE; herencia del patrimonio inmaterial; sistema de maestro y discípulo; estandarización y experiencia corporal.

Referencias del apéndice:

[Conexión Global]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202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Significado estructural del primer Día Internacional del Tai Ch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El cuerpo es el universo: la estructura vital del origen del cuerpo d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Biografía breve del maestro de Tai Chi Li Jingwu - Breve historia moderna del Tai Chi de Chen Wu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Artes Marciales] Mi maestro de Tai Chi, el maestro Shan Yin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武学]2013, el viaje de búsqueda de raíces del Tai Chi de Chenjiagou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Arte Marcial] Herencia del Tai Chi, Esencia Etern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Arte Marcial] para dar nombre correcto al Tai C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Artes Marciales] ¿El Tai Chi puede ser efectivo en combat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Artes Marciales Extremas]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Diario de práctica de Dan T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Artes Marciales] Diez significados de practicar Tai C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Artes Marciales] ¿El Tai Chi puede ser efectivo en combat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Cierre de ojos, el cuerpo independiente durante 75 minuto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太極拳が大学システムに入る： 継承者と学院システムの関係の 再評価

著者：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要約

本文は、構造的視点から太極拳が大学体系に入ること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る伝承と学院体系の関係再構築の問題を分析します。従来の文献レビュー手法とは異なり、私自身の長期的な身体的実証と正脈伝承の経路に基づき、二つの体系の知識、実践、評価のレベルでの違いを要約し、2026年に太極拳が学部教育に組み込まれるという時代の節目に関連付けて、「伝承体系」と「学院体系」の間の分業と共生関係を提案します。この記事は、伝承の連鎖、実証的な訓練方法、国際的な普及実践を通じて、標準化教育体系が身体的技芸に与える影響を探求し、今後の太極拳の発展において「知識体系」と「身体構造」の二重基準が共存する必要性を指摘します。

一、ノードの瞬間：一人の継承者の複雑な覚醒

2026年4月28日、中国教育部は太極拳が正式に中国の大学の学部体系に入ることを発表しました。この知らせが届いたとき、私の内心の感情は身体よりもはるかに複雑でした。

数十年にわたり、私は一つのことを続けてきました：守ること。朝の五時の海辺を守り、陳氏、呉氏の多脈太極と車氏の形意拳という四つの正伝を守り、師匠たちの一言一句の口伝心授の理法を守り、教科書には書けず、身体を通して「悟る」しかないものを守ってきました。今、太極拳が大学に入ることになりまし

た。拍手を送る人もいれば、武道がついに堂々としたと喜ぶ人もいます；沈黙を守る人もいて、民間の伝承がこれから「野路子」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を心配しています。そして私がその瞬間に感じたのは、複雑な覚醒でした。

私は大学のシステムの外に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太極拳が大学に初めて入ったとき、まだ沈殿する時間がなかったもの——数十年の身体の記憶、多様な流派の融合による実証的経験、異文化の伝播実践——私にもあります。本当の問題は「誰がより高いか」ではなく、「誰が何に責任を持つか」です。

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基盤：四大正脈の交差継承者

私の伝承の道筋は、言ってしまうえばある種の時代遅れの頑固さのように思える。1992年から、私は内家拳を体系的に修練し始めた。それは競技のためでもなく、証明書のためでもなく、最も基本的な問いに答えるためだった：身体は果たして本当に自分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この問いに、私は何年もかけて、シドニーの海辺の毎朝の早朝に、少しずつ答えてきた。

2024年10月、私は幸運にも正式に単穎宗師の門下に入門し、李経梧一脈の嫡伝弟子となりました。単穎宗師は李経梧の嫡伝であり、李経梧は陳発科の弟子で、陳発科は陳氏太極拳の第九代です。この師承の系譜は明確に遡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陳発科が李経梧に伝え、李経梧が単穎に伝え、単穎が私に伝えました。この系譜の伝承歴史については、『太極泰斗李経梧小伝——陳吳太極近代簡史』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において詳細に考証しました。文中では1989年に李経梧が単穎に発行した授徒証を初め

て公開し、師門伝承の文物級証拠として示しました。



左起：岳朝晖、单斌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斌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岳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氏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同時、林文輝宗師の啓蒙と推薦により、2013 年に河南省陳家溝へ遠征し、王西安師から陳式太極拳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ました。王西安は陳家溝四大金剛の一人であり、陳氏太極拳第十九代の伝承者で、陳照奎、陳照丕の二人の師に師事しています。2013 年の陳家溝太極尋根の旅は、私の武道学生涯において重要な源流実践の一つであり、その経験は今でも鮮明に思い出されます。

原文内容：

形意拳のこの流派において、私は趙宏偉宗師の細やかな指導と認識を受けました。趙宏偉宗師は「東北神力王」李春苓大師の直弟子であり、趙氏形意太極門の創始者および総掌門人です。2024 年、趙宏偉宗師は正式に私を直弟子として迎え入れ、総掌門の趙宏偉宗師と大師兄の林文輝宗師（形意拳香港掌門人）による審査の結果、一致して私を形意拳オーストラリア掌門人、兼オーストラリア趙氏形意拳協会会長に任命しました。これにより、私は車氏（車毅齋）形意拳第九代直弟子となり、この流派の伝承は車毅齋祖師本人に遡ることができます。私の伝承

の系譜は『太極伝承 精髓永恒』において完全に示されており、単穎宗師、林文輝宗師、趙宏偉宗師との集合写真および師承証明が含まれています。



左起：岳朝晖、林文輝（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苓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輝、王西安、岳朝晖（2007年）

[图 3/3]

ここに至り、私は正式に陳氏太極拳第十二代、呉氏太極拳第六代、車氏形意拳第九代の四大正脈の交わる継承者となりました。2001 年から、私は香港氣功太極社（2022 年に「太極国際学院」に改名）名誉顧問を務めています。これらの肩書きはラベルではなく、私が一步一步歩んできた現実の道です。

誰かが私に、複数の流派を学ぶことで「混ざる」ことはないかと尋ねました。私の答えはこうです：構造が統一されていれば、出所はむしろ重要ではありません

ん。本当の融合とは、いくつかの型を学ぶことではなく、あなたの身体が異なる流派の力の論理を一つの安定した構造に収束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です。これはスローガンではなく、毎朝5時に海辺で立ち桩をした後の実証です。シドニーの冬、海辺は約5度、立ち桩を終えた後は全身がびしょ濡れです。身体は嘘をつきません。

三、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構造検証を核心とした実践体系

2024年6月、シドニーという東西文明が融合する国際都市で、私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を設立し、会長を務めています。こ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誕生は、武道の分野の拡張だけでなく、健康と養生の探求でもなく、身体の実践を媒介として、世界舞台における中華文化の文明表現の道を再活性化するものです。

学院の設立は、気まぐれではなく、30年以上の身体的実証の自然な延長です。私が『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 (2024年-現在)：長期運営されている独立した身体実践体系の制度化記録と統合研究』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で述べたように、この学院は実在し、継続的に運営され、外部から検証可能な独立した身体実践体系です。これは、個人の実践史と組織制度史の時間的階層を区別し、学院が組織実体としての制度的起点を2024年と明確にし、その知識と方法が私の長年の継続的な実践と教育の蓄積に由来す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ます。

私自身の修練はさらに厳格で怠りなく行っています。過去7年以上、私は毎朝4時45分に起床し、風雨を問わずシドニーの海辺で練功を行い、日の出まで続けま

した。この持続力は、朝の気温が5度に達する寒風の中で強い意志を鍛え上げました。毎回馬歩桩の後は全身がびしょ濡れになりますが、私は決して退く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らすべてが私の太極拳の練習にしっかりとした基盤を築き、太極への理解を深めることにつながりました。この訓練体系に関する詳細な記録は、『丹体練功ログ：一つの極限武道の個人実証記録』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を参照してください。この文献は時間軸を主線として、連続した朝の練習過程に含まれる立ち桩、太極剣、目を閉じた片足立ち75分、無根桩および整理統合などの複数の訓練セクションを系統的に記録しており、スマートデバイスで収集した心拍数、呼吸頻度、時間の長さ、環境パラメータなどの検証可能なデータと組み合わせ、構造的に完全で前後が閉じた実践サンプルを形成しています。

私が実践している「丹体本源」身心体系は、根本的な理念に基づいています：全身は丹田であり、天地海空と持続的に交換を行う開かれたシステムです。この理念は『身体即宇宙：丹体本源の生命構造』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で体系的に説明されています。低桩馬歩、閉眼片足立ち（丹体独立）、太極拳剣、そして独特の「無根歩」歩行法を通じて、私は多くの生理的な深い変化を記録しました——閉眼片足立ち75分、無根歩で連続5時間の徒歩を疲労なく行い、薄着で低温に耐え、さらに医学的に「不可逆」とされる身体の逆転もいくつか達成しました：三級男性型脱毛症、黄斑変性、手根管症候群の自然修復。これらのデータ、写真、動画および医学報告はすべて独立したDOIとしてZenodo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にアーカイブされており、読者が確認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学院は「中華身体文化の復興」に取り組んでおり、学術的なラベルを追求せず、流行に迎合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むしろ「人は天地の間にどのように存在するのか」という究極の問題を再発見し、中華文化の中で忘れ去られた「身心一体の道」を取り戻そうとしています。私たちは、真の太極は「他人に見せるために打つ」のではなく、「自分自身を目覚めさせるために練る」ものであり、言語を超えた文化的認識であり、国境を超えた文明の覚醒であると信じています。私が『太極拳の正名』や『太極は実戦できるのか?』で繰り返し強調しているように、太極の究極の目標は誰かに勝つことではなく、「変化に動じない」、「冷静に対処する」、「動かざること山の如く、動くこと雷の如し」です。

学院は多くの著名なマスターの支持を受けており、名誉会長および顧問には、ベイ・ジュンチー氏（香港サッカー協会会長）、太極国際学院の主席リン・ウェンフイ宗師、シャン・イン宗師、霍元甲「迷踪拳」伝承者ホン・ルンユアン氏、国家級審判リ・ティエンジン氏、青城派第36代掌門人リユー・スイビン、シー・ヤンカン大師（少林寺前武僧総教頭、ロシア大統領プーチンの娘の武道指導者）、少林寺第32代皈依弟子シー・シンジャ大師、ニューヨーク科学院の院士ユ・シェン教授、ジャオ・ホンウェイ宗師などが含まれています。詳しくは：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四、国際太極の日：民間から世界へと広がる構造的ノード

2024年10月12日は、私が永遠に忘れられない日です。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

太極学院の会長として、香港に招待され、太極国際学院（香港）が主催する「2024 国際太極日」祝典に出席し、主賓を務めました。このイベントの詳細な記録は、『グローバル連動：2024 国際太極日』に完全に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その日、香港の黄大仙広場は人で溢れ、赤い旗がはためき、太鼓の音が響いていました。特首の李家超氏がビデオメッセージを通じて、太極拳はすべての年齢層に適した運動であり、香港の人々がいつでもどこでも心身を鍛えるための最良の選択であると強調しました。750人の太極拳の師生が広場に集まり、「世界同時三分間太極操」を一緒に演じました。私は舞台に招待され、単盈宗師や他の太極拳の代表と共に、この言語や国境を越えた文化の表現を完成させました。舞台の上で太極拳を練習していると、周囲の空気が特に安定し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すべての呼吸、すべての動作が太極拳の核心精神である「中和、安定、流動、円融」を響かせ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した。

現場には多くの経験豊富な太極の師匠たちが次々と登場し、香港の徐細英師匠なども含まれています。私も招待されてステージに上がり、最も素朴で純粋な動作で太極の内涵を観客に示しました。約7分間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は、観客から高く評価されました。さらに嬉しいことに、このイベントは香港の主流メディアシステムからの集団反応を得ており、香港無線テレビ（TVB）、鳳凰衛視、星島日報、大公報など数十のメディアがインタビュー、写真ライブ、ビデオニュース、特集コラムを報道しました。

今回のイベントには、香港の地元から750人の太極師生が参加するだけでなく、アメリカ、カナダ、オーストラリアなど多くの国から太極代表団も駆けつけまし

た。オーストラリアからの代表として、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の名前がステージに、公式報道に登場するのを見て、北米の仲間や香港の先輩たちと同じ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で盛大なイベントに参加できることを嬉しく思います。この地域や文化を超えた太極の連携は、単なる身体の動きの共鳴だけでなく、心と理念の共振でもあります。

この事件の構造的意義について、私は「初の国際太極拳の日の構造的意義」(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で体系的に説明しました。この記事は「金鳳独立」の勢いと朝焼けが自然に形成する鳳凰のイメージを切り口に、身体は孤立して存在するのではなく、天地環境とリアルタイムで相互作用し、構造的共鳴を形成する動的システムであることを提起しています。国際太極拳の日は、単なるグローバルな文化イベントではなく、身体を入り口として、構造、認知、文明の関係を再理解する重要なノードでもあります。

五、学術記録: 《時代の飛躍 The Epochal Transition》とグローバル学術インフラストラクチャ

私が行っていることは、単なる継承にとどまらず、記録することにあります。2005 年から、私は独立して『時代の飛躍』電子月刊 (ISSN 3083-5178) を創設し、執筆し、編集しています。これは 10 言語で同時発行されており、中国語、英語、フランス語、スペイン語、日本語、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ポルトガル語、ロシア語、韓国語を含んでいます。母国語と第二言語の使用者を基に統計すると、これらの言語は合計で世界の約 60% から 65% の人口をカバーしています。

この刊行物は随感的な執筆ではなく、構造化された知識のアウトプットです。1992 年以降に私が実証してきた跨領域の実践を体系的に記録しており、科学技術、多次元 AI システム設計、武道、哲学、教育およ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など、複数の分野を網羅しています。すべての論述は、私が独自に構築し長期間運用している実際の跨領域知識操作システムに根ざしており、「実証優先、構造は叙述に先行する」という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ます。

重要なことに、この刊行物は複数の国際的な権威ある学術リンクによって永久にアーカイブされています: それは、世界最大の図書館共同目録 WorldCat (16,000 以上の国立および大学図書館のメンバー機関があり、100 以上の国と地域をカバー) に登録され、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 TROVE に永久保存され、さらに欧州原子核研究機構 (CERN) が運営する Zenodo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通じて DataCite DOI (50 以上の文献) を取得し、OpenAIRE や ORCID などの国際的な学術基盤を通じて公開アクセス可能な学術記録の座標を確立しました。私の ORCID は: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です。

これは、太極拳の伝承内容が、世界中で検索可能で、長期保存され、学術的に引用される方法で、世界の知識基盤に入ったことを意味します。師匠たちの口伝えと心伝えは、時間の経過によって消散することのない存在形式としてコード化されました。これは伝承の代替ではなく、伝承の強化です。

六、二つの論理: 伝承体系と学院体系の本質的な違い

太極拳が大学の学部体系に入ることは、本質的に「エンコード変換」の一種です。伝承体系は人を媒介とし、師弟関係と身体体験を強調します。多くのことは言葉では説明できず、書き表すこともできません。日々の立ち桩、推手、修正を通じて、身体が自ら「知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ます。学院体系はカリキュラムを媒介とし、教育可能性、再現性、評価メカニズムを強調し、内容を教えられる、評価できる知識モジュールに分解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大学本科体系の確立は、太極拳が非遺産プロジェクトから規範化、学問化された人材育成への転換を示しています。その育成目標は「文化を理解し、教育ができ、健康を促進し、普及できる」複合型人材と明確に定められており、これは伝統的な師弟制度の口伝心授、長期的な追従、功力の検証とは鮮やかな対比を成しています。学院体系の利点は、標準化されたカリキュラム、理論体系の構築、大規模な普及、そして資源の支援にあります。

しかしこの過程において、太極拳は必然的に再コーディングされることになる：動作は標準化され、理論は帰納化され、教育はプロセス化される。この変換自体には良し悪しはないが、それは根本的な問題をもたらす：ある人が大学を卒業して単位を取得したとき、彼が得たのは「太極拳の知識」なのか、それとも「太極拳の能力」なのか？ 学歴システムは学習過程の完了を証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身体構造が本当に確立されたかどうかを直接証明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話せることはできても、実行できることにはならず、動作が標準化されていても構造が正しいとは限らず、理論が完全であっても功夫が成立するとは限らない。

七、検査基準：「閉眼丹体独立」と身体実証

長期の訓練と多脈融合に基づく実証経験をもとに、私は自己検証のための功法体系を徐々に形成しました。その中で最も基本的な検証基準の一つを、私は「閉眼丹体独立」と呼んでいます。

方法はとても簡単です：目を閉じて、片足で立ちます。視覚が遮断され、外部の参照が切断されたとき、身体は依然として中枢によって安定して制御さ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でしょうか？ もしできない場合、構造はまだ成立してい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います；もしできる場合、内なる道が統一され始め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ます。私が『丹体練功ログ』に記録したように、この検証は75分間の状態で安定を保つことができ、身体は初期のわずかな揺れから徐々に深い構造の安定に入っていく、心拍数は80-100回/分の安静範囲を維持し、呼吸リズムは1分間に4-6回に低下します。

この方法の意義は形式そのものにあるのではなく、太極拳が本当に身体に入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を判断する基準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あります。これは動作のレベルにとどまるのではなく。この基準は大学の講義で教えたり話したり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が、学生が「通過」するのを助け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これを行えるのは伝承者だけです——手取り足取り修正し、一言一句指摘し、無数の「違う、もう一度」の繰り返しの中で、学生自身がその「正しい」感覚を見つけることを助けます。

これが継承者の不可替代性です。大学は理論を理解する教師や競技ができる学生を育成できますが、「生きた継承者」を育て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本当の継承

は、教案の中にはなく、手と手が触れ合うたびに、師匠の「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て、この力加減は違う」という指摘の中に、そして推手の後に師弟が言葉を交わさずとも心で通じ合う默契の中にあります。

太極拳の実戦性は、決して力任せではなく、「構造」と「リズム」の接続によって成り立っています。私が『太極は実戦できるのか?』で述べたように、太極拳は戦わないのではなく、戦う必要がないのです。平和な時代における真の「実戦性」は、他人を打ち負かすことではなく、自分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ことです。試合に勝つことは容易ですが、一生を勝ち抜くことは難しい。そして太極は、後者を練習するのです。

八、関係の再評価: 競争、分業、それとも共生?

では、継承者と学院体系の間には一体どのような関係があるのでしょうか? 私はそれは競争ではなく、代替でもなく、分業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学院体系は普及、教育、基礎的な認識の機能を担い、より多くの人々が太極拳に触れる機会を提供します。一方、継承体系は深さと構造の継続を担い、標準化が難しい核心的な内容が伝播の中で希薄化しないようにします。

より深いレベルでは、双方は私が「知と在」と呼ぶ共生関係を形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大学は「知」を教授します——体系的で、科学的で、再現可能な知識体系です。私たちが継承するのは「在」——生きている、流動的で、体温と呼吸を持った身体記憶です。大学の専門は普及的な教育、健康応用、文化的パッケージにより重点を置いています。一方、私たちの民間の正脈伝承者は、太極を「体

道」としての学問の核心——陰陽の弁証、力の体得、桩功の内修、推手の実戦と哲学の深さを守っています。

歴史上の孫禄堂が形意、八卦、太極を融合させて一派を成したように、現代の継承者も正脈の基盤を守る前提のもとで「引き続き語り」、時代に適応した活きた体系を発展させるべきである。大学の卒業生は、私たちのような継承者に技術を深めるために来ることができる; 私たち継承者は、大学に入り、客員、顧問、または共同プロジェクトの指導者として、正統な内涵に活力を注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れは想像ではなく、実際に起こっている現実であり、私はこのモデルを実践しています。私は型にはまることを気にせず、自分の身体が最終的に「自分で走り出せる」かどうかだけを気にしています。そして、私の『時代の飛躍』が世界中の学術基盤に永久保存されるという事実自体が、民間の伝承と学術体系の間には単に平行するだけでなく、交わることもでき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ます。

九、標準の争い: 未来は誰が太極拳を定義するのか?

本当に直面すべき問題は、誰がより高いかではなく、未来の太極拳の基準を誰が定義するかです。もし未来の評価体系が学歴、論文、または競技成績のみを重視するなら、太極拳は徐々に可視化され、定量化される方向に傾くでしょう。そして、長期的な体験に依存し、外化しにくい部分は、周縁化され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しかし、知識の習得、指導能力、身体構造の三つのレベルを区別するような多次元的な判断基準を確立できれば、異なる道を歩む人々は、それぞれの分野で

正しく理解さ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私にとって、この変化は挑戦ではなく、機会です。私の多脈正宗の交わりの背景、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の長期的な実践、そして学術的な記録を通じて、大学のシステムに正統な意味と海外の視点を注入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将来的には、もっと多くの伝統の継承者が客員、顧問、または共同プロジェクトの形で学院の建設に参加し、同時に学院の卒業生も積極的に正脈の師匠を探し、修行を深めて「学院が基盤を築き、師弟が技を磨く」という良性の循環を形成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

十、結語：根は身体にあり、制度にはない

結局として、太極拳が大学に進出することについて、私は「食い扶持を奪い合う」出来事ではなく、「ケーキを分け合う」機会だと見ています。しかし、このケーキをどう分けるかは、私たち伝承者自身にかかっています。もし私たちが「私は正脈だ」という自己陶醉に留まってしまい、積極的に接続し、積極的に発信し、自分の経験を伝播可能で保存可能、引用可能な知識構造に変えようとしなければ、周縁化されるのはほぼ必然です。逆に、もし私たちが立ち上がり、数十年の体得を体系化し、自分の伝承の流れのエッセンスをより広い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に示すことができれば、学院体系は私たちのスペースを圧迫するどころか、むしろ私たちにより大きな舞台を提供してくれるでしょう。

私が求めているのは、肩書きではなく、一種の認識です：私たち民間から出てきた継承者が、生きた文化の主体であり、博物館の展示品ではないことを確認する

こと；私たち山の上の功夫が、尊重され、継承され、記録され、より大きな体系の中で機能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確認すること、標準化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るのではなく；身体の中の功夫と教室の知識が、矛盾なく並行して存在し、それぞれの美しさを持つことを確認することです。

太極拳は大学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カリキュラム化、標準化されることも可能ですが、最終的にそれが成立するかどうかは、最も単純な基準に依存します——すべての外的条件が取り除かれた後、身体が依然として自律的に運動し、統一を保つ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この基準は、どの制度にも属さず、どの体系にも依存しません。それは太極拳自体に属しています。本当の境界は、決して制度の中にはなく、身体の中にあります。

私は 2003 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を設立し、正式な師承体系に入る前から、後の継承過程で既存の実践と正脈体系を照らし合わせて修正を行い、シドニーの海辺で長期的な実証訓練を続けてきました。数十年にわたる立禅と修練により、私は太極拳の核心は表現にあるのではなく、身体構造が成立し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あることをより明確に理解しました。私は陳氏太極拳第 12 代、呉式太極拳第 6 代、車氏形意拳第 9 代の正脈継承を受け継ぎ、異国の環境の中でこの根脈を守り続け、多言語出版を通じて、関連する歴史や理法が複数のグローバルな学術基盤に長期的に記録され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長期の実証において、私は学んだ多脈太極と形意の訓練経路を段階的に融合させ、異なる体系の構造経験を統一し、全体的な身体を中心とした安定した経路に収束させました。そして「丹体太極」を

この方向の仮称として用い、身体構造を本体とし、門派の境界を超えた実践体系を表現します。この命名は個人の実践経路の段階的な総括に過ぎず、既存の伝承体系の代替や分立を構成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はこの記事を書くのは、名分を定義するためではなく、この時代の節目に基づいて、伝承体系と学院体系の関係について現実的な判断を下すためです。大学が担うのは知識の整理と普及であり、伝承体系が維持するのは身体構造の確立と継続です。両者は対立するものではなく、異なるレベルでそれぞれの機能を果たしています。伝承者にとって重要なのは、位置に対する不安ではなく、実践、整理、表現を通じて、自身の道筋が新しい体系環境の中で有効性と伝達性を保てるかどうかです。

太極拳が大学制度に組み込まれた後、その未来はもはやどのように教えられるかによって決まるのではなく、いかなる外的依存もなく、身体そのものを一体として成立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人がなお存在す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決まる。

私はいかなる大学制度にも属しておらず、また特定の機関にも依存していない。私の歩みは、長期にわたる身体的実証と正統な伝承に基づいている。三十三年にわたる継続的な修練と四つの正統系譜の継承、さらに多言語体系を通じて世界の学術基盤へと組み込まれた構造化記録が、この実践の基盤を成している。大学制度は理論的理解と教育能力を体系的に育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身体構造を核心とする伝承の道においては、その形成はいまだ長期的な実証と個人の完成に依存しており、この部分は現時点においても標準化して再現することが困難である。

著者紹介：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陳氏太極拳第十二代、吳氏太極拳第六代、車氏形意拳第九代正脈継承者、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の創設者兼会長、オーストラリア趙氏形意太極拳協会の会長兼オーストラリアの門人、『時代の飛躍』電子月刊（ISSN 3083-5178）の独立創設者、編集長および多言語出版者。その学術成果は WorldCat、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 TROVE、CERN Zenodo、DataCite DOI、OpenAIRE および ORCID などの国際学術基盤に永久保存されています。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日本語のキーワード：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太極拳の大学進出；継承体系；学院体系；正脈継承；経梧太極；単穎；林文輝；陳氏太極拳；吳式太極拳；車氏形意拳；超宏大；構造統合；閉眼丹体独立；身体実証；時代の飛躍；国際太極の日；丹体の本源；無根歩；極限武学；多言語学術出版；WorldCat；Zenodo；TROVE；無形文化遺産の継承；師弟制度；標準化と体験

付録参考文献:

[グローバル連動]2024 国際太極の日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初の国際太極拳の日の構造的意義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身体は宇宙である: 丹体本源の生命構造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太極の泰斗李経梧小伝 - 陳呉太極近代簡史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武学]私の太極の師匠、単穎宗師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武学]2013 年、陳家溝太極のルーツ探しの旅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武学]太極の伝承 精髓は永遠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武学]太極拳の正名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武学]太極は実戦で使えるのか?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極限武学]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丹体練功ロ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武学]太極を練習する十の意義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武学]太極は実戦で使えるのか?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閉眼丹体独立 75 分間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تقييم إعادة: الجامعات نظام يدخل تشي تاي الكلية ونظام الورثة بين العلاقة

JEFFI CHAO HUI WU تشاو هوي وو :المؤلف

ملخص

المتعلقة القضايا تحليل هيكلي منظور من المقالة هذه تتناول عند الجامعي التعليم ونظام التراث بين العلاقة بناء بإعادة الطرق عكس على الجامعي النظام إلى تشي تاي دخول تجاربي إلى الدراسة هذه تستند، الأدبيات لمراجعة التقليدية حيث، الصحيحة والتقاليد الممارسة في الطويلة الشخصي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معرفة مجالات في النظامين بين الفروق تلخص تم عندما 2026 عام في التحول نقطة مع وبالاقتراح. والتقييم العلاقة المقالة تقترح، الجامعي التعليم في تشي تاي إدخال العمل تقسيم حيث من "الأكاديمية نظام" و "التراث نظام" بين على الموحد التعليمي النظام تأثير المقالة تستكشف. والتعايش التدريب وطرق، التراث سلسلة خلال من الجسدية المهارات ضرورة على وتؤكد، الدولي الانتشار وممارسات، التجريبية "الجسدي الهيكل" و "المعرفة نظام" - مزدوجة معايير وجود المستقبل في تشي تاي تطوير في.

لوريت معقد وعي: العقد لحظة، أولاً

التاي أن الصينية التعليم وزارة أعلنت، 2026 أبريل 28 في عندما. الصين في الجامعي التعليم نظام رسمياً دخل قد تشي بكثير تعقيداً أكثر الداخلية مشاعري كانت، الأخبار وصلت جسدي من.

حراسة. الحراسة: واحداً شيئاً أفعل كنت، عقود مدى على التقاليد وحراسة، صباحاً الخامسة الساعة في البحر شاطئ لشكل القتال وفنون، وو و تشن لعائلتي تشي تاي من الأربعة من بكلمة كلمة المعلمون نقلها التي القوانين وحراسة، تشه المناهج في كتابتها يمكن لا التي الأشياء تلك وحراسة، القلب اليوم. الجسد خلال من فهمها فقط يمكن والتي، الدراسية يصفق من هناك. الجامعات من جزءاً تشي تاي سيصبح من وهناك الأبواب؛ دخلت أخيراً القتال فنون إن قائلاً، فرحاً غير طريقاً "الشعبي التراث يصبح أن من قلقاً، يصمت معقد بشعور اللحظة تلك في شعرت فقد، أنا أما. "به معترف اليقظة من.

تاي دخلت عندما. الجامعة نظام خارج يقف شخصاً لست - الأشياء لتراكم كافٍ وقت هناك يكون لا قد، الجامعة تشي متعددة عملية وتجارب، السنين لعشرات تمتد جسدية ذاكرة المشكلة. أيضاً لدي - الثقافات عبر نقل وممارسات، الثقافات

يتحمل من" في بل، "الأعلى هو من" في ليست الحقيقية "ماذا مسؤولية".

الرئيسية خطوط الأربعة تقاطع ورثة: الهوية أساس، ثانياً

عام منذ. المناسب غير العناد من نوع كأنه يبدو، إرثي مسار منهجي بشكل الداخلية القتال فنون ممارسة في بدأت، 1992 بل، الشهادات أجل من ولا، المنافسة أجل من ذلك يكن لم يمكن هل: للغاية أساسي سؤال على الإجابة أجل من كان سنوات قضيت، السؤال هذا كلماته؟ يسمع أن حقاً للجسد، سيدني شاطئ على فجر كل في، عليه الإجابة في عديدة، شيئاً شيئاً.

إلى رسمياً الانضمام بشرف حظيت، 2024 أكتوبر في لي سلالة من مباشر تلميذاً لأصبح، بينغ دان المعلم مدرسة ولي، وو جينغ لي مباشر تلميذ هو بينغ دان المعلم. وو جينغ الجيل هو كوه فا وتشين، كوه فا تشين تلميذ هو وو جينغ هذه التوارث سلسلة. تشي تاي في تشين عائلة من التاسع ولي، وو جينغ لي إلى نقل كوه فا تشين: للنتبع وقابلة واضحة تاريخ حول. إلي نقل بينغ ودان، بينغ دان إلى نقل وو جينغ قصيرة سيرة" كتابي في مفصل بتوثيق قمت، التوارث هذا لتاي حديث تاريخ - تشي تاي عملاق، وو جينغ لي عن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وو تشين تشي

شهادة نشر تم حيث، (10.5281/zenodo.18529314)، عام في بينغ دان إلى شخصياً وو جينغ لي وقعها التي التلمذة المدرسة توارث على أثري كدليل، مرة لأول 1989.



左起：巫朝晖、单雄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雄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巫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某某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وينهوي لين المعلم وتوصية إلهام وبفضل، الوقت نفس في تشنجاغو إلى بعيداً السفر من 2013 عام في تمكنت شيان وانغ المعلم مع تشن تشي تاي لدراسة خنان مقاطعة الجيل وهو، تشنجاغو في عملاقة الأربعة أحد هو شيان وانغ

يد على وتعلم، تشي تاي في تشن عائلة من عشر التاسع
البحث رحلة كانت تشاوباو وتشن تشاوكوي تشن المعلمين
مهمة تجربة 2013 عام تشنجاغو في تشي تاي جذور عن
التجربة تلك تزال ولا، قتالية فنون كطالب مسيرتي في
اليوم حتى ذهني في حاضرة

على وي هونغ تشاو للمعلم ممتن أنا، تشوان بي شي فرع في
التلميذ هو وي هونغ تشاو المعلم بي واعترافه الدقيق تعليمه
القوة ملك" بلقب المعروف، لينغ تشون لي للمعلم المباشر
مدرسة ورئيس مؤسس وهو، "الصين شرق شمال في الإلهية
تشاو المعلم قام، 2024 عام في تشي تاي بي شي تشاو
مشترك تقييم وبعد، له مباشر كتلميذ بتعيني رسميًا وي هونغ
وين لين المعلم الأكبر والأخ وي هونغ تشاو المعلم قبل من
على الاتفاق تم، (كونغ هونغ في تشوان بي شي رئيس) هوي
جمعية ورئيس، أستراليا في تشوان بي شي كرئيس تعييني
أصبحت، ثم ومن أستراليا في تشوان بي شي تشاو
تشي تشي عائلة من تشوان بي شي التاسع المباشر التلميذ
بي تشي المعلم إلى تتبعها يمكن السلالة وهذه، (تشاي بي
كتاب في كامل بشكل وراثتي تسلسل تقديم تم لقد نفسه تشاي
الصور ذلك في بما، "الأبدي الجوهر، تشي تاي وراثته"
هو وين لين والمعلم، بينغ شان المعلم مع المشتركة
التلمذة وشهادات، وي هونغ تشاو والمعلم



左起：林文輝、王哲宏、葛朝輝 (2007年)

[图 3/3]

الأربعة للخطوط المتقاطع الوريث رسميًا أصبحت، هنا إلى
الجيل، تشن تشي تاي من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جيل: الرئيسية
تشه بي شينغ من التاسع والجيل، وو تشي تاي من السادس
لجمعية الفخري المستشار منصب شغلت، 2001 عام منذ
في تسميتها أعيد التي) كونغ هونغ في تشي تاي كونغ تشي
الهويات هذه ("الدولية تشي تاي أكاديمية" إلى 2022 عام
فيه مشيت الذي الواقعي المسار هي بل، تسميات مجرد ليست
بخطوة خطوة

؟"التداخل" إلى فنون عدة تعلم سيؤدي هل، أحدهم سألني
أقل يصبح المصدر فإن، موحد الهيكل أن طالما هي إجابتي
تعلمتها التي الأساليب عدد في ليس الحقيقي الاندماج أهمية
مختلفة فئات من القوة منطق دمج على جسدي قدرة في بل
هي بل، شعارات مجرد ليست هذه واحد مستقر هيكل في
صباحًا الخامسة في الشاطئ على الوقوف بعد حقيقية تجربة
خمس حوالي الحرارة درجة تكون، سيدني شتاء في يوم كل
مبلاً أكون، الوقوف من الانتهاء وبعد، الشاطئ على درجات
يكذب لا الجسم بالكامل

نظام تشي والتاي للكيغونغ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ا أكاديمية، ثالثاً
الهيكل التحقق على يركز ممارسة

تجمع التي الدولية المدينة هذه، سيدني في، 2024 يونيو في
الأكاديمية أسست، والغربية الشرقية الحضارتين بين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توسيع مجرد ليست المنصة هذه ولادة إن رئاستها وتوليت
،والعافية للصحة استكشاف مجرد ولا، القتال فنون مجال في
للتقافة الحضاري التعبير تنشيط لإعادة وسيلة أيضاً هي بل
الجسدية الممارسات خلال من العالمي المسرح على الصينية



左起：葛朝輝、林文輝 (王西安嫡传弟子)、王哲宏 (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طبيعي امتداد هو بل، نزوة مجرد ليس الأكاديمية تأسيس في أوضحت كما. عامًا ثلاثين من لأكثر تمتد عملية لتجربة تشي والتاي للكيغونغ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ا أكاديمية" دراسية ممارسة لنظام وتكامل مؤسسي توثيق: (الآن حتى-2024)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الأكاديمية هذه فإن، وقابلة، مستمرة، حقيقية جسدية لممارسة مستقل نظام هي الممارسة تاريخ بين تميز إنها. الخارج قبل من للتحقق أن وتوضح، الزمن حيث من التنظيمي النظام وتاريخ الفردية عام هي تنظيمي كيان للأكاديمية المؤسسية البداية نقطة سنوات من مستمدة وأساليبها معرفتها أن توضح كما، 2024 والتدريس المستمرة الممارسة من.

على، ككل ودون صارم بشكل التدريب أمارس شخصياً أنا الساعة في يومياً أستيقظ، الماضية السبع السنوات مدى إلى لأذهب، الجوية الظروف كانت مهما، صباحاً 4:45 هذه. الشمس تشرق حتى التمارين لممارسة سيدني شاطئ الذي الصباح برد في القوة إرادتي أصقل جعلتني المثابرة تمرين فيها أنهى مرة كل وفي، درجات خمس إلى يصل كل. أبداً أراجع لم لكنني، تماماً مبللاً أكون الحصان وضع وجعل، تشي التاي ممارسة في قوية قاعدة لي أسس هذا على الاطلاع يمكن. متزايد بشكل يتعمق تشي للتاي فهمي تدريب سجل" في التدريبي النظام لهذا التفصيلي السجل "القصوى القتال فنون لتجربة شخصي سجل: الداني الجسم يسجل حيث،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مجموعة، رئيسي زمني خط مع، منهجي بشكل الوثيقة هذا، تشي التاي سيف، الوقوف تشمل التي التدريب مراحل من وسبعين خمسة لمدة العينين مغلقة واحدة ساق على الوقوف إلى بالإضافة، والتكامل والتنظيم، الجذور عدم وضع، دقيقة معدل مثل ذكية أجهزة بواسطة جمعها تم للتحقق قابلة بيانات والمعايير، الوقت ومدة، التنفس وتردد، القلب ضربات جميع من ومغلقاً متكامل عملياً نموذجاً يشكل مما، البيئية الجوانب.

المترجم النص:

"الدان جسم مصدر" أمارسه الذي والعقلي الجسدي النظام نظام وهو، دانتيان هو كله الجسم: أساسية فكرة على يعتمد والبحر والأرض السماء مع باستمرار يتبادل مفتوح كتاب في منهجي بشكل الفكرة هذه توضيح تم. والفضاء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الدان جسم لمصدر الحياة هيكل: الكون هو الجسد" وضعية خلال من. إغلاق مع واحدة ساق على والوقوف، المنخفض الحصان، بالسيف تشي تاي وفنون، (الدان جسم 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ينين من العديد سجلت، "جذور بدون" الفريدة المشي وطريقة على الوقوف - الفسيولوجي المستوى على العميقة التغيرات

،دقيقة وسبعين خمسة لمدة العينين إغلاق مع واحدة ساق وتحمل، تعب دون ساعات خمس لمدة جذور بدون والمشى الانعكاسات من العديد إلى بالإضافة، للبرد الخفيفة الملابس من الشيب: طبيياً "للعكس قابلة غير" تعتبر التي الجسدية الطبيعي والتعافي، الصفراء البقعة وتغيرات، الثالثة الدرجة، والصور، البيانات هذه جميع. الرسغي النفق متلازمة من مستقل بشكل أرشفتها تم الطبية والتقارير، الفيديو ومقاطع للقاء متاحة لتكون، DOI برقم Zenodo منصة على منها للتحقق.

"الصينية الجسدية الثقافة إحياء" لجهودها الأكاديمية تكرر وراء الانجراف أو، أكاديمية تسميات وراء السعي دون السؤال اكتشاف لإعادة تسعى بل، العصرية الاتجاهات، "والأرض السماء بين الإنسان يوجد كيف" الجوهري في نسي الذي "والعقل الجسد بين الوحدة طريق" واستعادة ليس الحقيقي تشي التاي أن نؤمن نحن. الصينية الثقافة إدراك وهو، "النفس لتمرين" هو بل، "للآخرين لإظهار" أكدت كما. الحدود عبر الحضارة ويوقظ، اللغة يتجاوز ثقافي للتاي يمكن هل" و "تشي التاي اسم تصحيح" كتابي في مراراً تشي للتاي النهائي الهدف: "القتال؟ في فعلاً يكون أن تشي مواجهة في الهدوء" هو بل، الآخرين على الفوز ليس ومتحرك، كالجبل ثابت" و، "برشاقة التعامل" و، "التغيرات".

في بما، المشهورين الأساتذة من العديد من دعماً المعهد تلقى تشي جون بي السيد: والمستشارين الفخري الرئيس ذلك أكاديمية رئيس، (كونغ هونغ في القدم كرة اتحاد رئيس) السيد، بينغ شان المعلم، هوي وين لين المعلم تشي التاي الحكم، جيا يوان ليو "المراوغة فن" وراثه يوان رن هونغ والثلاثين السادس الجبل رئيس، جين تيان لي السيد الوطني يان شي المعلم، بين سوي ليو السيد تشنغ تشينغ مدرسة من الروسي الرئيس لاينة النفس عن الدفاع فنون مدرب) كانغ المعلم، (شاولين لرهبان السابقين المدربين ورئيس، بوتين في والثلاثين الثاني الجبل من المتحول التلميذ) زيه شينغ شي نيويورك أكاديمية في أكاديمي) شين يو الأستاذ، (شاولين التفاصيل من لمزيد. وي هونغ تشاو والمعلم، (للعلم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المجتمع من تنتقل هيكلية نقطة: الدولي تشي تاي يوم، الرابع العالم إلى

رئيساً بصفتي. أبداً أنساه لن يوماً كان، 2024 أكتوبر 12 في دعوتي تم، تشي والتاي للكيغونغ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ا أكاديمية نظمتها الذي "2024 الدولي تشي التاي يوم" احتفال لحضور

منصب شغلت وقد، (كونغ هونغ) الدولية تشي التاي أكاديمية في الحدث لهذا مفصل تسجيل تقديم تم. الرئيسي الضيف "2024 الدولي تشي التاي يوم: العالمي التواصل".

كونغ هونغ في سين تاي وانغ ساحة كانت، اليوم ذلك في. تدوي والأبواق، ترفرف الحمراء والأعلام، بالناس مليئة، الفيديو عبر كلمة، التنفيذ الرئيس، تشاو كالي السيد ألقى، الفئات لجميع مناسبة رياضة هو تشي التاي أن على مشدداً وقت أي في الرياضة لممارسة الأفضل الخيار وهو، العمرية معلماً 750 تجمع. كونغ هونغ لسكان بالنسبة مكان وأي التاي تمرين" معاً وأدوا، الساحة في تشي التاي في طالباً دعوتي تم. "دقائق ثلاث لمدة المتزامن العالمي تشي بينغ شان المعلم مع، المسرح على العرض في للمشاركة الثقافي العرض هذا لإكمال، تشي التاي عن آخرين وممثلين المسرح على واقفاً كنت عندما. والحدود اللغة يتجاوز الذي أكثر أصبح حولي من الهواء أن شعرت، تشي التاي أمارس مع تتردد وكأنها كانت حركة وكل، نفس وكل، استقراراً، التدفق،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توازن: تشي للتاي الروحي الجوهر والانسجام.

تشي التاي معلمي من العديد ظهور أيضاً الحدث شهد بينغ شياو شيو كونغ هونغ المعلم ذلك في بما، المخصمين، التمارين لأداء المسرح إلى للصعود أيضاً دعوتي تم وقد الحركات وأصالة بأبسط تشي التاي جوهر قدمت حيث سبع تقارب لمدة العروض استمرت. الحاضر للجمهور هو حماسنا من زاد وما. الجمهور إعجاب نالت وقد، دقائق الإعلام وسائل من جماعية استجابة على حصل الحدث أن كونغ هونغ تلفزيون ذلك في بما، كونغ هونغ في الرئيسية دايلي وصحيفة، ديلي ستار وصحيفة، فينيكس وقناة، (TVB) مقابل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وسائل عشرات أجرت حيث، غلوب، خاصة وتقارير، فيديو وأخبار، حية صوراً وبثت.

من تشي تاي من وطالب معلم 750 فقط تضم لم الفعالية هذه دول من تشي تاي وفود حضور أيضاً شهدت بل، كونغ هونغ ممثلة كوني. وأستراليا وكندا المتحدة الولايات مثل متعددة تاي كيوغونغ أكاديمية اسم رؤية الرائع من كان، أستراليا من في ويظهر، المسرح على يظهر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دولية تشي مع الحدث هذا في أشارك نفسي ورؤية، الرسمية التقارير نفس على كونغ هونغ من وسلفي الشمالية أمريكا من زملائي والثقافات المناطق عبر تشي تاي بين التفاعل هذه. المنصة وفكري روعي تردد أيضاً هو بل، حركي تناغم مجرد ليس.

منهجي شرح بتقديم قمت، الحدث لهذا الهيكل المعنى حول "تشي للتاي الأول الدولي لليوم الهيكل المعنى" مقالتي في المقال يبدأ.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استقلال" من طبعي بشكل تتشكل التي الفينيقي بصورة

موجوداً ليس الجسم أن ويقترح، والفجر "الذهبية العنقاء الوقت في التفاعل يمكنه ديناميكي نظام هو بل، معزول بشكل الدولي اليوم إن. هيكلي تآزر وتشكيل الكون بيئة مع الحقيقي مهمة نقطة هو بل، عالمي ثقافي حدث مجرد ليس تشي للتاي خلال من والحضارة والمعرفة الهيكل بين العلاقة فهم لإعادة الجسم مدخل.

The الزمني الانتقال: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سجلات، خمسة العالم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تحتية والبنية "Epochal Transition منذ. بالتوثيق أيضاً يتعلق بل، الإرث على يقتصر لا أفعله ما "زمنية قفزات" مجلة وحررت وكتبت أنشأت، 2005 عام حيث، مستقل بشكل (ISSN 3083-5178)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إنجليزية، الصينية تشمل، لغات عشر بالتزامن تصدر، البرتغالية، الألمان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يابانية، الإسبانية، الفرنسية الأم باللغة الناطقين لإحصائيات وفقاً. والكورية الروسية إلى 60% حوالي اللغات هذه تغطي، الثانية اللغة ومستخدومي 65% العالم سكان من.

الإخراج من نوع هي بل، عشوائية كتابة ليست المنشورة هذه متعددة الممارسات منهجي بشكل تسجل إنها. المنظم المعرفي تشمل والتي، 1992 عام منذ شخصياً شهدتها التي المجالات متعددة الاصطناعي الذكاء أنظمة وتصميم، التكنولوجيا وغيرها، والاتصال، والتعليم، والفلسفة، القتال وفنون، الأبعاد تشغيل نظام في متجذرة المناقشات جميع. المجالات من مستقل بشكل ببناؤه قمت المجالات متعدد حقيقي معرفي، للتجريب الأولوية" على التأكد مع، طويلة لفترة وأديرته "السرد قبل والبنية".

قبل من دائم بشكل المنشورة هذه أرشفة تم، ذلك من الأهم الفهرس في دخلت لقد: موثوقة دولية أكاديمية روابط عدة يضم الذي) WorldCat العالمية المكتبات لأكثر المشترك من أكثر تغطي، وجامعية وطنية مكتبة 16,000 من أكثر المكتبة قبل من دائم بشكل حفظها وتم، (ومنطقة دولة 100 من DOI على وحصلت، TROVE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منصة خلال من (وثيقة 50 من أكثر) DataCite النوية للأبحاث الأوروبية المنظمة تديرها التي Zenodo متاحة أكاديمية سجلات إنشاء تم نفسه الوقت وفي، (CERN) مثل الدول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تحتية البنية خلال من للجمهور هو بي الخاص ORCID رقم ORCID وOpenAIRE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المعرفة بنية دخل قد تشي التاي تراث محتوى أن يعني هذا على وحفظها، عالمياً عنها البحث يمكن بطريقة العالمية المعلمين تعليم ترميز تم. أكاديمياً واستشهادها،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مرور مع يتلاشى لن الوجود من كشكل والقلبي الشفهي
له تعزيز هي بل، التراث عن بديلاً ليست هذه الوقت

نظام بين الجوهرية الفروق: المنطق من نوعان، السادس
الأكاديمية ونظام الوراثة

جوهره في وهو، الجامعي التعليم نظام تشي تاي دخلت
،كوسيلة الإنسان على الوراثة نظام يعتمد. "ترميز تحويل"
الكثير هناك، الجسدية والتجربة التوجيه سلسلة على ويؤكد
إلا يمكن ولا، كتابتها أو توضيحها يصعب التي الأشياء من
أن، والتصحيح، اليد ودفع، يوم بعد يوماً الوقوف خلال من
المناهج على الأكاديمي النظام يعتمد. بنفسه الجسم يعرف
وآلية، التكرار وقابلية، التعليم قابلية على ويؤكد، كوسيلة
قابلية معرفية وحدات إلى المحتوى تفكيك ويجب، التقييم
والاختبار للتدريس.

تحول على علامة يمثل الجامعي البكالوريوس نظام إنشاء إن
موحد نظام إلى مادي غير تراث مشروع من تشي تاي
مواهب إعداد هو التدريب من الهدف، المواهب لتدريب
وتجيد، التعليم وتستطيع، الثقافة تفهم" التخصصات متعددة
يتناقض وهذا، "المعرفة نشر وتستطيع، الصحية الرعاية
على يعتمد الذي التقليدي والتلميذ المعلم نظام مع حاد بشكل
المهارات من والتحقق، الطويلة والمتابعة، الشفهي التعليم
وبناء، الموحدة المناهج في الأكاديمي النظام مزايا تتمثل
الموارد ودعم، واسع نطاق على والتوعية، النظرية الأنظمة.

سيتم تشي التاي أن المؤكد من، العملية هذه في، ذلك ومع
،النظريات تلخيص ويتم، الحركات توحيد يتم: ترميزه إعادة
حد في سبئية أو جيدة ليست التحويلات هذه، التعليم تنظيم ويتم
ما شخص يكمل عندما: جوهرياً سؤالاً تثير لكنها، ذاتها
عليه يحصل الذي ما، الجامعة من ويتخرج المعتمدة الساعات
يمكن؟ "تشى التاي قدرة" أم "تشى التاي معرفة": بالضبط
يمكنه لا لكنه، التعلم عملية إتمام يثبت أن الشهادات لنظام
القدرة بالفعل إنشاؤها تم قد الجسدية البنية كانت إذا ما إثبات
لا الحركية والمعايير، الفعل على القدرة تعني لا الكلام على
المهارة أن تعني لا الكاملة والنظرية، صحيحة البنية أن تعني
قائمة.

"المستقل والجسد العيني إغلاق": الفحص معايير، سبعة
الجسدية والشهادة

الطويل التدريب عن الناتجة التجريبية الخبرة إلى استناداً
من نظام بتشكيل تدريجياً قمت، القنوت من العديد ودمج
،للاختبار الأساسية المعايير أحد. الذاتي للتحقق الأساليب
"العينين المغلق الدانتى جسم استقلال" أسميه.

واحدة ساق على ووقف، عينيك أعلق: جداً بسيطة الطريقة
لا هل، الخارجية الإشارة قطع ويتم، الرؤية إغلاق يتم عندما

قبل من مستقر بشكل فيه التحكم يتم أن الجسم بإمكان يزال
لم الهيكل أن يعني فهذا، كذلك الأمر يكن لم إذا المركز؟
المسار أن يعني فهذا، كذلك الأمر كان إذا بعد؛ يتشكل
،"دانتى ممارسة يوميات" في سجلت كما يتوحد بدأ الداخلي
لمدة تستمر حالة في مستقرة الاختبار هذه تبقى أن يمكن
طفيفة اهتزازات من الجسم ينتقل حيث، دقيقة وسبعين خمسة
معدل على الحفاظ مع، عميق هيكل استقرار إلى البداية في
في نبضة 100-80 من الراحة نطاق في القلب ضربات
الدقيقة في مرات 4-6 إلى التنفس إيقاع وتنخفض، الدقيقة

تكمّن بل، نفسه الشكل في معنى ذات ليست الطريقة هذه
حقاً تشي التاي دخلت هل: للحكم معياراً تقدم أنها في أهميتها
المعيار هذا. الحركة مستوى عند توقفت أنها أم، الجسم إلى
أن يمكن لا لكنه، الجامعات قاعات في وشرحه تدريسه يمكن
يمكنهم من هم الوراثة فقط. "العبور" على الطلاب يساعد
وفي، بجملة جملة وتوجيه، يدوي تصحيح - بذلك القيام
، "المحاولة أعد، صحيحاً ليس" من له حصر لا تكرار
"الصحيح" الإحساس ذلك بنفسه يجد الطالب جسم يجعلون

تربي أن للجامعة يمكن. للوراثة الاستبدال قابلية عدم هي هذه
لا لكنها، المنافسة يجيدون وطلاباً النظرية يفهمون معلمين
أبدأ تكن لم، الحقيقية الوراثة. "أحياء وراثية" تربي أن تستطيع
كل وفي، اليمين بين لمسة كل في بل، الدروس خطط في
هذه، أخرى مرة الأمر في فكر" يقول عندما المعلم من توجيه
فيها تتبادل التي اللحظات تلك وفي، "صحيحة غير القوة
دون شيء كل تفهم التي الصامتة النظرات والتلميذ المعلم
اليد دفع بعد كلمات

بل، الغاشمة بالقوة ليس، القتال في تشي التاي فعالية تتعلق
هل" كتابي في قلت كما. "الإيقاع" و "الهيكل" بين بالتوافق
ليس تشي التاي: "القتال؟ في فعلاً يكون أن تشي للتاي يمكن
،السلام عصر في. للقتال الحاجة عدم بل، القتال عدم
السيطرة في بل، الآخرين هزيمة في ليست "الحقيقية الفعالية"
الصعب من لكن، مباراة في الفوز السهل من. النفس على
الأخير على يتدرب، تشي والتاي. الحياة في الفوز

تعايش؟ أم العمل تقسيم، تنافس: العلاقات تقييم إعادة، ثمانية

أنها أعتقد الأكاديمية؟ ونظام الوراثة بين العلاقة هي ما، إذن
نظام يتحمل. عمل تقسيم هي بل، بديل ولا، منافسة ليست
يتيح مما، الأساسي والفهم والتعليم التوعية وظيف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بينما تشي؛ التاي على التعرف فرصة الناس من أكبر لعدد
عدم لضمان، والبنية العمق استمرارية الوراثة نظام يتحمل
الانتشار أثناء قياسه يصعب الذي الأساسي المحتوى تخفيف

تعايش علاقة تشكيل للطرفين يمكن، أعمق مستوى على
تدرس الجامعة. "والوجود المعرفة" اسم عليها أطلق

ما للتكرار وقابل، علمي، منهجي معرفي نظام - "المعرفة" تحمل، متدفقة، حية جسدية ذاكرة - "الوجود" هو ورثه التعليم على أكثر الجامعة التخصصات تركيز. التنفس حرارة بينما الثقافة؛ وتغليف، الصحية الرعاية تطبيقات، الشامل كعلم تشي التاي جوهر نحوي، الشعبي التراث ورثة، نحن ممارسة، القوة إدراك، واليانغ الين جدل - "الجسد طريق" الفلسفة وعمق، العملي القتال، الثبات.

والبا، والمعنى الشكل دمج قد التاريخ في تانغ لو سون أن كما ورثة على يجب، به خاصة مدرسة ليشكل تشي والتاي، غوا على الحفاظ مع "الحديث يواصلوا" أن أيضاً الحديث العصر مع يتناسب حي نظام وتطور، الصحيحة الجذرية الأسس الورثة نحن إلينا يأتوا أن الجامعات لخريجي يمكن. العصر الجامعات ندخل أن الورثة نحن ويمكننا المهارات؛ لتعميق، مشتركة مشاريع على مشرفين أو مستشارين أو كزوار التقليدية المعاني في جديدة حياة لنضج.

في بدأت لقد، الآن يحدث واقع هو بل، خيالاً ليس هذا إذا ما هو يهمني ما، الروتين يهمني لا. النموذج هذا ممارسة أرشفة وإن. النهاية في "بمفرده يجري" أن يمكن جسدي ك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تحتية البنية في "العصر قفزة" كتابي ليسا الأكاديمي والنظام الشعبي التراث أن يوضح، دأب بشكل أيضاً يتقاطعون أن يمكن بل، متوازيين فقط.

تشي؟ التاي مستقبل سيحدد من: المعايير صراع، تسعة

الأعلى هو من ليست مواجهتها يجب التي الحقيقية المشكلة كان إذا. المستقبل في تشي تاي معايير سيحدد الذي من بل الشهادات على فقط يعتمد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تقييم نظام تشي تاي فإن، المسابقات نتائج أو، والأبحاث، الأكاديمية بينما، والقياس للعرض القابل الاتجاه نحو تدريجياً سيتجه يصعب والتي الطويلة التجربة على تعتمد التي الأجزاء تقييم معايير إنشاء من تمكنا إذا ولكن. تُهمش قد عنها التعبير وقدرة، المعرفة إتقان بين التمييز مثل،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طرقاً يسلكون الذين الأشخاص فإن، الجسم وبنية، التدريس الخاصة مجالاتهم في صحيح بشكل يفهموا أن يمكن مختلفة.

هو بل، تحدياً ليس التغيير هذا فإن، شخصياً لي بالنسبة في الطويلة والممارسة، الثقافات المتعددة خلفيتي إن فرصة أن يمكن، المجالات خلال من الأكاديمي والتوثيق، أستراليا النظام إلى خارجية نظر ووجهات تقليدية معاني تضيف التقاليد ورثة من المزيد أرى أن أمل،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جامعي، الزائرين مثل أشكال خلال من الأكاديمية بناء في يشاركون لخريجي يمكن بينما، المشتركة المشاريع أو، المستشارين التقليديين معلمهم عن بنشاط يبحثوا أن أيضاً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من إيجابية دورة بشكل مما، ممارستهم لتعميق

يتقنون الذين والتلميذ والمعلم، القاعدة تؤسس التي "المهارات".

النظام في لا، الجسم في الجذور: الخاتمة، عشر

أراه ما، الجامعات إلى تشي تاي تدخل عندما، النهاية في "الكعكة لتقسيم" فرصة هو بل، "الوظائف يأخذ" حدثاً ليس إذا. أنفسنا ورتتنا على تعتمد الكعكة هذه تقسيم كيفية لكن النشوة من حالة في "الصحيحة السلالة أنا" عند فقط توقعنا ولم، أفكارنا نخرج ولم، نشط بشكل نتواصل ولم، الذاتية والحفظ للنشر قابلة معرفية هياكل إلى تجاربنا نحول ناحية من. حتمي شبه سيكون التهميش فإن، والاستشهاد مدى على تجاربنا وننظم، نخرج أن استطعنا إذا، أخرى منصة على وراثتنا سلسلة جوهر ونقدم، نظام في عقود بل، مساحتنا على يضغط لن الأكاديمي النظام فإن، أوسع أكبر مسرحاً لنا سيوفر.

نحن أن تأكيد: الاعتراف من نوع هو بل، لقباً ليس أريده ما ثقافي موضوع هم، المجتمع من خرجوا الذين الثقافة ورثة فنوننا أن تأكيد المتحف؛ في معروضات مجرد وليس، حي، والتوثيق، والتوارث، الاحترام إلى تحتاج الجبلية القتالية تُستبدل أن وليس، دوراً للتعلم أكبر نظام في وإدراجها، الجسم في القتالية الفنون أن تأكيد القياسي؛ بالتوحيد دون تتوازي أن يمكن، الدراسية الفصول في والمعرفة الخاص جماله يبرز منها كل، تناقض.

في تُدرج أن ويمكن، الجامعة تشي تاي تدخل أن يمكن في قائمة ستنظر كانت إذا ما لكن، كميّار وتُعمد المناهج جميع تزال عندما - جداً بسيط معيار على فقط يعتمد النهاية الحركة على قادراً الجسم يزال لا هل، الخارجية الظروف إلى ينتمي لا المعيار هذا. الوحدة على والحفاظ مستقل بشكل تشي تاي إلى ينتمي بل، هيكل أي على يعتمد ولا، نظام أي كانت بل، النظام داخل أبداً تكن لم، الحقيقية الحدود نفسها الجسم داخل.

أستراليا في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دولية تشي تاي أكاديمية" أسست لقد خلال. التوجيه نظام في الرسمي الدخول قبل 2003 عام وتصحيح بمقارنة تدريجياً قمت، اللاحقة التوريت عملية في واستمرت، الصحيح الجذور نظام مع القائمة الممارسات جعلتني لقد. سيدني شاطئ على الأمد الطويل العملي التدريب التاي جوهر أن بوضوح أرى والتدريب الوقوف من عقود الجسم بنية كانت إذا ما في بل، التعبير في يكمن لا تشي من أجنبية بيئة في الجذر هذا على الحفاظ أوصل قائمة تاي من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جيل من الصحيحة الجذور وراثته خلال التاسع والجيل، وو تشي تاي من السادس والجيل، تشي تشي إدخال تم، لغات بعدة النشر خلال ومن، بي شينغ تشي من التحتية البنى من العديد في الصلة ذات والنظريات التاريخ الطويل المدى على للتسجيل العالم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تدريجي دمج خلال من قمت، الأمد طويلة دراسة في على والتدريب المسارات متعددة تشي التاي لممارسات وتركزت، مختلفة أنظمة من الهيكلية الخبرات بتوحيد، الشكل هذا وسميت، ككل الجسم حول يتمحور مستقر مسار على نظام لوصف، "الدان جسم تشي تاي" ب مؤقتاً الاتجاه المدارس؛ حدود ويتجاوز الجسم هيكل على يعتمد ممارسة الممارسة لمسار مرحلي تلخيص مجرد هي التسمية هذه التقليدية الأنظمة عن تفريراً أو بديلاً تشكل ولا، الشخصية القائمة.

هذه على بناء ولكن، الهوية لتحديد ليس المقالة هذه أكتب نظام بين العلاقة حول واقعي حكم لتقديم، الزمنية النقطة تنظيم مسؤولية الجامعة تتحمل. الأكاديمية ونظام التوريث بناء على التوريث نظام يحافظ بينما، المعرفة ونشر بين تعارض هناك وليس، الجسدي الهيكل واستمرارية مختلفة مستويات على وظائفه منهما كل يتحمل بل، الاثنين بل، الموقع بشأن القلق في ليس المفتاح فإن، للورثة بالنسبة الممارسة خلال من الاستمرار بإمكانهم كان إذا ما في في مسارهم نقل وقابلية فعالية على للحفاظ، والتعبير والتنظيم الجديدة النظام بيئة.

لن مستقبله فإن، الجامعي النظام إلى تشي التاي يدخل عندما لا كان إذا ما على بل، تدريسه كيفية على الآن بعد يعتمد كوحدة يعمل نفسه الجسد يجعل أن يستطيع من هناك يزال خارجي اعتماد أي دون متكاملة.

مؤسسة بأي أرتبط ولا جامعي نظام أي إلى أنتمي لا أنا وعلى الأمد طويل الجسدي التحقق على مساري يقوم واحدة؛ التدريب من عامًا وثلاثين ثلاثة إن. أرثوذكسي تقليد نقل جانب إلى، أرثوذكسية سلالات أربع وتوارث المستمر العالم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تحتية البنية إلى دخلت منظمة سجلات المسار هذا أساس مجتمعة تشكل، اللغات متعددة نظام عبر والقدرة النظري الفهم تنمية الجامعي النظام يستطيع. العملي يقوم نقل لمسار بالنسبة لكن، منهجي بشكل التدريس على التحقق على يعتمد يزال لا تكوينه فإن، الجسد بنية على في، يزال لا الجانب وهذا الفرد؛ إنجاز وعلى الأمد طويل الإنتاج وإعادة التقييس صعب، الحاضر الوقت.

Jeffi Chao Hui Wu) تشاو هوي وو: المؤلف عن نبذة تاي من السادس الجبل، تشن تشي تاي من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جبل ورئيس مؤسس، بي شينغ تشي من التاسع الجبل، وو تشي رئيس، أستراليا في الدولية تشي تاي كيوغونغ أكاديمية ومدير مؤسس، ورئيسها أستراليا في تشاو تشي تاي جمعي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زمن قفزة" لمجلة اللغات متعددة ونشر تحرير بشكل الأكاديمية إنجازاته أرشفة تم. (ISSN 3083-5178) WorldCat، مثل الدول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التحتية البنية في دائم، TROVE، CERN Zenodo، الوطنية أستراليا مكتبة،

DataCite DOI، OpenAIRE وORC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الدولية أسترالية أكاديمية: الصينية باللغة الرئيسية الكلمات نظام الجامعات؛ إلى تشي التاي دخول تشي؛ والتاي للكيونغ تشي تاي الصحيح؛ الخط وراث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نظام الوراثة؛ تشي تاي تشن؛ تشي تاي هوي؛ وين لين بينغ؛ دان وو؛ جينغ تكامل للغاية؛ عظيم بي؛ شينغ تشي تشي؛ تشي تاي وو؛ الجسم؛ إثبات العينين؛ المغلق الدانتي جسم استقلال الهيكل؛ الدانتي؛ جسم أصل تشي؛ للتاي الدولي اليوم زمنية؛ قفزة متعدد أكاديمي نشر القصوى؛ القتال فنون جذور؛ بلا خطوة التراث وراثية؛ TROVE، Zenodo، WorldCat اللغات؛ القياسي التوحيد والتلميذ؛ المعلم نظام المادي؛ غير الثقافي الجسم وتجربة.

الملحقة المراجع:

2024 الدولي تشي تاي يوم [العالمي التواصل]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الأول الدولي تشي تاي ليوم الهيكل أهمية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الجسم دان أصل في الحياة هيكل: الكون هو الجسد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وو تشين - قصيرة ذاتية سيرة وو جينغ لي تايدو تشي تاي
حديث موجز تاريخ تشي تاي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زونغ بينغ شينغ تشي التاي مدربي [武学]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في تشي تاي جذور عن البحث رحلة، 2013 年 [武学]
كو جيا تشن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خالدة جوهره تشي التاي تراث [القتال فن]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صحيح بشكل تشي تاي لتسمية [القتال فن]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القتال؟ في فعالاً تشي التاي يكون أن يمكن هل [武学]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للكيغونغ الدولية الأسترالية أكاديمية [المتطرف القتال فن]
تشي والتاي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دانتي تمارين سجل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تشي التاي لممارسة معاني عشرة [القتال فن]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المعارك؟ في فعالاً تشي التاي يكون أن يمكن هل [القتال فن]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دقيقة 75 لمدة مستقل الجسم، العينين إغلاق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 Chi Chuan im Hochschulsystem: Neubewert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Erben und Akademiesystem

Autor: Wu Zhaohui JEFFI CHAO HUI WU

Zusammenfassung

Dieser Artikel analysiert aus einer strukturellen Perspektive die möglichen Probleme der Rekonstruktion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m Erbe und dem akademischen System, die durch den Eintritt des Tai Chi in das Hochschulsystem ausgelöst werden könnten. Anders als bei traditionellen Literaturübersichten basiert diese Analyse auf meinen langjährigen körperlichen Erfahrungen und dem Weg der legitimen Überlieferung. Sie fasst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beiden Systemen in den Bereichen Wissen, Praxis und Bewertung zusammen und schlägt in Verbindung mit dem zeitlichen Punkt 2026, an dem Tai Chi in die Hochschulausbildung aufgenommen wird, eine Arbeitsteilung und symbiotische Beziehung zwischen dem „Übertragungssystem“ und dem „akademischen System“ vor. Der Artikel untersucht durch Übertragungsketten, empirische Trainingsmethoden und internationale Verbreitungspraxis den Einfluss standardisierter Bildungssysteme auf körperliche Fertigkeiten und weist auf die Notwendigkeit hin, dass in der zukünftigen Entwicklung des Tai Chi sowohl das „Wissenssystem“ als auch die „körperliche Struktur“ koexistieren müssen.

I. Knotenzeit: Eine komplexe Wachsamkeit eines Erben

Am 28. April 2026 gab das chinesische Bildungsministerium bekannt, dass Tai Chi offiziell in das Bachelor-System der chinesischen Universitäten aufgenommen wird. Als die Nachricht eintraf, waren meine inneren Gefühle weitaus komplexer als mein körperliches Empfinden.

Seit Jahrzehnten tue ich eine Sache: bewahren. Bewahren am Meer um fünf Uhr morgens, bewahren die vier traditionellen Linien des Chen-, Wu-, Tai Chi und des Che-Styles der Xingyi, bewahren die Lehren, die meine Meister Satz für Satz mündlich überliefert haben, bewahren die Dinge, die nicht in Lehrbücher geschrieben werden können und nur durch den Körper „erkannt“ werden können. Nun wird Tai Chi an die Universitäten kommen. Einige klatschen in die Hände und sagen, dass die Kampfkunst endlich anerkannt wird; andere schweigen und befürchten, dass die traditionelle Überlieferung nun zu einem „wildwüchsigen Weg“ wird. Und ich fühlte in diesem Moment eine komplexe Klarheit.

Ich stehe nicht außerhalb des Universitätssystems. Das Tai Chi, das neu an die Universität kommt, könnte noch nicht die Zeit gehabt haben, sich zu festigen – jahrzehntelange Körpererinnerungen, empirische Erfahrungen aus der Integration mehrerer Strömungen,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spraktiken – auch ich habe das.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liegt nicht darin, „wer höher ist“, sondern darin, „wer wofür verantwortlich ist“.

Zwei, Identitätsgrundlage: Die Überlieferer der vier großen Hauptströme

Mein Erbweg klingt wie eine Art unzeitgemäßer Sturheit. Seit 1992

praktiziere ich systematisch Innere Kampfkünste. Das geschah nicht für Wettkämpfe, nicht für Zertifikate, sondern um eine grundlegendste Frage zu beantworten: Kann der Körper wirklich auf das eigene Wort hören? Diese Frage habe ich über viele Jahre hinweg, jeden Morgen am Strand von Sydney, Stück für Stück beantwortet.

Im Oktober 2024 hatte ich das Glück, offiziell unter Meister Dan Ying zu treten und ein direkter Nachfolger der Linie von Li Jingwu zu werden. Meister Dan Ying ist der direkte Nachfolger von Li Jingwu, während Li Jingwu ein Schüler von Chen Fake ist, der wiederum der neunte Generation des Chen-Stil Tai Chi angehört. Diese Lehrüberlieferung ist klar nachvollziehbar: Chen Fake übertrug an Li Jingwu, Li Jingwu übertrug an Dan Ying, und Dan Ying übertrug an mich. Über die Geschichte dieser Überlieferung habe ich in der Arbeit „Tai Chi Meister Li Jingwu – Eine moderne Kurzgeschichte des Chen-Wu Tai Chi“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ausführlich recherchiert. In diesem Werk wurde erstmals das von Li Jingwu 1989 persönlich an Dan Ying ausgestellte Zertifikat zur Lehrübertragung veröffentlicht, das als kulturgutähnlicher Beweis für die Überlieferung der Schule dient.



左起：蔣朝晖、单经梧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经梧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蔣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Gleichzeitig hatte ich 2013 unter der Erleuchtung und Empfehlung von Meister Lin Wenhui die Möglichkeit, weit weg nach Chenjiagou in Henan zu reisen, um bei Meister Wang Xian Chen-Stil Tai Chi zu lernen. Wang Xian ist einer der vier großen Meister von Chenjiagou und der neunzehnte Nachkomme der Chen-Familie im Tai Chi, ausgebildet von den Meistern Chen Zhaokui und Chen Zhaopi. Die Tai Chi Wurzelsuche in Chenjiagou im Jahr 2013 war eine wichtige Rückbesinnung in meiner martialischen Laufbahn, und diese Erfahrung ist mir bis heute lebhaft in Erinnerung.

Im Bereich des Xingyi Quan bin ich dank der sorgfältigen Lehre und Anerkennung von Meister Zhao Hongwei. Meister Zhao Hongwei ist der direkte Schüler des „Nordost-Göttlichen Kraftkönigs“ Meister Li Chunling und der Gründer sowie der Hauptmeister der Zhao-Schule des Xingyi Tai Chi Quan. Im Jahr 2024 nahm Meister Zhao Hongwei mich offiziell als seinen direkten Schüler auf, und nach der Prüfung durch den Hauptmeister Zhao Hongwei und meinen älteren Bruder Meister Lin

Wenhui (Hauptmeister des Xingyi Quan in Hongkong) wurde einstimmig beschlossen, mich zum Hauptmeister des Xingyi Quan in Australien und zum Präsidenten der Zhao-Schule des Xingyi Quan in Australien zu ernennen. Damit wurde ich der neunte direkte Schüler der Che-Schule (Che Yizhai) des Xingyi Quan, dessen Überlieferung bis zu dem Gründer Che Yizhai zurückverfolgt werden kann. Mein Überlieferungsweg wird vollständig in „Taiji Überlieferung, Essenz der Ewigkeit“ präsentiert, einschließlich Fotos mit Meister Dan Ying, Meister Lin Wenhui und Meister Zhao Hongwei sowie Nachweis meiner Lehrverhältnisse.



左起：赵毅雄、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安、赵毅雄（2007年）

[图 3/3]

Bis hierhin bin ich offiziell der zwölfte Nachfolger der Chen-Stil Tai Chi, der sechste Nachfolger des Wu-Stil Tai Chi und der neunte Nachfolger des Che-Stil Xingyi, die vier großen Hauptlinien der Überlieferung. Seit 2001 bin ich Ehrenberater der Hongkonger Qigong Tai Chi Gesellschaft (2022 umbenannt in „Tai C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Diese Identitäten sind keine Etiketten, sondern der reale Weg, den ich Schritt für Schritt gegangen bin.

Jemand hat mich gefragt, ob das Erlernen mehrerer Disziplinen zu Verwirrung führen kann. Meine Antwort ist: Solange die Struktur einheitlich ist, spielt die Herkunft keine Rolle. Echte Integration besteht nicht darin, dass du ein paar Techniken gelernt hast, sondern darin, ob dein Körper in der Lage ist, die logischen Kräfte verschiedener Disziplinen in einer stabilen Struktur zu bündeln. Das ist kein Slogan, sondern eine Erkenntnis nach dem Stehen am Strand um fünf Uhr morgens. Im Winter in Sydney, bei etwa fünf Grad am Strand, bin ich nach dem Stehen völlig durchnässt. Der Körper lügt nicht.

Drei. Australische Internationale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Ein auf struktureller Validierung basierendes Praxissystem

Im Juni 2024 gründete ich in Sydney, dieser internationalen Metropole, die östliche und westliche Zivilisation vereint, die Australische Internationale Qigong & Tai Chi Akademi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und übernahm den Vorsitz. Die Entstehung dieser Plattform ist nicht nur eine Erweiterung im Bereich der Kampfkunst und nicht nur eine Erkundung der Gesundheitsförderung,

sondern vielmehr ein Projekt, das durch körperliche Praktiken als Träger die zivilisatorischen Ausdrucksweg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auf der Weltbühne neu belebt.

Die Gründung der Akademie ist kein spontaner Einfall, sondern eine natürliche Erweiterung von über dreißig Jahren körperlicher Praxis. Wie ich in meiner Arbeit „Australische Internationale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2024–bis heute): Eine institutionelle Dokumentation und Integrationsforschung eines langfristig betriebenen unabhängigen Körpersystem“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dargelegt habe, ist diese Akademie ein real existierendes, kontinuierlich betriebenes und extern überprüfbares unabhängiges Körpersystem. Sie unterscheidet die zeitlichen Ebenen der individuellen Praxishistorie und der organisatorischen Systemgeschichte und legt den institutionellen Ausgangspunkt der Akademie als organisatorische Einheit auf das Jahr 2024 fest, während sie gleichzeitig klarstellt, dass ihr Wissen und ihre Methoden aus meinen jahrelangen kontinuierlichen Praktiken und Lehransammlungen stammen.

Mein persönliches Training ist noch strenger und unermüdlicher. In den letzten sieben Jahren bin ich jeden Morgen um 4:45 Uhr aufgestanden und bin bei Wind und Wetter zum Strand von Sydney gegangen, um zu üben, bis die Sonne aufgeht. Diese Ausdauer hat mir in der kalten Morgenluft, die bis zu fünf Grad beträgt, einen starken Willen geschmiedet. Nach jeder Standübung war ich völlig durchnässt, aber ich habe nie

zurückgeschreckt. All dies hat mir eine solide Grundlage für mein Tai-Chi-Training gegeben und mein Verständnis für Tai-Chi zunehmend vertieft. Eine detaillierte Aufzeichnung dieses Trainingssystems ist in „Dan-Ti-Übungsprotokoll: Eine persönliche empirische Aufzeichnung extremen Kampfsports“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zu finden. Diese Dokumentation folgt einer zeitlichen Achse und zeichnet systematisch die verschiedenen Trainingsabschnitte während einer kontinuierlichen Morgenübung auf, einschließlich Standübungen, Tai-Chi-Schwert, 75 Minuten einbeiniger Stand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Wurzelstand und Zusammenstellung. Sie kombiniert überprüfbare Daten wie Herzfrequenz, Atemfrequenz, Zeitdauer und Umweltparameter, die mit intelligenten Geräten erfasst wurden, und bildet ein strukturiertes, geschlossenes Praxismuster.

Ich praktiziere das „Dan-Ti-Ben-Yuan“ Körper-Geist-System, das auf einem grundlegenden Konzept basiert: Der gesamte Körper ist das Dantian und ein offenes System, das im ständigen Austausch mit Himmel, Erde, Meer und Raum steht. Dieses Konzept wird systematisch in „Der Körper ist das Universum: Die Lebensstruktur des Dan-Ti-Ben-Yuan“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erläutert. Durch tiefe Hocke, das geschlossene Auge im einbeinigen Stand (Dan-Ti-Unabhängigkeit), Tai Chi mit Schwert sowie die einzigartige „Wurzel-loser Schritt“-Gehweise habe ich mehrere tiefgreifende physiologische Veränderungen dokumentiert – 75 Minuten einbeiniger Stand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fünf

Stunden unermüdliches Gehen im Wurzellosen Schritt, Kältebeständigkeit mit leichter Bekleidung sowie mehrere medizinisch als „irreversibel“ geltende körperliche Umkehrungen: natürliche Heilung von androgenetischer Alopezie im Stadium III, Makuladegeneration und Karpaltunnelsyndrom. Diese Daten, Fotos, Videos und medizinischen Berichte sind unabhängig mit DOI auf der Zenodo-Plattform archiviert, um den Lesern zur Überprüfung zur Verfügung zu stehen.

Die Akademie widmet sich der „Wiederbelebung der chinesischen Körperkultur“, strebt nicht nach akademischen Etiketten und passt sich nicht den Modetrends an, sondern sucht die ultimative Frage „Wie existiert der Mensch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neu zu finden und holt den i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vergessenen „Weg der Einheit von Körper und Geist“ zurück. Wir glauben, dass echtes Tai Chi nicht „zum Vorzeigen für andere“ ist, sondern „zum Wecken für sich selbst“, es ist ein kulturelles Verständnis, das über Sprache hinausgeht, und eine zivilisatorische Erweckung, die über Grenzen hinweggeht. Wie ich in „Tai Chi einen Namen geben“ und „Kann Tai Chi im Kampf eingesetzt werden?“ immer wieder betont habe: Das ultimative Ziel von Tai Chi ist nicht, gegen jemanden zu gewinnen, sondern „unerschütterlich zu bleiben“, „gelassen zu reagieren“ und „unbeweglich wie ein Berg, beweglich wie ein Donnerschlag“.

Die Akademie erhält die Unterstützung zahlreicher prominenter Meister. Zu den Ehrenpräsidenten und Beratern gehören: Herr Bei Junqi (Präsident des Hongkonger

Fußballverbands), Meister Lin Wenhui, Präsident der Internationalen Tai Chi Akademie, Meister Shan Ying, Herr Hong Runyuan, Nachfolger der "Mizong Quan" von Huo Yuanjia, der nationale Schiedsrichter Herr Li Tianjin, der 36. Nachfolger der Qingcheng-Schule Liu Suibin, Meister Shi Yankang (ehemaliger Haupttrainer der Shaolin-Tempel-Kampfmönche, Kampfkunstmentor der Tochter von Präsident Putin), Meister Shi Xingzhe, der 32. konvertierte Schüler des Shaolin-Tempels, Professor Yu Shen, Akademiker der New York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eister Zhao Hongwei und andere.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unter: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IV. Internationaler Tai-Chi-Tag: Ein Strukturknoten von der Volkskultur zur Welt

Der 12. Oktober 2024 wird für mich ein unvergesslicher Tag bleiben. Als Präsident der Australischen Internationalen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wurde ich eingeladen, nach Hongkong zu reisen, um an der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Tai Chi Akademie (Hongkong) veranstalteten Feier zum „Internationalen Tai Chi Tag 2024“ teilzunehmen und als Ehrengast zu fungieren. Die detaillierte Dokumentation dieser Veranstaltung ist vollständig in „Globale Vernetzung: Internationaler Tai Chi Tag 2024“ präsentiert.

An diesem Tag war der Wong Tai Sin Platz in Hongkong überfüllt, rote Fahnen wehten und Trommeln ertönten. Der Chief Executive, Herr John Lee, hielt eine Videobotschaft, in der er betonte, dass Tai Chi eine Sportart ist, die für alle

Altersgruppen geeignet ist und die beste Wahl für Hongkonger darstellt, um jederzeit und überall Körper und Geist zu trainieren. 750 Tai Chi Lehrer und Schüler versammelten sich auf dem Platz, um gemeinsam die „Global Synchronization Three-Minute Tai Chi Routine“ aufzuführen. Ich wurde eingeladen, auf der Bühne teilzunehmen und zusammen mit Meister Dan Ying und anderen Tai Chi Vertretern diese kulturelle Darbietung zu vollziehen, die Sprach- und Landesgrenzen überschreitet. Als ich auf der Bühne Tai Chi praktizierte, hatte ich das Gefühl, dass die Luft um mich herum besonders ruhig wurde, jeder Atemzug und jede Bewegung schien den Kerngeist des Tai Chi widerzuspiegeln: Harmonie, Stabilität, Fluss und Einheit.

Vor Ort traten auch mehrere erfahrene Tai-Chi-Meister, darunter der Hongkonger Meister Xu Xiyang, nacheinander auf. Ich wurde ebenfalls eingeladen, auf die Bühne zu treten und die Essenz des Tai Chi mit den einfachsten und reinsten Bewegungen dem Publikum zu präsentieren. Die fast siebenminütige Darbietung fand großen Anklang beim Publikum. Noch erfreulicher ist, dass die Veranstaltung eine kollektive Resonanz des Hongkonger Mainstream-Mediennetzwerks erhielt, darunter Hong Kong Television Broadcasts (TVB), Phoenix Television, Sing Tao Daily, Ta Kung Pao und zahlreiche andere Medien, die Interviews, Bildübertragungen, Videonachrichten und spezielle Berichte veröffentlichten.

Diese Veranstaltung umfasst nicht nur 750 Tai-Chi-Lehrer und -Schüler aus Hongkong, sondern auch Tai-Chi-Delegationen aus mehreren Ländern wie

den USA, Kanada und Australien. Als Vertreter aus Australien ist es für mich eine Freude, den Namen der Internationalen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Australien auf der Bühne und in den offiziellen Berichten zu sehen. Es ist eine Ehre, mit Gleichgesinnten aus Nordamerika und mit den Vorreitern aus Hongkong auf derselben Plattform zusammenzukommen. Diese grenzüberschreitende und kulturelle Verbindung im Tai Chi ist nicht nur eine Resonanz körperlicher Bewegungen, sondern auch eine Resonanz von Geist und Idealen.

Über die strukturelle Bedeutung dieses Ereignisses habe ich in meinem Artikel „Die strukturelle Bedeutung des ersten internationalen Tai-Chi-Tages“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systematisch dargelegt. Der Artikel nutzt das Bild des Phönix, das durch die „Goldene Phönix-Unabhängigkeit“ und den Morgenhimmel natürlich entsteht, als Ausgangspunkt und schlägt vor, dass der Körper nicht isoliert existiert, sondern ein dynamisches System ist, das in der Lage ist, in Echtzeit mit der Umwelt zu interagieren und strukturelle Resonanz zu erzeugen. Der internationale Tai-Chi-Tag ist nicht nur ein globales Kulturereignis, sondern auch ein wichtiger Knotenpunkt, um die Beziehung zwischen Struktur, Erkenntnis und Zivilisation neu zu verstehen, wobei der Körper als Zugang dient.

Fünf, akademische Aufzeichnungen: „Die Epochale Transiti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und die globale akademische Infrastruktur

Was ich tue, geht über das Erbe hinaus, es geht auch um die Dokumentation. Seit

2005 habe ich das elektronische Monatsmagazin „Zeitenwechsel“ (ISSN 3083-5178) unabhängig gegründet, verfasst und herausgegeben, das in zehn Sprachen gleichzeitig veröffentlicht wird, darunter Chinesisch, Englisch, Französisch, Spanisch, Japanisch, Arabisch, Deutsch, Portugiesisch, Russisch und Koreanisch. Nach der Statistik der Muttersprachler und Zweitsprachler decken diese Sprachen insgesamt etwa 60% bis 65% der Weltbevölkerung ab.

Diese Publikation ist kein spontanes Schreiben, sondern eine strukturierte Wissensausgabe. Sie dokumentiert systematisch meine seit 1992 persönlich erlebten interdisziplinären Praktiken, die Bereiche wie Technologie, multidimensionale KI-Systemgestaltung, Kampfkunst, Philosophie, Bildung und Kommunikation umfassen. Alle Ausführungen sind in dem von mir unabhängig aufgebauten und langfristig betriebenen realen interdisziplinären Wissensbetriebssystem verwurzelt, wobei der Schwerpunkt auf „Empirie zuerst, Struktur vor Erzählung“ liegt.

Wichtiger ist, dass diese Publikation von mehreren internationalen anerkannten akademischen Netzwerken dauerhaft archiviert wurde: Sie ist in den weltweit größten Bibliotheksverbundkatalog WorldCat eingegangen (mit über 16.000 Mitgliedseinrichtungen, darunter nationale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en in mehr als 100 Ländern und Regionen), wurde dauerhaft in der TROVE der Nationalbibliothek Australiens gespeichert und erhielt über die von der Europäischen Organisation für Kernforschung (CERN)

betriebene Zenodo-Plattform einen DataCite DOI (über 50 Dokumente). Gleichzeitig wurde über internationale akademische Infrastrukturen wie OpenAIRE und ORCID ein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r akademischer Datensatz erstellt. Meine ORCID ist: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Das bedeutet, dass der Inhalt des Tai Chi Erbes in einer Weise in die weltweite Wissensinfrastruktur eingegangen ist, die global durchsuchbar, langfristig speicherbar und akademisch zitierbar ist. Das mündliche und persönliche Lehren der Meister wurde in eine Form kodiert, die nicht durch den Zeitablauf verschwinden kann. Dies ist kein Ersatz für das Erbe, sondern eine Verstärkung des Erbes.

Sechs, zwei Arten von Logik: Die wesentlichen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m Erbsystem und dem Akademiesystem.

Tai Chi tritt in das Bachelor-System ein, was im Wesentlichen eine „Kodierungsumwandlung“ ist. Das Übertragungssystem nutzt den Menschen als Träger und betont die Lehrer-Schüler-Beziehung sowie die körperliche Erfahrung. Viele Dinge sind schwer zu erklären oder schriftlich festzuhalten; sie können nur durch das tägliche Stehen, Push-Hands und Korrekturen vermittelt werden, sodass der Körper selbst „wissen“ kann. Das akademische System nutzt Kurse als Träger und betont Lehrbarkeit, Reproduzierbarkeit und Bewertungsmechanismen; die Inhalte müssen in lehrbare und prüfbare Wissensmodule zerlegt werden.

Die Etablierung des Bachelor-Systems markiert den Übergang des Tai Chi von

einem immateriellen Kulturerbe zu einer normierten und disziplinären Talententwicklung. Das Ausbildungsziel ist klar definiert als die Ausbildung von vielseitigen Talenten, die „Kultur verstehen, lehren können, gut in der Gesundheitsförderung sind und in der Lage sind, zu verbreiten“. Dies steht im deutlichen Gegensatz zum traditionellen Meister-Schüler-System, das auf mündlicher Überlieferung, langfristiger Begleitung und Leistungsüberprüfung basiert. Die Vorteile des Akademiesystems liegen in standardisierten Kursen, dem Aufbau eines theoretischen Systems, der großflächigen Verbreitung und der Ressourcenausstattung.

Jedoch wird im Verlauf dieses Prozesses Tai Chi zwangsläufig neu kodiert: Bewegungen werden standardisiert, Theorien werden zusammengefasst, und der Unterricht wird prozessual gestaltet. Diese Umwandlung an sich ist weder gut noch schlecht, aber sie wirft eine grundlegende Frage auf: Wenn eine Person ihre Studienleistungen abgeschlossen hat und die Universität verlässt, erhält sie dann tatsächlich „Wissen über Tai Chi“ oder „Fähigkeiten im Tai Chi“? Das Bildungssystem kann den Abschluss des Lernprozesses nachweisen, kann jedoch nicht direkt beweisen, ob die körperliche Struktur tatsächlich aufgebaut wurde. Wissen zu haben, bedeutet nicht, es auch anwenden zu können; standardisierte Bewegungen bedeuten nicht, dass die Struktur korrekt ist; vollständige Theorien bedeuten nicht, dass die Fähigkeiten bestehen.

Sieben, Prüfungsstandard: „Geschlossene Augen, unabhängiger Dan-Körper“ und körperliche Evidenz

Basierend auf langjähriger Erfahrung mit langfristigem Training und der Integration mehrerer Meridiane habe ich schrittweise ein System von Methoden zur Selbstverifikation entwickelt. Eines der grundlegendsten Prüfungsstandards nenne ich „geschlossene Augen, unabhängiger Dan-Körper“.

Die Methode ist einfach: Schließe die Augen und stehe auf einem Bein. Wenn das Sehen geschlossen ist und externe Referenzen unterbrochen sind, kann der Körper dann weiterhin zentral stabil kontrolliert werden? Wenn nicht, bedeutet das, dass die Struktur noch nicht etabliert ist; wenn ja, zeigt es, dass der innere Weg beginnt, sich zu vereinheitlichen. Wie ich in meinem „Tagebuch der Dan-Körperpraxis“ aufgezeichnet habe, kann diese Prüfung in einem stabilen Zustand von fünfundsiebzig Minuten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wobei der Körper von anfänglichen kleinen Schwankungen allmählich in eine tiefere strukturelle Stabilität übergeht, die Herzfrequenz im Ruhebereich von 80-100 Schlägen pro Minute bleibt und die Atemfrequenz auf 4-6 Atemzüge pro Minute sinkt.

Die Bedeutung dieser Methode liegt nicht in der Form selbst, sondern darin, dass sie ein Kriterium bietet: Ob Tai Chi wirklich in den Körper eingegangen ist und nicht nur auf der Bewegungsebene bleibt. Dieses Kriterium kann im Universitätsunterricht gelehrt und erklärt werden, aber es kann den Studenten nicht helfen, „darüber hinauszugehen“. Nur ein Überlieferer kann

dies tun – indem er Hand in Hand korrigiert, Satz für Satz anleitet und in unzähligen Wiederholungen von „nicht richtig, noch einmal“ den Studenten helfen, das Gefühl für das „Richtige“ im eigenen Körper zu finden.

Das ist die Unersetzlichkeit des Erben. Universitäten können Lehrer ausbilden, die Theorien verstehen, und Schüler, die Wettbewerbe gewinnen, aber sie können keinen „lebendigen Erben“ hervorbringen. Wahre Überlieferung findet nie im Lehrplan statt, sondern in jedem Berühren von Hand zu Hand, in jedem Hinweis des Meisters „Denk nochmal nach, diese Kraft stimmt nicht“ und in der stillen, unausgesprochenen Übereinstimmung zwischen Meister und Schüler nach dem Push-Hands.

Die Praktikabilität des Tai Chi beruht niemals auf roher Gewalt, sondern auf der Verbindung von „Struktur“ und „Rhythmus“. Wie ich in „Kann Tai Chi im Kampf eingesetzt werden?“ gesagt habe: Tai Chi bedeutet nicht, nicht zu kämpfen, sondern nicht kämpfen zu müssen. In friedlichen Zeiten besteht die wahre „Praktikabilität“ nicht darin, andere zu besiegen, sondern sich selbst zu beherrschen. Es ist einfach, einen Wettkampf zu gewinnen, aber schwierig, ein Leben zu gewinnen. Und Tai Chi trainiert Letzteres.

Acht, Neubewertung der Beziehungen: Wettbewerb, Arbeitsteilung oder Symbiose?

Was ist also di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Erben und dem Akademiesystem? Ich denke, es ist kein Wettbewerb, keine Ablösung, sondern eine Arbeitsteilung. Das

Akademiesystem übernimmt die Funktion der Verbreitung, des Unterrichts und des grundlegenden Verständnisses, sodass mehr Menschen die Möglichkeit haben, Tai Chi zu praktizieren; während das Erbsystem die Tiefe und Struktur der Tradition bewahrt und sicherstellt, dass die schwer standardisierbaren Kerninhalte bei der Verbreitung nicht verwässert werden.

Auf einer tieferen Ebene können beide Seiten eine symbiotische Beziehung bilden, die ich als „Wissen und Sein“ bezeichne. Die Universität lehrt das „Wissen“ – ein systematisches, wissenschaftliches und reproduzierbares Wissenssystem. Was wir weitergeben, ist das „Sein“ – lebendige, fließende, mit Körperwärme und Atem erfüllte Gedächtnisse. Die Universitätsfächer legen mehr Wert auf allgemeine Lehre, Gesundheitsanwendungen und kulturelle Verpackung; während wir, die Hüter des traditionellen Wissens, den Kern des Tai Chi als „Körperweg“ bewahren – die dialektische Beziehung von Yin und Yang, das Erleben von Kraft, die innere Kultivierung durch Standübungen, praktische Anwendung im Push-Hands und philosophische Tiefe.

Wie Sun Lutang in der Geschichte die Formen und Bedeutungen von Xingyi, Bagua und Taiji zu einer eigenen Schule vereinte, sollten auch die zeitgenössischen Nachfolger unter der Voraussetzung, die grundlegenden Traditionen zu bewahren, „weiter erzählen“ und ein lebendiges System entwickeln, das sich an die Zeit anpasst. Absolventen der Universitäten können zu uns Nachfolgern kommen, um ihre Fähigkeiten zu vertiefen; wir Nachfolger können an Universitäten als Gastdozenten,

Berater oder gemeinsame Projektleiter tätig werden, um frisches Wasser in die orthodoxe Bedeutung einzubringen.

Das ist keine Vorstellung, sondern eine Realität, die gerade passiert. Ich praktiziere dieses Modell bereits. Mir ist das Muster egal, ich kümmere mich nur darum, ob mein Körper letztendlich „von selbst laufen kann“. Dass mein Werk „Zeitsprung“ dauerhaft in der globalen akademischen Infrastruktur archiviert wird, zeigt auch, dass die Überlieferung aus der Zivilgesellschaft und das akademische System nicht nur parallel verlaufen, sondern sich auch kreuzen können.

Neun, der Streit um Standards: Wer wird die Tai-Chi-Form in der Zukunft definieren?

Die wirklich zu bewältigende Frage liegt nicht darin, wer höher ist, sondern darin, wer die Standards des Tai Chi in der Zukunft definiert. Wenn das zukünftige Bewertungssystem hauptsächlich auf akademischen Abschlüssen, Veröffentlichungen oder Wettkampfergebnissen basiert, wird Tai Chi allmählich in eine Richtung tendieren, die sichtbar und quantifizierbar ist, während die Aspekte, die auf langfristiger praktischer Erfahrung basieren und schwer zu externalisieren sind, möglicherweise marginalisiert werden. Wenn jedoch multidimensionale Bewertungskriterien etabliert werden können, wie zum Beispiel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Wissensbeherrschung, Lehrfähigkeit und körperlicher Struktur, dann können Mensch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Wegen in ihren jeweiligen Bereichen richtig verstanden werden.

Für mich persönlich ist diese Veränderung keine Herausforderung, sondern eine Chance. Mein Hintergrund in der authentischen interkulturellen Verbindung, meine langjährige Praxis in Australien und die akademische Dokumentation durch Fachzeitschriften können genau dazu beitragen, dem Universitätssystem orthodoxe Inhalte und internationale Perspektiven zu verleihen. In Zukunft hoffe ich, dass mehr traditionelle Überlieferer in Form von Gastdozenten, Beratern oder gemeinsamen Projekten am Aufbau der Akademie teilnehmen, während die Absolventen der Akademie aktiv nach authentischen Meistern suchen, um ihre Praxis zu vertiefen und einen positiven Kreislauf von „Akademie als Fundament, Meister und Schüler als Experten“ zu schaffen.

Zehn. Fazit: Die Wurzeln liegen im Körper, nicht im System

Letztendlich sehe ich die Einführung von Tai Chi an Universitäten nicht als ein Ereignis, das um Arbeitsplätze konkurriert, sondern als eine Gelegenheit, den „Kuchen“ zu teilen. Wie dieser Kuchen geteilt wird, hängt von uns, den Erben, ab. Wenn wir nur in der Selbstzufriedenheit verweilen, dass „ich die richtige Linie vertrete“, und nicht aktiv den Kontakt suchen, aktiv Wissen weitergeben und unsere Erfahrungen in ein verbreitbares, bewahrbares und zitierbares Wissenssystem umwandeln, dann ist es fast unvermeidlich, dass wir an den Rand gedrängt werden. Umgekehrt, wenn wir in der Lage sind, uns zu präsentieren, unsere jahrzehntelangen Erkenntnisse zu systematisieren und das Wesentliche unserer Überlieferung auf einer breiteren

Plattform darzustellen, dann wird das akademische System unseren Raum nicht einschränken, sondern uns eine größere Bühne bieten.

Was ich will, ist kein Titel, sondern eine Art Anerkennung: die Bestätigung, dass wir, die wir aus dem Volk kommen, lebendige Träger der Kultur sind und keine Ausstellungsstücke im Museum; die Bestätigung, dass unser Können aus den Bergen Respekt, Weitergabe, Dokumentation und die Einordnung in ein größeres System benötigt, um Wirkung zu entfalten, und nicht durch Standardisierung ersetzt werden sollte; die Bestätigung, dass das Können im Körper und das Wissen im Unterricht nebeneinander bestehen können, jeder auf seine Weise schön.

Tai Chi kann an Universitäten eingeführt, in Kurse integriert und standardisiert werden, aber ob es letztendlich Bestand hat, hängt nur von einem einfachsten Kriterium ab – ob der Körper, nachdem alle äußeren Bedingungen entfernt wurden, weiterhin autonom funktionieren und Einheit bewahren kann. Dieses Kriterium gehört nicht zu irgendeinem System und ist nicht an irgendein System gebunden, es gehört zum Tai Chi selbst. Die wahre Grenze liegt niemals im System, sondern im Körper.

Ich gründete 2003 in Australien die „Australische Internationale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noch vor dem offiziellen Eintritt in das Meisterschulungssystem. Im Verlauf der nachfolgenden Überlieferung habe ich schrittweise die bestehenden Praktiken mit dem traditionellen System verglichen und korrigiert und weiterhin langfristige praktische Trainings am Strand von Sydney durchgeführt. Jahrzehntelanges Stehen und

Üben haben mir klarer gezeigt, dass der Kern des Tai Chi nicht im Ausdruck liegt, sondern darin, ob die Körperstruktur besteht. Ich übernehme die direkte Überlieferung der Chen-Stil Tai Chi, der Wu-Stil Tai Chi und der Che-Stil Xingyi, halte diesen roten Faden in einem fremden Umfeld aufrecht und dokumentiere durch mehrsprachige Publikationen die entsprechenden historischen und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in mehreren globalen akademischen Infrastrukturen langfristig.

In der langfristigen Empirie habe ich durch schrittweise Integration der erlernten Multi-Kanal-Tai-Chi- und Xingyi-Trainingswege die strukturellen Erfahrungen verschiedener Systeme vereinheitlicht und zu einem stabilen Weg zusammengeführt, der auf dem gesamten Körper als Kern basiert. Ich habe den Begriff „Dan-Tai-Chi“ als vorläufige Bezeichnung für diese Richtung verwendet, um ein praktisches System zu beschreiben, das auf der Körperstruktur als Ontologie basiert und die Grenzen der Schulen überwindet; diese Bezeichnung dient lediglich als vorläufige Zusammenfassung meines persönlichen Übungsweges und stellt keinen Ersatz oder eine Trennung der bestehenden Überlieferungssysteme dar.

Ich schreibe diesen Artikel nicht, um eine Definition zu geben, sondern um auf der Grundlage dieses zeitlichen Knotens eine realistische Einschätz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m Erbschaftssystem und dem Akademikersystem vorzunehmen. Die Universität hat die Aufgabe, Wissen zu ordnen und zu verbreiten, während das Erbschaftssystem die Etablierung und

Fortführung von Körperstrukturen aufrechterhält. Beide sind nicht gegensätzlich, sondern übernehmen auf unterschiedlichen Ebenen jeweils ihre Funktionen. Für die Erben liegt der Schlüssel nicht in der Angst vor der Position, sondern darin, ob sie weiterhin durch Praxis, Ordnung und Ausdruck ihren eigenen Weg in der neuen Systemumgebung wirksam und übertragbar halten können.

Wenn Tai Chi in das Universitätssystem eintritt, wird seine Zukunft nicht mehr davon abhängen, wie es gelehrt wird, sondern davon, ob es noch Menschen gibt, die den Körper selbst als ein zusammenhängendes Ganzes ohne jegliche äußere Abhängigkeit funktionieren lassen können.

Ich gehöre keinem Universitätssystem an und bin keiner einzelnen Institution zugeordnet; mein Weg gründet auf langfristiger körperlicher Verifikation und orthodoxer Überlieferung. Dreiunddreißig Jahre kontinuierlichen Trainings und die Weitergabe von vier orthodoxen Linien sowie strukturierte Aufzeichnungen, die über ein mehrsprachiges System in die globale akademische Infrastruktur eingegangen sind, bilden gemeinsam die Grundlage dieses praktischen Weges. Das Universitätssystem kann theoretisches Verständnis und Lehrfähigkeit systematisch ausbilden, doch für einen Überlieferungsweg, der auf der Körperstruktur beruht, hängt seine Ausbildung weiterhin von langfristiger Verifikation und individueller Vollendung ab; dieser Teil bleibt derzeit schwer zu standardisieren und zu reproduzieren.

Autorenvorstellung: Wu C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der zwölfte Nachfolger der Chen-Stil Tai Chi, der sechste Nachfolger des Wu-Stil Tai Chi und der neunte Nachfolger der Che-Stil Xingyi, Gründer und Vorsitzender des Internationalen Qigong Tai Chi Instituts in Australien, Präsident der Australian Zhao-Stil Xingyi Tai Chi Association und Hauptverantwortlicher in Australien, unabhängiger Gründer, Herausgeber und mehrsprachiger Verleger des elektronischen Magazins "Zeitenwechsel" (ISSN 3083-5178). Seine 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sind dauerhaft in internationalen akademischen Infrastrukturen wie WorldCat, der Nationalbibliothek Australiens TROVE,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und ORCID archiviert.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Chinesische Schlüsselwörter: Australische Internationale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Tai Chi an Universitäten; Erbschaftssystem; Akademiesystem; richtige Linie der Überlieferung; Jingwu Tai Chi; Dan Ying; Lin Wenhui; Chen-Stil Tai Chi; Wu-Stil Tai Chi; Che-Stil Xingyi; übergroß; Strukturintegration; geschlossene Augen, unabhängiger Dan-Körper; körperliche Evidenz; Zeitenwechsel; Internationaler Tai Chi Tag; Ursprung des Dan-Körpers; wurzelloser Schritt; extreme Kampfkunst; mehrsprachige akademische Publikationen; WorldCat; Zenodo; TROVE; immaterielle Kulturerbeübertragung; Meister-Schüler-System; Standardisierung und Körpererfahrung.

Anhang Literaturverzeichnis:

[Globale Vernetzung] Internationaler Tai Chi
Tag 202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Die strukturelle Bedeutung des ersten
internationalen Tai-Chi-Tage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Der Körper ist das Universum: Die
Lebensstruktur des Dan-Körper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Tai Chi Meister Li Jingwu –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Chen Wu Tai Ch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武学] Mein Taiji-Meister Shan Ying
Zongs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武学] 2013 年，陈家沟太极寻根之旅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武学] Tai Chi Überlieferung Essenz ewig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武学] die Tai-Chi-Boxen legitimiere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武学] Kann Tai Chi im Kampf eingesetzt
werde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Extreme Kampfkünste] Australische
Internationale Qigong Tai Chi Akademie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Dantian Übungstagebuch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武学] Die zehn Bedeutungen des Tai Chi
Übens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武学] Kann Tai Chi im Kampf eingesetzt
werde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Augen schließen, Dan-Körper unabhängig
für 75 Minute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Tai Chi Chuan entra n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reavaliação da relação entre os herdeiros e o sistema acadêmico

Autor: JEFFI CHAO HUI WU

Resumo

Este artigo analisa, a partir de uma perspectiva estrutural, as questões de reestruturação da relação entre a herança e o sistema acadêmico que podem surgir com a entrada do Tai Chi na estrutura universitária. Diferente do método tradicional de revisão de literatura, com base em minha longa experiência prática e no caminho de transmissão da linhagem, o artigo resume as diferenças entre os dois tipos de sistemas nos níveis de conhecimento, prática e avaliação, e, em conjunto com o marco temporal de 2026, quando o Tai Chi será incluído na educação de graduação, propõe a relação de divisão e simbiose entre o “sistema de herança” e o “sistema acadêmico”. O artigo explora, através da cadeia de transmissão, métodos de treinamento empírico e práticas de disseminação internacional, o impacto do sistema educacional padronizado nas habilidades corporais, e aponta a necessidade de coexistência de padrões duplos de “sistema de conhecimento” e “estrutura corporal” no futuro desenvolvimento do Tai Chi.

Um, momento do nó: a complexa lucidez de um herdeiro

Em 28 de abril de 2026, 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da China anunciou que o Tai Chi oficialmente entrou no sistema de

graduação das universidades chinesas. Ao receber a notícia, meus sentimentos internos eram muito mais complexos do que meu corpo.

Por décadas, tenho feito uma coisa: guardar. Guardar a beira-mar às cinco da manhã, guardar as quatro tradições do Taiji de Chen, Wu, e as artes marciais de Xingyi de Che, guardar os ensinamentos que os mestres transmitem palavra por palavra, guardar aquelas coisas que não podem ser escritas nos livros didáticos e só podem ser “compreendidas” pelo corpo. Agora, o Taiji vai entrar na universidade. Alguns aplaudem, dizendo que as artes marciais finalmente estão sendo reconhecidas; outros permanecem em silêncio, preocupados que a transmissão popular se torne um “caminho selvagem”. E eu, naquele momento, senti uma complexa clareza.

Eu não sou alguém que está fora d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O Tai Chi, ao entrar na universidade, pode ainda não ter tido tempo para se sedimentar – as memórias corporais de décadas, a experiência empírica da fusão de múltiplas correntes, a prática de comunicação intercultural – eu também as tenho. A verdadeira questão não é “quem é mais alto”, mas sim “quem é responsável por quê”.

Identidade Fundamental: Herdeiro da Interseção das Quatro Grandes Linhagens

Meu caminho de herança, ao ser contado, parece uma teimosia fora de época. Desde 1992, comecei a praticar sistematicamente as artes marciais internas. Não foi para competições, não foi para certificados, mas para responder a uma pergunta

fundamental: o corpo pode realmente ouvir a própria voz? Essa pergunta, eu levei anos para responder, pouco a pouco, em cada madrugada à beira-mar em Sydney.

Em outubro de 2024, tive a sorte de me tornar oficialmente discípulo do Mestre Dan Ying, tornando-me um discípulo direto da linhagem de Li Jingwu. O Mestre Dan Ying é o sucessor direto de Li Jingwu, que por sua vez é discípulo de Chen Fake, e Chen Fake é a nona geração do Tai Chi Chen. Esta cadeia de transmissão é clara e rastreável: Chen Fake transmitiu a Li Jingwu, Li Jingwu transmitiu a Dan Ying, e Dan Ying me transmitiu. Sobre a história da transmissão desta linhagem, já fiz uma pesquisa detalhada em "Uma Breve Biografia do Grande Mestre de Tai Chi Li Jingwu - Uma História Moderna do Tai Chi Chen Wu"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onde publiquei pela primeira vez o certificado de discípulo assinado pessoalmente por Li Jingwu para Dan Ying em 1989, como uma evidência de nível de relíquia da transmissão da escola.



左起：岳朝晖、单雄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雄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岳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氏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Ao mesmo tempo, sob a orientação e recomendação do mestre Lin Wenhui, em

2013 tive a oportunidade de viajar para Chenjiagou, em Henan, para aprender o Tai Chi estilo Chen com o mestre Wang Xian. Wang Xian é um dos quatro grandes mestres de Chenjiagou e o décimo nono herdeiro do Tai Chi Chen, tendo sido discípulo dos mestres Chen Zhaokui e Chen Zhaopi. A viagem de busca das raízes do Tai Chi em Chenjiagou em 2013 foi uma prática importante na minha carreira marcial, e aquela experiência ainda está viva em minha memória.

No estilo do Xing Yi Quan, sou grato ao mestre Zhao Hongwei pela sua cuidadosa transmissão e reconhecimento. O mestre Zhao Hongwei é o discípulo direto do grande mestre Li Chunling, conhecido como o "Rei da Força Divina do Nordeste", e é o fundador e líder supremo da Escola Zhao de Xing Yi Tai Chi. Em 2024, o mestre Zhao Hongwei me aceitou oficialmente como seu discípulo direto e, após avaliação conjunta com o mestre sênior Lin Wenhui (líder do Xing Yi Quan em Hong Kong), concordaram em me nomear como o líder do Xing Yi Quan na Austrália e 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Zhao de Xing Yi Quan na Austrália. Assim, tornei-me o nono discípulo direto da linhagem Che (Che Yizhai) de Xing Yi Quan, cuja transmissão remonta ao próprio fundador Che Yizhai. Minha linhagem de transmissão está apresentada de forma completa no livro "A Transmissão do Tai Chi: A Essência é Eterna", incluindo fotos com os mestres Dan Ying, Lin Wenhui e Zhao Hongwei, bem como os certificados de mestre e discípulo.



左起：蓝朝晖、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安、蓝朝晖（2007年）

[图 3/3]

Até aqui, eu me tornei oficialmente o herdeiro da 12ª geração do Tai Chi Chen, da 6ª geração do Tai Chi Wu e da 9ª geração do Xing Yi de Che, as quatro grandes linhagens. Desde 2001, tenho atuado como consultor honorário da Associação de Qigong e Tai Chi de Hong Kong (renomeada em 2022 como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Tai Chi"). Essas identidades não são rótulos, mas sim o caminho real que percorri passo a passo.

Alguém me perguntou se estudar várias disciplinas não causaria "confusão". Minha resposta é: desde que a estrutura seja unificada, a origem se torna menos importante. A verdadeira fusão não é

apenas aprender alguns padrões, mas sim se o seu corpo consegue reunir a lógica da força de diferentes estilos em uma estrutura estável. Isso não é um slogan, é a evidência após ficar em pé na praia às cinco da manhã todos os dias. No inverno de Sydney, a temperatura à beira-mar é cerca de cinco graus, e após a prática, estou completamente encharcado. O corpo não mente.

Três,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um sistema prático centrado na verificação estrutural

Em junho de 2024, na cidade internacional de Sydney, que integra as civilizações do Oriente e do Ocidente, fundei 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e assumi a presidência. O nascimento desta plataforma não é apenas uma expansão no campo das artes marciais, nem apenas uma exploração da saúde e bem-estar; é, acima de tudo, uma iniciativa que, por meio da prática corporal, reativa o caminho de expressão civilizacional da cultura chinesa no palco mundial.

A criação da academia não é um capricho, mas uma extensão natural de mais de trinta anos de prática corporal empírica. Como expliquei em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2024– presente): um registro institucional e uma pesquisa de integração de um sistema independente de prática corporal em funcionamento contínuo"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esta academia é um sistema de prática corporal independente que existe de fato, opera continuamente e pode ser verificado

externamente. Ela distingue os níveis temporais da história da prática individual e da história institucional da organização, deixando claro que o ponto de partida institucional da academia como entidade organizacional é 2024, ao mesmo tempo em que esclarece que seu conhecimento e métodos derivam de anos de prática e ensino contínuos.

Minha prática pessoal é ainda mais rigorosa e incansável. Nos últimos sete anos, levanto-me todos os dias às 4h45 da manhã, independentemente do tempo, para praticar na praia de Sydney até o sol nascer. Essa persistência me permitiu forjar uma vontade forte no frio da manhã, que chega a cinco graus, e após cada sessão de postura de cavalo, estou completamente encharcado, mas nunca desisti. Tudo isso estabeleceu uma base sólida para minha prática de Tai Chi e aprofundou minha compreensão sobre a arte. Para um registro detalhado deste sistema de treinamento, consulte "Diário de Prática do Corpo Dan: Um Registro Pessoal de Limite em Artes Marciais"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que documenta sistematicamente, ao longo de uma linha do tempo, os vários elementos de treinamento incluídos em uma sessão contínua de prática matinal, como posturas, espada de Tai Chi, equilíbrio em uma perna com os olhos fechados por setenta e cinco minutos, postura sem raiz e organização e integração, acompanhados de dados verificáveis coletados por dispositivos inteligentes, como frequência cardíaca, taxa de respiração, duração e parâmetros ambientais, formando um exemplo prático estruturado e com um ciclo completo.

O sistema de corpo e mente "Origem do Dan" que pratico baseia-se em um conceito fundamental: todo o corpo é o Dan Tian, um sistema aberto que troca continuamente com o céu, a terra e o mar. Este conceito é sistematicamente exposto em "O Corpo é o Universo: A Estrutura da Vida da Origem do Dan"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Através de posturas baixas, equilíbrio em uma perna com os olhos fechados (independência do Dan), Tai Chi com espada, e uma maneira única de caminhar chamada "passo sem raiz", registrei várias mudanças profundas em nível fisiológico — independência em uma perna com os olhos fechados por setenta e cinco minutos, caminhada contínua por cinco horas sem fadiga com o passo sem raiz, resistência ao frio com roupas leves, e várias reversões corporais que a medicina considera "irreversíveis": recuperação natural de calvície androgenética de grau três, degeneração macular, e síndrome do túnel do carpo. Esses dados, fotos, vídeos e relatórios médicos foram arquivados com DOI independente na plataforma Zenodo, disponíveis para consulta e verificação pelos leitores.

A academia se dedica à "revitalização da cultura corporal chinesa", não busca rótulos acadêmicos, nem se adapta às tendências da moda, mas sim reencontra a questão fundamental de "como o ser humano existe entre o céu e a terra", recuperando o "caminho da unidade corpo-mente" que foi esquecido na cultura chinesa. Acreditamos que o verdadeiro Tai Chi não é "para mostrar aos outros", mas sim "para despertar a si mesmo", é um reconhecimento cultural que transcende a

linguagem, é um despertar civilizacional que ultrapassa fronteiras. Como enfatizei repetidamente em "Reabilitando o nome do Tai Chi" e "O Tai Chi pode ser prático?", o objetivo final do Tai Chi não é vencer alguém, mas sim "manter a calma diante da mudança", "responder com tranquilidade" e "imóvel como uma montanha, ágil como um trovão".

A academia conta com o apoio de muitos mestres renomados, incluindo o presidente honorário e consultores: Sr. Bei Junqi (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de Futebol de Hong Kong, China), o mestre Lin Wenhui, presidente d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Tai Chi, o mestre Shan Ying, o Sr. Hong Runyuan, herdeiro do "Mizong Quan" de Huo Yuanjia, o árbitro nacional Sr. Li Tianjin, o 36º Líder da escola Qingcheng, Liu Suibin, o mestre Shi Yankang (ex-chefe dos monges guerreiros do Templo Shaolin, mentor de artes marciais da filha do presidente russo Putin), o mestre Shi Xingzhe, 32º discípulo convertido do Templo Shaolin, o professor Yu Shen, membro da Academia de Ciências de Nova York, o mestre Zhao Hongwei, entre outros. Para mais detalhes, veja: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Quatr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um nó estrutural que vai do povo ao mundo

12 de outubro de 2024 é um dia que eu nunca esquecerei. Como presidente d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fui convidado a estar presente em Hong Kong para participar da celebração d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2024", organizado pel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Tai Chi (Hong Kong), e fui

o convidado de honra. O registro detalhado deste evento já foi apresentado na íntegra em "Conexão Global: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2024".

No dia, a Praça Wong Tai Sin em Hong Kong estava cheia de gente, com bandeiras vermelhas tremulando e tambores ressoando. O Chefe do Executivo, Sr. John Lee, fez um discurso por vídeo, enfatizando que o Tai Chi é um esporte adequado para todas as faixas etárias e a melhor escolha para os habitantes de Hong Kong se exercitarem a qualquer hora e em qualquer lugar. Setecentos e cinquenta mestres e alunos de Tai Chi se reuniram na praça para realizar a "Exercício de Tai Chi Sincronizado Global de Três Minutos". Fui convidado a participar da apresentação no palco, completando essa interpretação cultural que transcende idiomas e fronteiras junto com o Mestre Shan Ying e outros representantes do Tai Chi. Quando estava no palco praticando Tai Chi, senti que o ar ao meu redor se tornava especialmente sereno, cada respiração e cada movimento pareciam ecoar o espírito central do Tai Chi: harmonia, estabilidade, fluidez e integração.

No evento, vários mestres experientes de Tai Chi, incluindo o mestre Xu Xiyong de Hong Kong, se revezaram no palco. Fui convidado a subir ao palco para demonstrar, com os movimentos mais simples e autênticos, o significado do Tai Chi para o público presente. A apresentação de quase sete minutos foi muito apreciada pelos espectadores. O que é ainda mais empolgante é que o evento recebeu uma resposta coletiva do sistema de mídia mainstream de Hong Kong, incluindo a Televisão de Hong Kong (TVB),

Phoenix TV, o Jornal Sing Tao, o Jornal Ta Kung Pao, entre dezenas de outras mídias que realizaram entrevistas, transmissões de imagens, notícias em vídeo e reportagens em colunas especiais.

Este evento contou não apenas com setecentos mestres e alunos de Tai Chi locais de Hong Kong, mas também com delegações de Tai Chi de vários países, incluindo Estados Unidos, Canadá e Austrália. Como representante da Austrália, ver o nome do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aparecer no palco, nas reportagens oficiais, e perceber que posso compartilhar a mesma plataforma com colegas da América do Norte e veteranos de Hong Kong para celebrar este grande evento, essa interação do Tai Chi que transcende regiões e culturas, não é apenas uma ressonância de movimentos corporais, mas também uma ressonância de corações e ideias.

Sobre o significado estrutural deste evento, fiz uma exposição sistemática em "O Significado Estrutural do Primeir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O artigo utiliza a imagem do fênix, formada naturalmente pelo "independente Fênix Dourada" e o amanhecer, como ponto de partida, propondo que o corpo não existe de forma isolada, mas sim como um sistema dinâmico capaz de interagir em tempo real e ressoar estruturalmente com o ambiente terrestre. 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não é apenas um evento cultural global, mas também um importante ponto de inflexão para reentender as relações entre estrutura, cognição e civilização, tendo o corpo como entrada.

Cinco, Registros Acadêmicos: 《时代跃迁 The Epochal Transition》 e a Infraestrutura Acadêmica Global

O que estou fazendo não se limita a herança, mas também a registro. Desde 2005, criei, escrevi e editei de forma independente a revista eletrônica "Transição de Épocas" (ISSN 3083-5178), publicada simultaneamente em dez idiomas, incluindo chinês, inglês, francês, espanhol, japonês, árabe, alemão, português, russo e coreano. De acordo com as estatísticas de falantes nativos e usuários de segunda língua, esses idiomas abrangem aproximadamente 60% a 65% da população mundial.

Esta publicação não é uma escrita espontânea, mas sim uma saída de conhecimento estruturada. Ela registra sistematicamente a minha prática interdisciplinar vivenciada desde 1992, abrangendo tecnologia, design de sistemas de IA multidimensionais, artes marciais, filosofia, educação e comunicação, entre outros campos. Todas as discussões estão enraizadas em um verdadeiro sistema operacional de conhecimento interdisciplinar que construí de forma independente e mantenho em funcionamento há longo prazo, enfatizando "a prioridade da evidência, a estrutura antes da narrativa".

Mais importante ainda, esta publicação foi permanentemente arquivada por várias autoridades acadêmicas internacionais: ela foi incluída no catálogo coletivo das maiores bibliotecas do mundo, o WorldCat (com mais de 16.000 instituições membros, incluindo bibliotecas nacionais e universitárias, cobrindo mais de 100 países

e regiões), foi permanentemente preservada pel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TROVE, e obteve um DOI DataCite (mais de 50 documentos) através da plataforma Zenodo, operada pelo CERN. Além disso, estabeleceu coordenadas de registros acadêmicos de acesso público por meio de infraestruturas acadêmicas internacionais como OpenAIRE e ORCID. Meu ORCID é: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Isso significa que o conteúdo da transmissão do Tai Chi entrou na infraestrutura do conhecimento mundial de uma maneira que pode ser pesquisada globalmente, preservada a longo prazo e citada academicamente. O ensinamento oral dos mestres foi codificado como uma forma de existência que não se dissipará com o passar do tempo. Isso não é um substituto para a transmissão, mas sim um reforço da mesma.

Seis, duas lógicas: a diferença essencial entre o sistema de herança e o sistema acadêmico.

O Tai Chi entrou no sistema de graduação universitária, essencialmente como uma "conversão de codificação". O sistema de transmissão tem o ser humano como veículo, enfatizando a cadeia de mestres e a experiência corporal. Muitas coisas não podem ser claramente ditas ou escritas, só podem ser compreendidas através da prática diária de posturas, empurrões e correções, permitindo que o corpo "saiba" por si mesmo. O sistema acadêmico utiliza cursos como veículo, enfatizando a ensinabilidade, a replicabilidade e os mecanismos de avaliação, e deve desmembrar o conteúdo em módulos de

conhecimento que possam ser ensinados e avaliados.

A criação do sistema de graduação universitária marca a transição do Tai Chi de um projeto de patrimônio imaterial para a formação de talentos padronizada e disciplinar. Seu objetivo de formação é claramente definido como a formação de profissionais multifacetados que "entendem a cultura, sabem ensinar, são bons em saúde e podem disseminar", o que contrasta fortemente com o ensino tradicional baseado na transmissão oral e na prática contínua do mestre ao discípulo, além da validação das habilidades. A vantagem do sistema acadêmico reside na padronização dos cursos, na construção de um sistema teórico, na ampla disseminação e no suporte de recursos.

No entanto, nesse processo, o Tai Chi Chuan inevitavelmente será reprogramado: os movimentos serão padronizados, a teoria será sistematizada e o ensino será processual. Essa transformação em si não tem um valor bom ou ruim, mas traz uma questão fundamental: quando uma pessoa completa os créditos e se forma na universidade, o que ela realmente adquiriu é o "conhecimento do Tai Chi Chuan" ou a "habilidade no Tai Chi Chuan"? O sistema de diplomas pode comprovar a conclusão do processo de aprendizagem, mas não pode provar diretamente se a estrutura corporal foi realmente estabelecida. Saber falar não é o mesmo que saber fazer, um movimento padronizado não significa que a estrutura está correta, uma teoria completa não significa que a habilidade é válida.

Sete, Padrões de Inspeção: "Corpo de Dan fechado com os olhos independentes" e a evidência corporal

Baseado em experiências empíricas de treinamento a longo prazo e fusão de múltiplos canais, eu gradualmente formei um sistema de práticas para autoavaliação. Um dos padrões de verificação mais básicos, eu o chamei de "independência do corpo de dan fechado com os olhos".

O método é simples: feche os olhos e fique em pé sobre uma perna. Quando a visão é desligada e as referências externas são cortadas, o corpo ainda pode ser controlado de forma estável pelo centro? Se não puder, isso indica que a estrutura ainda não foi estabelecida; se puder, isso indica que o caminho interno começa a se unificar. Como registrei no meu "Diário de Prática do Corpo Dan", esse teste pode ser mantido estável por um período contínuo de setenta e cinco minutos, com o corpo passando de um leve tremor inicial para uma estabilidade estrutural profunda, a frequência cardíaca mantendo-se na faixa de repouso de 80-100 batimentos por minuto, e a respiração reduzindo-se para 4-6 vezes por minuto.

O significado deste método não está na forma em si, mas sim no fato de que ele oferece um critério de julgamento: se o Tai Chi realmente entrou no corpo, e não ficou apenas no nível dos movimentos. Esse critério pode ser ensinado e discutido em sala de aula universitária, mas não pode ajudar os alunos a "passar". Somente um transmissor pode fazer isso - corrigindo mão a mão, orientando frase por frase, e, através de inúmeras repetições de "não está certo, vamos de novo", permitindo que

o corpo do aluno encontre por si mesmo a sensação do "certo".

Esta é a irreplaceabilidade do herdeiro. A universidade pode formar professores que entendem a teoria e alunos que sabem competir, mas não pode formar "herdeiros vivos". A verdadeira transmissão nunca está no plano de aula, mas em cada toque de mão a mão, na orientação do mestre a cada "pense mais, essa força não está certa", naquelas situações de empurrão onde mestre e discípulo ficam em silêncio, mas com uma cumplicidade tácita.

A praticidade do Tai Chi nunca dependeu da força bruta, mas sim da conexão entre "estrutura" e "ritmo". Como mencionei em "O Tai Chi pode ser prático?": o Tai Chi não é sobre não lutar, mas sim sobre não precisar lutar. Em tempos de paz, a verdadeira "praticidade" não é vencer os outros, mas sim dominar a si mesmo. Ganhar uma competição é fácil, mas vencer a vida é difícil. E o Tai Chi treina o último.

Oitavo, reavaliação das relações: competição, divisão do trabalho ou simbiose?

Então, qual é a relação entre o herdeiro e o sistema acadêmico? Eu acredito que não é competição, não é substituição, mas sim divisão de trabalho. O sistema acadêmico assume a função de popularização, ensino e compreensão básica, permitindo que mais pessoas tenham a oportunidade de entrar em contato com o Tai Chi; enquanto o sistema de herança assume a continuidade da profundidade e da estrutura, garantindo que aqueles conteúdos centrais que são difíceis de

padronizar não sejam diluídos na disseminação.

Em um nível mais profundo, as duas partes podem formar uma relação simbiótica que eu chamo de "saber e estar". A universidade ensina o "saber" — um sistema de conhecimento sistemático, científico e replicável. O que nós transmitimos é o "estar" — uma memória corporal viva, fluida, com temperatura e respiração. Os cursos universitários focam mais no ensino de massa, na aplicação de saúde e bem-estar e na embalagem cultural; enquanto nós, os herdeiros da tradição popular, protegemos o Taiji como o núcleo do "caminho do corpo" — a dialética yin-yang, a percepção da força, o cultivo interno da postura, a prática real do empurrão e a profundidade filosófica.

Assim como Sun Lutang, na história, integrou forma e intenção, Bagua e Tai Chi em uma escola própria, os herdeiros contemporâneos também devem, sob a premissa de preservar as raízes da tradição, "continuar a falar", desenvolvendo um sistema dinâmico que se adapte aos tempos. Os graduados da universidade podem nos procurar, esses herdeiros, para aprofundar suas habilidades; nós, esses herdeiros, podemos entrar nas universidades como convidados, consultores ou mentores de projetos conjuntos, injetando água viva no conteúdo ortodoxo.

Isto não é imaginação, mas uma realidade que está acontecendo, e eu já estou praticando esse modelo. Não me importo com fórmulas, só me importo se meu corpo pode, no final, "correr por conta própria". E o fato de que meu "Salto de Era" foi

permanentemente arquivado na infraestrutura acadêmica global também demonstra que a transmissão popular e o sistema acadêmico não precisam ser apenas paralelos, mas podem se cruzar.

Nove, A disputa de padrões: quem definirá o Tai Chi no futuro?

A verdadeira questão a ser enfrentada não é quem é mais alto, mas quem definirá os padrões do Tai Chi no futuro. Se o futuro sistema de avaliação se basear apenas em diplomas, artigos ou resultados de competições, então o Tai Chi tenderá gradualmente a se inclinar para direções que possam ser exibidas e quantificadas, enquanto aquelas partes que dependem de uma experiência prolongada e são difíceis de externalizar podem ser marginalizadas. Mas se pudermos estabelecer critérios de julgamento multidimensionais, como distinguir entre domínio do conhecimento, capacidade de ensino e estrutura corporal, então pessoas de diferentes caminhos poderão ser compreendidas corretamente em seus respectivos campos.

Para mim, essa mudança não é um desafio, mas sim uma oportunidade. Meu background de interseção de múltiplas tradições autênticas, a prática de longo prazo na Austrália e a documentação acadêmica através de periódicos podem injetar um conteúdo ortodoxo e uma perspectiva internacional n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No futuro, espero ver mais herdeiros tradicionais participando da construção da academia na forma de visitantes, consultores ou projetos conjuntos, enquanto os graduados da academia também possam buscar ativamente mestres autênticos para

aprofundar seu treinamento, formando um ciclo virtuoso de "fundamentos acadêmicos e habilidades refinadas entre mestres e discípulos".

X. Conclusão: As raízes estão no corpo, não no sistema

No final das contas, a entrada do Tai Chi nas universidades não é um evento de "roubar empregos", mas sim uma oportunidade de "dividir o bolo". Mas como esse bolo será dividido depende de nós, os herdeiros. Se ficarmos apenas na autoindulgência de "eu sou a linhagem correta", sem nos conectarmos ativamente, sem compartilhar, sem transformar nossas experiências em estruturas de conhecimento que possam ser disseminadas, preservadas e citadas, então a marginalização será quase inevitável. Por outro lado, se conseguirmos nos apresentar, organizar nossas décadas de compreensão em um sistema e apresentar a essência da nossa cadeia de transmissão em uma plataforma mais ampla, então o sistema acadêmico não apenas não irá restringir nosso espaço, mas, ao contrário, nos proporcionará um palco maior.

O que eu quero não é um título, mas um reconhecimento: a confirmação de que nós, os herdeiros que viemos do povo, somos sujeitos culturais vivos, e não peças de museu; a confirmação de que o nosso kung fu da montanha precisa ser respeitado, transmitido, registrado e integrado em um sistema maior para ter um papel, e não ser substituído pela padronização; a confirmação de que o kung fu no corpo e o conhecimento na sala de aula podem coexistir em harmonia, cada um com sua beleza.

O Tai Chi pode entrar na universidade, pode ser sistematizado e padronizado, mas se ele realmente se estabelece, depende de um padrão mais simples — quando todas as condições externas são removidas, o corpo ainda consegue operar de forma autônoma e manter a unidade. Esse padrão não pertence a nenhum sistema, nem está atrelado a qualquer estrutura, pertence ao próprio Tai Chi. A verdadeira divisão nunca está dentro do sistema, mas sim dentro do corpo.

Eu fundei 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em 2003, antes de entrar formalmente no sistema de transmissão de mestres. No processo de transmissão subsequente, gradualmente comparei e corriji as práticas existentes com o sistema ortodoxo, e continuei a realizar treinamento empírico de longo prazo à beira-mar em Sydney. Décadas de prática de postura e cultivo me permitiram ver mais claramente que o núcleo do Tai Chi não está na expressão, mas na estrutura do corpo. Eu herdei a transmissão ortodoxa da 12ª geração do Tai Chi Chen, da 6ª geração do Tai Chi Wu e da 9ª geração do Xingyi de Che, mantendo essa linhagem em um ambiente estrangeiro e, através da publicação em várias línguas, registrando a história e os princípios relevantes em várias infraestruturas acadêmicas globais para registro a longo prazo.

No longo prazo, através da fusão gradual dos caminhos de treinamento do Tai Chi de múltiplos canais e do Xing Yi que aprendi, unifiquei as experiências estruturais de diferentes sistemas, convergindo para um caminho estável centrado no corpo como um todo, e usei "Tai Chi do Corpo de Elixir"

como uma nomeação provisória nessa direção, para descrever um sistema de prática que tem a estrutura corporal como essência, transcendendo as fronteiras das escolas; essa nomeação serve apenas como uma síntese faseada do meu caminho de prática pessoal e não constitui uma substituição ou separação dos sistemas de transmissão existentes.

Eu escrevo este artigo não para definir um status, mas para fazer um julgamento real sobre a relação entre o sistema de transmissão e o sistema acadêmico, com base neste ponto de virada da era. A universidade é responsável pela organização e disseminação do conhecimento, enquanto o sistema de transmissão mantém a construção e a continuidade da estrutura corporal; os dois não são opostos, mas desempenham suas funções em diferentes níveis. Para o transmissor, a chave não está na ansiedade sobre a posição, mas na capacidade de continuar, por meio da prática, organização e expressão, a manter a eficácia e a transmissibilidade de seu próprio caminho no novo ambiente do sistema.

Quando o Tai Chi entra n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o seu futuro deixa de depender de como é ensinado e passa a depender de ainda existirem pessoas capazes de fazer com que o próprio corpo funcione como um todo coerente, sem qualquer dependência externa.

Não pertenço a nenhum sistema universitário nem estou vinculado a uma única instituição; o meu percurso baseia-se na verificação corporal de longo prazo e na transmissão ortodoxa. Trinta e três anos de treino contínuo e a herança de quatro

linhagens ortodoxas, juntamente com registros estruturados que entraram na infraestrutura acadêmica global por meio de um sistema multilíngue, constituem conjuntamente a base deste caminho prático. O sistema universitário pode formar sistematicamente a compreensão teórica e a capacidade de ensino, mas para um caminho de transmissão centrado na estrutura corporal, a sua formação ainda depende da verificação de longo prazo e da realização individual; esta parte, atualmente, continua difícil de padronizar e reproduzir.

Biografia do autor: Wu C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12ª geração do Tai Chi Chen, 6ª geração do Tai Chi Wu, 9ª geração do legado legítimo do Xing Yi da família Che, fundador e presidente d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de Tai Chi Xing Yi Zhao da Austrália e líder da Austrália, criador independente, editor e publicador multilíngue da revista eletrônica "Transição de Era" (ISSN 3083-5178). Seus resultados acadêmicos estão permanentemente arquivados em infraestruturas acadêmicas internacionais como WorldCat, TROVE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e ORC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Palavras-chave em chinês: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Tai Chi entrando na universidade; sistema de herança; sistema acadêmico; herança da linhagem correta; Tai Chi Jingwu; Dan Ying; Lin Wenhui; Tai Chi Chen; Tai Chi Wu; Xingyi de Che; super grandioso; integração estrutural; corpo de dan independente com os olhos fechados;

validação corporal; transição de época;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origem do corpo de dan; passo sem raiz; artes marciais extremas; publicação acadêmica multilíngue; WorldCat; Zenodo; TROVE; herança do patrimônio imaterial; sistema de mestre e discípulo; padronização e experiência corporal.

Referências do Apêndice:

[Conexão Global]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202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Significado estrutural do primeiro Dia Internacional do Tai Ch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Corpo é o universo: a estrutura da vida da essência do Dan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Biografia do Grande Mestre de Tai Chi Li Jingwu - Breve História Moderna do Tai Chi Chen Wu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Artes Marciais] Meu Mestre de Tai Chi, Shan Ying Zongs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Artes Marciais] Em 2013, a viagem de busca das raízes do Tai Chi de Chenjiagou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Artes Marciais] Legado do Tai Chi, Essência Eterna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Arte Marcial] para a legitimação do Tai Chi Chuan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Artes Marciais] O Tai Chi pode ser usado em combat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Artes Marciais Extremas]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Diário de Prática de Dan T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Artes Marciais] Dez significados de praticar Tai Chi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Artes Marciais] O Tai Chi pode ser usado em combate?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Fechar os olhos, o corpo independente por 75 minutos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ходит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ереоцен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осителями традиции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Автор: У Чаохуэй JEFFI CHAO HUI WU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проблема возмож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наследием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вызванная внедрением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метода обзор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основе моег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физического эмпи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пути передачи истинной линии, обобщаются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истемами на уровнях знаний, практики и оценки.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в 2026 году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будет включен в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ссмотреть разделение и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ой наследия"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Статья исследует влияние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на телесные навыки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цепочки передач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методов трениров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рактик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войных стандартов "системы знаний" и "телес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 будущем развити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Один. Момент узла: сложная ясность наследника

28 апреля 2026 го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я объявило, что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шел в систему бакалавриата китайс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Когда пришла эта новость, мои внутренние чувства были гораздо сложнее, чем физ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я занимался одной вещью: охраной. Охраной побережья в пять утра, охраной четырех традиций: тайцзи Чэнь, У, многообразного тайцзи и синь и Чэ, охраной учений, переданных мастерами из уст в уста, охраной тех вещ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записаны в учебники и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тело. Теперь тайцзи должно войт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то-то аплодирует, радуясь, что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наконец-то вошли в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круги; кто-то молчит, опасаясь, что народные традиции станут "дикой тропой". А я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сложное пробуждение.

Я не стою вн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первые попавший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озможно, еще не успел осесть —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телесной памяти, многослойный опыт практик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 у меня тоже есть. Настоящ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е в том, "кто выше", а в том, "кто за что отвечает".

Второе, основ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следник пересечения четырех великих праведных меридианов

Мой путь наследия,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нем, кажется какой-то неуместной упрямостью. С 1992 года я начал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боевыми искусствами. Это было не для соревнований, не для сертификатов, а чтобы ответить на самый основной вопрос: может ли тел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лушать себя?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я потратил много лет, отвечая на него понемногу каждое утро на берегу Сиднея.

В октябре 2024 года мне посчастливилось официально стать учеником мастера Шань Инга и стать прямым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линии Ли Цзинь У. Мастер Шань Инг является прямым учеником Ли Цзинь У, а Ли Цзинь У — учеником Чэнь Фа Кэ, который,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является девятым поколением Чэнь стиля тайцзи. Эта цепочка передачи учения четко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Чэнь Фа Кэ передал знания Ли Цзинь У, Ли Цзинь У передал Шань Ингу, а Шань Инг передал их мне.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истории передачи этой линии, я подробно исследовал ее в статье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еликого мастера тайцзи Ли Цзинь У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Чэнь-У тайцзи» (DOI: 10.5281/zenodo.18529314), в которой 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сертификат о передаче ученичества, выданный Ли Цзинь У Шань Ингу в 1989 году, как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передачи учения.



左起：蔣朝晖、单慧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慧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蔣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ей мастера Линь Вэньхуэя, в 2013 году я смог отправиться в Чэньцзягоу, чтобы учиться у мастера Ван Сиань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тиля Чэнь. Ван Сиань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четырех великих мастеров Чэньцзягоу и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м поколением наследников стиля Чэнь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обучавшимся у мастеров Чэнь Чжаокуя и Чэнь Чжаоп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Чэньцзягоу в 2013 году для поиска корней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тало важ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в моей боевой карьере, и тот опыт до сих пор vividly в моей памяти.

В школе Синь И Цюань я получил щедрое обучение и признание от мастера Чжао Хунвэй. Мастер Чжао Хунвэй является прямым учеником мастера Ли Чуньлинга, известного как "Царь Силы на Севере", и основателем и главным мастером школы Чжао Синь И Тайцзи. В 2024 году мастер Чжао Хунвэй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ринял меня в качестве своего прямого ученика, и после оценки со стороны главного мастера Чжао Хунвэй и старшего брата мастера Линь

Вэньхуэя (главы Синь И Цюань в Гонконге) было единогласно решено назначить меня главой Синь И Цюань в Австралии и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Синь И Цюань Чжа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я стал девятым поколением прямых учеников школы Чэ (Чэ Ичжай) Синь И Цюань, чье наследие восходит к самому основателю Чэ Ичжай. Моя линия наследия была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в книге "Наследие Тайцзи: Суть Вечна", включая фотографии с мастерами Шань Ин и Линь Вэньхуэем, а такж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я ученичества с мастером Чжао Хунвэем.



左起: 孟朝晖、林文辉 (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 (赵氏形意拳总掌门, "东北神力王"李春亭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 林文辉、王西安、孟朝晖 (2007年)

[图 3/3]

На этом я официально становлюсь носителем традиций четырех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Чэнь, шест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У, девят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синь и цигун. С 2001 года я являюсь почетным консультантом Гонконг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2022 году переименованног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кадемию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Эти звания не являются ярлыками, а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реальный путь, который я прошел шаг за шагом.

Кто-то спросил меня, не будет ли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Мой ответ: пока структура едина, источник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не важен. Истинное слияние — это не то, что ты выучил несколько 套路, а то, может ли твое тело собрать логику силы разных стилей в одну стаби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Это не лозунг, а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после утренней стойки на берегу в пять часов. Зимой в Сиднее на берегу около пяти градусов, после стойки все тело промокло. Тело не лжет.

Три.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школа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верификации

В июне 2024 года в Сидне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городе, объединяющем восточную и западн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я основал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кадемию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 и занял пос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оявление этой платформы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расширение в области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 и не тольк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здоровья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о и проект, который, используя практику тела как носитель, заново активизирует путь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Создание академии — это не прихоть, 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более чем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его эмпи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Как я изложил в статье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школа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2024–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запись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системы телесной практики» (DOI: 10.5281/zenodo.17957954), эта академия является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постоянно функционирующей и подлежащей внешней проверке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системой телес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Она различает временные уровни личной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четко определяя 2024 год как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отправную точку академии ка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существ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разъясняя, что ее знания и методы происходят из многолетнего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опыта практики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Я лично занимаюсь тренировками с особой строгостью и на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семи лет 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4:45 утра встаю и, невзирая на погоду, отправляюсь на берег Сиднея для занятий, пока не взойдет солнце. Эта настойчивость закалила мою волю в холодном утреннем ветре,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которого опускалась до пяти градусов, и после каждой тренировки в стойке "ма

бу" я был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крым, 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ступал. Все это заложило проч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для моей практики тайцзи и углубило м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эт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Подробные записи об этой тренировочной системе можно найти в работе "Дневник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ьти: личный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предельных боевых искусствах" (DOI: 10.5281/zenodo.18143126), в которой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ы различные этапы тренировки, включая стояние в стойк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 мечом, 75 минут стояния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с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безкорневую стойку"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ю,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данных, собранных с помощью умных устройств, таких как частота сердеч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частота дыхания,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времени и параметр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что формирует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ый и замкнуты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ец.

Я практикую систему тела и ума «Даньти Бэньюань»,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одном основном принципе: всё тело — это даньтянь, открытая система, которая постоянно обменивается с небом, землёй и морем.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зложен в книге «Тело как вселенная: жизн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даньти бэньюань» (DOI: 10.5281/zenodo.19060602). Через низкие стойки, закрытые глаза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даньт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и уникальный способ ходьбы «без корней» я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 множество глубоких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с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в течение семи пятнадцати минут,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пешая прогулка без корней в течение

пяти часов без усталост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 низким температурам в одной одежде, а также множество медицинских обратим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читаются «необратимым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и третьей степени андрогенной алопеции, макулярной дегенерации и синдроме запястного канала. Эти дан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видео и медицинские отчёты был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архивированы с DOI на платформе Zenodo для проверки читателями.

学院 стремится к «возрожд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й телес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е преследу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ярлыки и не подстраиваясь под мод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а вновь обращаясь к «конеч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о том, как человек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землёй»,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я забытый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путь «единства тела и разума». Мы верим, что истинный тайцзи не «для показа другим», а «для пробуждения себя», это культурное познание, преодолевающее языковые барьеры, это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выходящее за пред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раниц. Как 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в своих работах «За правду о тайцзи» и «Может ли тайцзи бы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конечная цель тайцзи не в том, чтобы победить кого-то, а в том, чтобы «оставаться спокойным в изменениях», «спокой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еподвижным как гора, но быстрым как гром».

学院 получает поддержку от множества известных мастеров, почетным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ми и консультант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господин Бэй Цзюньци

(президент Футболь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Гонкон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кадемии тайцзи мастер Линь Вэньхуэй, мастер Шань Ин, господин Хун Жунъюань (наследник "Мизунъюань" Хо Юаньцзя), судь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господин Ли Тяньцзин, тридцать шестой глава школы Циньчэн мастер Лю Суйбинь, мастер Ши Янькан (бывший главный тренер боевых монахов Шаолиня, наставник по боевым искусствам дочер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Путина), мастер Ши Хинчжэ (тридцать второй принявший обет ученик Шаолиня), профессор Ю Шэнь, академик Нью-Йорк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мастер Чжао Хунвэй и другие. Подробности см. по адресу: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Четы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нь тайцзи: структурный узел, переходящий от народа к миру

12 октября 2024 года — это день, который я навсегда запомню.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цигун тайцзи института я был приглашен посетить Гонконг и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разднов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ня тайцзи 2024",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институтом тайцзи (Гонконг), где я выступил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четного гостя. Подробный отчет об этом мероприятии уж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вяз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нь тайцзи 2024".

В тот день на площади Хонгконгского Вонг Тай Син было многолюдно, развевались красные флаги, звучали барабаны. Глав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Ли

Кэчхао выступил с видеообращением, подчеркнув, что тайцзи — это спорт, подходящий для все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и это лучший выбор для жителей Гонконга, чтобы заниматься физическими и духовными упражнениями в любое время и в любом месте. 750 мастеров и учеников тайцзи собрались на площади, чтобы вместе исполнить "Глобальную синхронную трехминутную тайцзи-упражнение". Я был приглашен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на сцене вместе с мастером Шань Ингцуном и другим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тайцзи, чтобы завершить этот культурный перформанс, преодолевающий языковы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Когда я стоял на сцене и выполнял тайцзи, я чувствовал, как воздух вокруг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собенно спокойным, каждое дыхание, кажд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азалось, отзывается на 核心精神 тайцзи: гармони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движение,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На мероприятии также выступ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опытных мастеров тайцзи, включая мастера Сюй Сиин из Гонконга. Я тоже был приглашен выйти на сцену, чтобы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суть тайцзи с помощью самых простых и чистых движений. Почти семиминутно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олучило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зрителей. Еще более вдохновляющим стало то, что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лучило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отклик от основных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Гонконга, включая телекомпанию Hong Kong Wireless Television (TVB), Phoenix TV, газету Sing Tao Daily, газету Ta Kung Pao и десятки других медиа, которые провели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интервью, фото- и

видеотрансляции, а также репортажи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колонки.

Это мероприятие собрало не только семьсот пятьдесят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учителей и студентов из Гонконга, но и делегаци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из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США, Канада, Австралия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из Австралии, я был рад видеть назв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школы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Австралии на сцене, в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отчетах, и осознавать, что могу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этом событии на одной платформе с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ами из Се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и и с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ами из Гонконга. Эта связь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преодолевающа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границы,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резонирование физических движений, но и резонанс душ и идей.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этого события, я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зложил его в статье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ня тайцзи» (DOI: 10.5281/zenodo.19127582). Статья использует образ феникс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формирующегося из утренней зари, как отправную точку, утверждая, что тел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золированно, а являетс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способной к 实时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резонансу с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нь тайцзи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глобаль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событие, но и важный узел для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труктурой, познанием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тела.

Пять.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ь: «Переход эпохи The Epochal Transition» и

глоб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Я занимаюс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следием, но и записью. С 2005 года 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создал, написал и редактировал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 «Прыжок времени» (ISSN 3083-5178), который издается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ключая китайский, английский,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спанский, японский, арабский, немецкий,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русский и корейский.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носителей родного и второго языка, эти языки охватывают примерно 60% до 65% населения мира.

Этот выпуск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понтанным написанием, 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ый вывод знаний. Он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фиксирует мои лич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практики в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области с 1992 года, охватывающие такие сферы, как технологии, многомерное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ИИ-систем,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философ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Все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снованы на реальной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опер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знаний, которую 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построил и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эксплуатирую, подчеркивая «приоритет эмпирики, структура важне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Более важно то, что этот выпуск был навсегда архивирован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м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сетями: он вошел в крупнейший в мире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каталог библиотек WorldCat (члены которого насчитывают более 16,000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х библиотек, охватывающих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был навсегда сохранен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Австралии TROVE и получил DOI DataCite через платформу Zenodo, управляемую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центром яде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CERN) (более 50 публикаций), а также были созданы открыто доступны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и через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акие как OpenAIRE и ORCID. Мой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аследия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ошло в миров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знаний в форме,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глобально исследована, долго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 цитируется. Устное обучение мастеров было закодировано в форму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оторая не исчезнет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Это не замена наследию, а его укрепление.

Шесть. Две логики: сущност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ой наследия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ходит в систему бакалавриата, по сути, это "кодирован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а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осителем человека,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цепочку учительства и телесный опыт. Многие вещи нельзя объяснить словами или записать, их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только через ежедневные занятия стоянием на ногах, 推手 и коррекцией, позволяя телу "узнать" сам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является носителем курсов, подчеркивая обучаемость,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ь и

механизмы оценк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зби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а обучаемые и проверяемые знания.

Создание системы бакалавриата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знаменует собой переход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от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к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нному и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му обучению. Цель подготовки четко определена ка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омплекс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которые "понимают культуру, умеют преподавать, хорошо заботятся о здоровье и могут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знания", что резко контрастирует с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передачи знаний от учителя к ученику,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устном обучении, длительном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и проверке мастерств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в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нных курсах, построен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базы,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о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и поддержке ресурсов.

Однако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ет перекодирован: движения будут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ны, теории обобщены, обучение упорядочено. Эт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не имеет ни хорошего, ни плохого, но она порождает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завершает уч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и получает диплом, что он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лучает — «знания о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или «умение в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Сист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ожет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завершение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о не может напрямую доказа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физ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Уметь говорить не равно уметь делать,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е равно прави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полная теория не равнознач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му мастерству.

Семь, стандарты проверки: "Закрытые гла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е тело" и физически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многопоточ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 систему методов для самопроверки.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основ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проверки я называ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丹体 с за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Метод очень прост: закройте глаза и стойте на одной ноге. Когда зрение закрыто и внешние ориентиры отключены, может ли тело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табильн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с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нерв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Если нет,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структура еще н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если д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уть начинает объединяться. Как я за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ьти», эта проверка может сохраня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течение семидесяти пяти минут, тел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ереходит от начального небольшого колебания к глубокой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частота сердечных сокращений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 диапазоне 80-100 ударов в минуту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окоя, а ритм дыхания снижается до 4-6 раз в минуту.

Эта система методов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не в самой форме, а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критери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ошел в тело, а не

остался на уровне движений. Этот стандарт можно преподавать и обсуждать на занятиях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но он не может помочь студентам "пройти" его. Только носитель традиции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это — исправлять вручную, указывать слово за словом, в бесчисленных повторениях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давай еще раз" позволять телу студента самому найти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е" ощущение.

Это и есть незаменимость наследник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ожет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понимающих теорию, и студентов, умеющих соревноваться, н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итать «живого наследника». Истинная передача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учебных планах, а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каждом прикосновении рук, в каждом наставлении мастера: «Подумай еще, это усилие неверное», в тех моментах, когда после упражнений учитель и ученик молча поним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ценность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никогда не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грубой силе, а 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труктуры" и "ритма". Как я сказал в своей статье "Может л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бы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не означает не драться, а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драться не нужно. В мирное время истинная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цен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том, чтобы победить других, а в том, чтобы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себя. Выиграть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легко, а выиграть жизнь сложно. А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учит именно последнему.

Восемь. Переоцен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конкуренция,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или симбиоз?

Итак, какова же связь между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не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не замена, а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ыполняет функции популяризации, обучения и базов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едоставляя большему числу люд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истема наследия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глубины и структуры, гарантируя, что те трудные для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элементы не будут разбавлены в процессе передачи.

На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м уровне стороны могут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симбио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я называю «знание и быт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обучает «знанию» —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научной,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й системе знаний. Мы передаем «бытие» — живую, текучую, наполненную теплом и дыханием телесную память.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больш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массовое обучени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в области здоровья и культурную упаковку;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мы, носители народ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охраняем Тайцзи как ядро «телесного пути» — диалектику инь и ян, понимание силы, внутреннюю практику стоек,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推手 и философскую глубину.

Как и в истории, когда Сунь Лутан создал свою школу, объединив форму и смысл, багуа и тайцз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аследники также должны, сохраняя основ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развивая живую систе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времени. Выпускник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могут приходить к нам, наследникам,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мастерства; мы, наследники, можем войт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глашенных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консультантов или совместных наставников проектов, внося живую воду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Это н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а реаль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происходит, я уже практикую эту модель. Мне не важны **套路**, мне важно, сможет ли мое тел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само бегать". А то, что моя работа "Переход эпох" была навсегда архивирована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также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народ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араллельными, а могут пересекаться.

Девять. Спор стандартов: кто будет определять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будущем?

Настоящая проблема, с которой нужно столкнутьс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том, кто выше, а в том, кто будет определять стандарты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будущем. Если будущая система оценки будет основана только 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научных статьях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соревнований, то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постепенно будет склоняться к демонстративным 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 те аспекты, которые зависят от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и трудно поддаются внешне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огут оказаться на обочине. Но если удастся установить многомерные критерии оценки, например, различать уровень знан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физ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то люди с разными путями смогут быть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яты в своих областях.

Для меня лично это изменени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вызовом, а скорее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Мой многопоточный аутентичный фон,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в Австралии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 через журналы могут внест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зарубежн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В будущем я надеюсь увидеть больш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наследников,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академ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глаше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консультантов или в рамка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выпускники академий смогут активно искать мастеров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практики, формируя здоровую цикличность «академия закладывает основу, учитель и ученик оттачивают мастерство».

Десять. Заключение: корень в теле, а не в системе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я вижу, что приход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 это не событие «борьбы за рабочие места», 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зделить торт». Но как этот торт будет разделен, зависит от нас, наследников. Если мы будем остав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в состоянии самодовольства «я — истинная линия», не стремясь к активному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не выходя за рамки, не превращая свой опыт в структуру знаний,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передавать, сохранять и цитировать, то маргинализация станет почти неизбежной. Напротив, если мы сможем

выйти вперед,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свои многолетние осознания и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уть нашей на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цепи на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й платформе, т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будет сжимать наш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о, наоборо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 нам большую сцену.

Я хочу не титул, а признани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мы, носители традиций, пришедшие из народа, являемся живыми культурными субъектами, а не экспонатами в музе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наши навыки, приобретенные на гор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важены, переданы, за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ы и включены в более крупную систему, а не заменены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ей;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навыки тела и знания в классе могу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каждый в своей красот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может быть введен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курируемым и стандартизированным, 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зависит от одного самого простого критерия — может ли тело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ть и сохранять единство, когда все внешние условия убраны. Этот критерий н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никакой системе и не зависит от какой-либо структуры, он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самому тайцзицюаню. Истинная граница никогда не находится внутри системы, а внутри тела.

Я основал "Австралийск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школу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в Австралии в 2003 году, задолго до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систему учительства. В процессе дальнейшей

передачи 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опоставлял 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практику с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продолжая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тренировки на берегу Сиднея.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тояния в стойке и практики позволили мне яснее увидеть, что суть тайцзи не в выражении, а в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правильно построено тело. Я продолжаю традицию 12-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 Чэнь, 6-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айцзи У и 9-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синь и Чэ, сохраняя эту линию в чуждой среде, и через многоязычное изда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записываю их в несколько глобальны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 дл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фиксации.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е я постепенно объединил изученные пути многослойного тайцзи и синь-и, унифицировав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опыт различных систем, сводя его к стабильному пути,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ому на целостном теле. Я временно назвал это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Даньти тайцзи», чтобы описа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основанную на структуре тела и превосходящую границы школ; это назв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лишь этапным обобщением лич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ути и не заменяет и не разделяет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системы.

Я пишу эту статью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пределить статус, а чтобы на основе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ного узла сделать реальную оценку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истемой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нес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упорядочение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знаний,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истема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оздание 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телес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эти два аспекта не противоречат друг другу, а выполняют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на разных уровнях. Для носителя традиции ключевым моментом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ревога о сво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ать через практику, упорядочение и выражение сохраня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и передаваемость своего пути в новой системной среде.

Когда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ходит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его будущее больше не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как его преподают, а от того, остаются ли люди, способные сделать так, чтобы само тел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как целостное единство без какой-либо внешне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Я не принадлежу ни к ка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и не связан с какой-либо 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мой путь основан на длительной телесной проверке и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й линии передачи.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года непрерыв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и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четырёх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ых линий, а также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вошедшие в глобальную академическ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через многоязычную систему, совместно составляют основу эт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ут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може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ие навыки, но для пути передачи,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структуре тела, е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о-прежнему зависит от длительной проверки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эта часть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таётся трудно

поддающейся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и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Авторская справка: У Чаохуэй (Jeffi Chao Hui Wu), двенадцат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Чэнь, шест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У, девятое поколение чжэнмай чжэнши синь, основатель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кадемии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в Австралии, президент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тайцзицюань Чжао и гла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 в Австралии,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основатель,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и многоязычный издатель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Переход эпох» (ISSN 3083-5178). Его науч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постоянно архивируютс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научных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х, таких как WorldCat,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Австралии TROVE,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и ORCID.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中文关键词: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школа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Тайцзи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Система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рямое наследование; Цзиньу тайцзи; Шань Инь; Линь Вэньхуэй; Тайцзи Чэнь; Тайцзи У; Цзе Ши Синь И; Чао Хунвэй; Интегр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тела Дань при закрытых глазах; Телесно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Переход эпо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нь тайцзи; Источник тела Дань; Бескорневая походка; Экстремальные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Многоязычно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ние; WorldCat; Zenodo; TROVE; Наследие не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Учитель-ученик;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 и телесный опыт.

Приложение Список литера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ая связ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нь тайцзи 202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Перв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бытие дня тайцзи: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Тело как вселенная: жизн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даньт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Тайцзи тайдо Ли Цзиньву -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Чэнь У Тайцз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Мой учитель тайцзи Шань Иньцзунь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В 2013 году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поиску корней тайцзи в деревне Чэньцзяоу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Наследие тайцзи Вечная суть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дать правильное название тайцзицюань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Может ли тайцзи быть эффективным в бою?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Экстремальные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Австралий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школа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Дневник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ьти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Десять значений практики тайцзи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Может ли тайцзи быть применимо в бою?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Закрытые глаза, дань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75 минут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태극권이 대학 시스템에 진입하다: 전승자와 학원 시스템의 관계 재평가

저자: 우조후이 JEFFI CHAO HUI WU

요약

본 문서는 구조적 관점에서 태극권이 대학 시스템에 진입함으로써 발생할 수 있는 전승과 학원 시스템 관계 재구성 문제를 분석한다. 전통적인 문헌 리뷰 방법과는 달리, 필자의 장기적인 신체 실증 및 정맥 전승 경로를 바탕으로 두 가지 시스템의 지식, 실천 및 평가 측면에서의 차이를 정리하고, 2026년 태극권이 학부 교육에 포함되는 이 시대적 전환점을 결합하여 “전승 시스템”과 “학원 시스템” 간의 분업 및 공생 관계를 제안한다. 본 논문은 전승 경로, 실증 훈련 방법 및 국제 전파 실천을 통해 표준화 교육 시스템이 신체적 기술에 미치는 영향을 탐구하고, 향후 태극권 발전에서 “지식 시스템”과 “신체 구조”의 이중 기준 공존의 필요성을 지적한다.

일, 노드 시각: 한 전승자의 복잡한 각성

2026년 4월 28일, 중국 교육부는 태극권이 공식적으로 중국 대학 학부 시스템에 들어간다고 발표했다. 이 소식이 전해지자, 내 마음속의 감정은 몸보다 훨씬 복잡했다.

수십 년 동안, 나는 한 가지 일을 해왔다: 지키는 것. 새벽 5시의 바닷가를 지키고, 진씨, 오씨 다맥 태극권과 차씨 형의권 이 네 가지 정통을 지키고, 스승님들이 한 마디 한 마디 전수해 주신 이치를 지키고, 교과서에 쓸 수 없고 오직 몸으로만 “깨달아야” 하는 것들을 지키고 있다. 이제 태극권이 대학에 들어가게 되었다. 누군가는 박수를 치며 무술이 드디어

정식으로 자리 잡았다고 기뻐하고, 누군가는 침묵하며 민간 전수가 이제 “야생길”이 될까 걱정한다. 그리고 나는 그 순간 복잡한 깨달음을 느꼈다.

나는 대학 체계 밖에 서 있는 사람이 아니다. 태극권이 대학에 처음 들어왔을 때, 아마도 아직 가라앉지 않은 것들—수십 년의 신체 기억, 다중 경로 융합의 실증 경험, 교차 문화의 전파 실천—이 나에게도 있다. 진정한 문제는 “누가 더 높냐”가 아니라 “누가 무엇에 책임이 있냐”이다.

두, 신분 근본: 네 가지 정맥의 교차 전승자

내 전통의 길은 마치 어떤 시대에 맞지 않는 고집처럼 들린다. 1992년부터 나는 내 가정권을 체계적으로 수련하기 시작했다. 그것은 대회를 위해서도, 자격증을 위해서도 아니었다. 가장 기본적인 질문에 답하기 위해서였다: 몸은 과연 진정으로 자신의 말을 들을 수 있는가? 이 질문에 나는 수년간 시간을 들여 시드니 해변의 매일 새벽마다 조금씩 답을 찾아갔다.

2024년 10월 저는 단영 스승님 문하에 정식으로 입문하게 되어 이경오 일맥의 직계 제자가 되었습니다. 단영 스승님은 이경오의 직계이며, 이경오는 진발과의 제자이고, 진발과는 진씨 태극권의 9대입니다. 이 師承의 연계는 명확하게 추적할 수 있습니다: 진발과가 이경오에게 전수하고, 이경오가 단영에게 전수하며, 단영이 저에게 전수합니다. 이 일맥의 전승 역사에 대해서는 《태극 대도 이경오 소전 - 진오 태극 근대 간사》(DOI: 10.5281/zenodo.18529314)에서 자세히 고증하였으며, 문중에서 1989년 이경오가 단영에게 직접 서명한 제자 증서를 최초로 발표하여 스승의 전승을 증명하는 유물급 증거로 삼았습니다.



左起：岳朝晖、单雄大师（2024年10月25日）
单雄大师（李经梧大师嫡传弟子）正式收岳朝晖为嫡传弟子，
并赠《李经梧传陈吴太极拳集》和《大道至简》。

[图 1/3]

동시에 린원후이 스승의 계몽과 추천으로
2013 년 나는 멀리 허난 성 천가구에서
왕시안 스승에게 진식 태극권을 배우게
되었다. 왕시안은 천가구 사대 금강 중 한
명으로, 진씨 태극권 제 19 대 전수자로,
진자오퀴와 진자오피 두 스승에게
사사받았다. 2013 년의 천가구 태극권 뿌리
찾기 여행은 나의 무학생애에서 중요한
원류 실천으로, 그 경험은 지금도 생생하게
기억에 남아 있다.

형의권 이 계통에서, 저는 조홍웨이 종사의
세심한 전수와 인정을 받았습니다.
조홍웨이 종사는 "동북 신력왕" 리춘링
대사의 직계 제자이며, 조씨 형의 태극문의
창시자이자 총관장입니다. 2024 년,
조홍웨이 종사는 저를 정식으로 직계
제자로 받아주셨고, 총관장 조홍웨이
종사와 대형제 린원후이 종사(형의권 홍콩
관장)의 평가를 통해 일치된 동의를 얻어,
저를 형의권 호주 관장 및 호주 조씨
형의권 협회 회장으로 임명하셨습니다.
이로 인해 저는 차씨(차의재) 형의권
제 9 대 직계 제자가 되었으며, 이 계통의
전승은 차의재 조사님 본인까지 거슬러
올라갑니다. 저의 전승 맥락은 《태극 전승
정수 영원》에 완전하게 제시되어 있으며,
단영 종사, 린원후이 종사, 조홍웨이

종사와의 합사진 및 사사 증명서가
포함되어 있습니다.



左起：岳朝晖、林文辉（王西安嫡传弟子）、赵宏伟（赵氏形意拳总掌门，“东北神力王”李春苓大师嫡传弟子）

[图 2/3]



左起：林文辉、王西安、岳朝晖（2007年）

[图 3/3]

이로써 저는 진씨 태극권 제 12 대, 오씨
태극권 제 6 대, 차씨 형의권 제 9 대 네 대
정맥의 교차 전승자로 공식적으로
인정받았습니다. 2001 년부터 저는 홍콩
기공 태극사(2022 년 "태극 국제学院"으로
개명)의 명예 고문을 맡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신분은 단순한 꼬리표가 아니라 제가 한
걸음 한 걸음 걸어온 현실적인 경로입니다.

누군가 저에게 여러 가지를 동시에 배우면
"섞인다"고 물었습니다. 제 대답은: 구조가
통일되기만 하면 출처는 오히려 중요하지
않다는 것입니다. 진정한 융합은 당신이 몇
가지 기술을 배웠느냐가 아니라, 당신의
몸이 서로 다른 분야의 힘의 논리를 하나의

안정된 구조로 수렴할 수 있느냐입니다.
이것은 구호가 아니라 매일 아침 5 시에 해변에서 서 있는 후의 실증입니다. 시드니 겨울, 해변에서 약 5 도, 서 있는 후 온몸이 흠뻑 젖었습니다. 몸은 거짓말을 하지 않습니다.

삼,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學院: 구조 검증을 중심으로 한 실천 체계

2024 년 6 월, 시드니라는 동서 문명이 융합된 국제 도시에서 저는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권 아카데미(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 Tai Chi Academy)를 설립하고 회장직을 맡았습니다. 이 플랫폼의 탄생은 무술 분야의 확장에 그치지 않고, 건강과 웰빙의 탐구에 그치지 않으며, 오히려 신체 실천을 매개로 하여 세계 무대에서 중국 문화의 문명 표현 경로를 재활성화하는 것입니다.

학원의 설립은 일시적인 생각이 아니라, 30 여 년의 신체 실증의 자연스러운 연장선입니다. 제가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 학원(2024-현재): 장기 운영되는 독립 신체 실천 체계의 제도화 기록 및 통합 연구》(DOI: 10.5281/zenodo.17957954)에서 설명한 바와 같이, 이 학원은 실제로 존재하며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되고 외부에서 검증 가능한 독립 신체 실천 체계입니다. 이는 개인의 실천 역사와 조직 제도 역사의 시간적 계층을 구분하며, 학원이 조직 실체로서의 제도적 출발점을 2024 년으로 명확히 하고, 그 지식과 방법이 제가 수년간의 지속적인 실천과 교육의 축적에서 비롯되었음을 설명합니다.

저 개인의 수련은 더욱 엄격하고 끈질깁니다. 지난 7 년 이상, 저는 매일 새벽 4 시 45 분에 일어나, 비바람에도 불구하고 시드니 해변에 가서 태극권을 연습하며 해가 뜰 때까지 계속했습니다. 이 끈기는 저를 아침 기온이 5 도에 불과한 추위

속에서 강한 의지를 단련하게 했고, 매번 마보 자세 후에는 온몸이 흠뻑 젖었지만, 저는 결코 물러서지 않았습니다. 이러한 모든 것이 태극권 연습에 탄탄한 기초를 다져주었고, 태극에 대한 이해를 더욱 깊게 해주었습니다. 이 훈련 시스템에 대한 자세한 기록은 《단체 연습 로그: 극한 무술 개인 실증 기록》(DOI:

10.5281/zenodo.18143126)을 참조하시기 바랍니다. 이 문헌은 시간 축을 주선으로 하여, 연속적인 아침 연습 과정에서 포함되는 자세, 태극검, 눈을 감고 한쪽 다리로 독립하기 75 분, 무근 자세 및 정리 통합 등 여러 훈련 단계를 체계적으로 기록하였으며, 스마트 기기를 통해 수집된 심박수, 호흡 빈도, 시간 길이 및 환경 파라미터 등의 검증 가능한 데이터를 결합하여 구조가 완전하고 앞뒤가 달한 실천 샘플을 형성하였습니다.

제가 실천하는 “단체 본원” 신체 정신 체계는 하나의 근본 이념에 기반하고 있습니다: 전체 신체는 단전이며, 천지 해공과 지속적으로 교환하는 열린 시스템입니다. 이 이념은 《신체는 우주다: 단체 본원의 생명 구조》(DOI: 10.5281/zenodo.19060602)에서 체계적으로 설명되었습니다. 낮은 자세의 말굽, 눈을 감고 한 다리로 서기(단체 독립), 태극권과 검, 그리고 독특한 “무근 보행” 방식을 통해, 저는 여러 생리적 차원의 깊은 변화를 기록했습니다 — 눈을 감고 한 다리로 75 분 서기, 무근 보행으로 5 시간 연속 걷기 피로 없음, 얇은 옷으로 저온 견디기, 그리고 의학적으로 “불가역적”으로 여겨지는 신체의 역전: 3 급 남성형 탈모, 황반 변성, 손목 터널 증후군의 자연 치유. 이러한 데이터, 사진, 비디오 및 의학 보고서는 모두 독립 DOI 로 Zenodo 플랫폼에 보관되어 독자들이 확인할 수 있도록 제공됩니다.

학원은 “중화 신체 문화를 부흥시키는 것”에 전념하며, 학술적 라벨을 추구하지 않고, 유행을 따르지 않으며, 오히려 “인간이 천지 사이에 어떻게 존재하는가”라는 궁극적인 질문을 다시 찾고, 중화 문화에서 잊혀진 “신체와 마음의 일체의 도”를 다시 찾고자 합니다. 우리는 진정한 태극은 “남에게 보여주기 위해 싸우는 것”이 아니라 “자신을 깨우기 위해 연습하는 것”이라고 믿습니다. 이는 언어를 초월한 문화 인식이며, 국경을 초월한 문명 각성입니다. 제가 《태극권의 정명》과 《태극은 실전이 가능한가?》에서 반복적으로 강조한 것처럼, 태극의 궁극적인 목표는 누군가를 이기는 것이 아니라 “변화에 흔들리지 않고”, “차분하게 대응하며”, “움직이지 않으면 산과 같고, 움직이면 천둥과 같다”는 것입니다.

학원은 많은 유명 인사와 대가들의 지원을 받고 있으며, 명예 회장 및 자문위원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분들이 포함됩니다: 배준치 씨(중국 홍콩 축구 협회 회장), 태극 국제 학원 회장 린원후이 종사, 단영 종사, 霍元甲 “미종권” 전수자 홍윤원 씨, 국가급 심판 리텐진 씨, 청성파 제 36 대 장문인 리우수이빈, 시연강 대사(소림사 전 무사 총교수, 러시아 대통령 푸틴의 딸 무술 멘토), 소림사 제 32 대 귀의 제자 시행자 대사, 뉴욕 과학 아카데미 회원 여신 교수, 자오홍웨이 종사 등. 자세한 내용은:

https://taichiau.org/cn/webpages/about_us/structure.html

네 번째, 국제 태극기 날: 민간에서 세계로 나아가는 구조적 노력

2024 년 10 월 12 일은 제가 영원히 잊지 못할 하루입니다.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원 회장으로서는 저는 홍콩에 초대되어 태극 국제 학원(홍콩)이 주최한 “2024 국제 태극일” 기념 행사에 참석하고 주변 역할을

맡았습니다. 이 행사에 대한 자세한 기록은 《글로벌 연동: 2024 국제 태극일》에 완전하게 수록되어 있습니다.

그날, 홍콩 완다이산 광장은 인산인해를 이루었고, 붉은 깃발이 펄럭이며, 북과 징 소리가 울려 퍼졌다. 리가초 총리께서 영상으로 인사하며, 태극권은 모든 연령층에 적합한 운동이며, 홍콩 사람들이 언제 어디서나 몸과 마음을 단련할 수 있는 최고의 선택이라고 강조했다. 750 명의 태극권 사부와 제자들이 광장에 모여 “전 세계 동시 3 분 태극권”을 함께 공연했다. 나는 무대에 초대되어 단영 종사와 다른 태극권 대표들과 함께 언어와 국경을 초월한 문화 해석을 완성했다. 내가 무대에서 태극권을 연습할 때, 주변의 공기가 특히 안정된 느낌을 주었고, 매 한 호흡과 매 한 동작은 태극권의 핵심 정신인 중화, 안정, 흐름, 원융을 울려주는 듯했다.

현장에는 홍콩의 서세영 사부를 포함한 여러 명의 경력 있는 태극권 사부들이 차례로 무대에 올라 공연을 했습니다. 저도 초대받아 무대에 올라 가장 소박하고 순수한 동작으로 태극권의 내涵을 관객들에게 선보였습니다. 약 7 분간의 공연은 관객들의 큰 찬사를 받았습니다. 더욱 고무적인 것은 이 행사가 홍콩 주류 미디어 시스템의 집단적인 반응을 얻었다는 점입니다. 홍콩 무선 텔레비전(TVB), 봉황위성, 성도일보, 대공보 등 수십 개의 매체가 인터뷰, 사진 생중계, 동영상 뉴스 및 특집 기사를 보도했습니다.

이번 행사에는 홍콩 현지의 750 명의 태극권 사범과 학생들뿐만 아니라 미국, 캐나다, 호주 등 여러 나라의 태극권 대표단도 참석했습니다. 호주를 대표하는 입장에서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원 이름이 무대에, 공식 보도에 등장하는 것을 보며 북미의 동료들과 홍콩의 선배들과 같은 플랫폼에서 함께 축제를 즐길 수 있다는

것은 지역과 문화를 초월한 태극권의 연대감이 단순한 신체 동작의 공명에 그치지 않고, 마음과 이념의 공진화임을 느끼게 합니다.

이 사건의 구조적 의미에 대해 저는 《첫 번째 국제 태극권의 날의 구조적 의미》(DOI: 10.5281/zenodo.19127582)에서 체계적으로 설명했습니다. 이 글은 “금봉 독립”의 기세와 아침 햇살이 자연스럽게 형성한 봉황 이미지를 출발점으로 삼아, 신체는 고립된 존재가 아니라 천지 환경과 실시간 상호작용 및 구조 공명을 형성하는 동적 시스템임을 제안합니다. 국제 태극권의 날은 단순한 글로벌 문화 사건이 아니라, 신체를 출발점으로 하여 구조, 인식 및 문명 관계를 재조명하는 중요한 접점입니다.

다섯, 학술 기록: 《시대 도약 The Epochal Transition》과 글로벌 학술 인프라

제가 하고 있는 일은 단순히 전통을 계승하는 것이 아니라 기록하는 데 있습니다. 2005 년부터 저는 독립적으로 《시대 도약》 전자 월간지(ISSN 3083-5178)를 창립하고 집필하며 편집하고 있습니다. 이 월간지는 중국어, 영어, 프랑스어, 스페인어, 일본어, 아랍어, 독일어, 포르투갈어, 러시아어, 한국어 등 10 개 언어로 동시 발행되며, 모국어와 제 2 언어 사용자 통계에 따르면 이들 언어는 전 세계 인구의 약 60%에서 65%를 커버합니다.

이 출판물은 즉흥적인 글쓰기가 아니라 구조화된 지식 출력입니다. 1992 년부터 제가 직접 실증한 분야 간 실천을 체계적으로 기록하며, 과학기술, 다차원 AI 시스템 설계, 무술, 철학, 교육 및 커뮤니케이션 등 여러 분야를 포함합니다. 모든 논의는 제가 독립적으로 구축하고 장기간 운영해온 실제 분야 간 지식 운영

시스템에 뿌리를 두고 있으며, “실증 우선, 구조가 서술에 앞선다”는 점을 강조합니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이 간행물이 여러 국제 권위 있는 학술 링크에 영구적으로 보관되었다는 것입니다. 그것은 세계 최대의 도서관 연합 목록인 WorldCat 에 들어갔으며(회원 기관이 16,000 개 이상의 국가 및 대학 도서관으로, 100 개 이상의 국가 및 지역을 포괄합니다), 호주 국립 도서관 TROVE 에 영구 보존되었고, 유럽 입자 물리학 연구소(CERN)에서 운영하는 Zenodo 플랫폼을 통해 DataCite DOI(50 개 이상의 문헌)를 획득하였으며, OpenAIRE 및 ORCID 와 같은 국제 학술 인프라를 통해 공개적으로 접근 가능한 학술 기록 좌표를 구축하였습니다. 제 ORCID 는: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

이것은 태극권의 전승 내용이 전 세계적으로 검색 가능하고, 장기적으로 보존되며, 학술적으로 인용될 수 있는 방식으로 세계의 지식 기반 시설에 들어갔음을 의미합니다. 스승들의 구술 전수가 시간의 흐름에 의해 사라지지 않는 존재 형태로 인코딩되었습니다. 이것은 전승에 대한 대체가 아니라 전승을 강화하는 것입니다.

여섯, 두 가지 논리: 전승 체계와 학원 체계의 본질적 차이

태극권이 대학 학부 시스템에 들어가는 것은 본질적으로 “코드 변환”입니다. 전승 시스템은 사람을 매개체로 하여, 사사 관계와 신체 경험을 강조합니다. 많은 것들은 명확히 설명하거나 글로 표현할 수 없으며, 오직 매일매일의 스탠딩, 푸시 핸드, 수정 과정을 통해 몸이 스스로 “알게” 해야 합니다. 학원 시스템은 커리큘럼을 매개체로 하여, 교수 가능성, 복제 가능성 및 평가 메커니즘을 강조하며, 내용을

교수할 수 있고 평가할 수 있는 지식
모듈로 분해해야 합니다.

대학 학부 시스템의 구축은 태극권이
비물질문화유산 프로젝트에서 규범화 및
학문화 인재 양성으로의 전환을
의미합니다. 그 양성 목표는 “문화 이해,
교수 능력, 건강 관리, 전파 능력”을 갖춘
복합형 인재로 명확히 설정되어 있으며,
이는 전통적인 사제 제도의 구술 전수,
장기적인 추종, 실력 검증과 뚜렷한 대조를
이룹니다. 학원 시스템의 장점은 표준화된
커리큘럼, 이론 체계 구축, 대규모 보급 및
자원 지원에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이 과정에서 태극권은 필연적으로
재코딩될 것이다: 동작은 표준화되고,
이론은 귀납화되며, 교육은
프로세스화된다. 이러한 전환 자체에는
좋고 나쁨이 없지만, 그것은 근본적인
문제를 가져온다: 한 사람이 학점을
이수하고 대학을 졸업할 때, 그가 얻는 것은
“태극권의 지식”인가, 아니면 “태극권의
능력”인가? 학위 시스템은 학습 과정의
완료를 증명할 수 있지만, 신체 구조가
실제로 구축되었는지를 직접적으로 증명할
수는 없다. 말할 수 있다고 해서 할 수 있는
것은 아니며, 동작이 표준화되었다고 해서
구조가 올바른 것은 아니고, 이론이
완전하다고 해서 공력이 성립되는 것은
아니다.

일곱, 검사 기준: “눈을 감고 단체 독립”과
신체 실증

장기 훈련과 다채널 융합의 실증 경험을
바탕으로, 나는 점차 자기 검증을 위한 공법
체계를 형성하게 되었다. 그중 하나의 가장
기본적인 검증 기준을 나는 “눈 감고 단체
독립”이라고 부른다.

방법은 간단하다: 눈을 감고 한 발로 서
있다. 시각이 차단되고 외부 참조가

끊어졌을 때, 몸이 여전히 중추에 의해
안정적으로 제어될 수 있는가? 만약 그렇지
않다면, 구조가 아직 형성되지 않았음을
의미한다; 만약 가능하다면, 내적인 경로가
통합되기 시작했음을 의미한다. 내가
《단체 연공 일지》에서 기록한 것처럼, 이
검사는 75 분 동안 지속되는 상태에서
안정성을 유지할 수 있으며, 몸은 초기의
미세한 흔들림에서 점차 깊은 구조적
안정으로 들어가고, 심박수는 80-
100 회/분의 안정 구간을 유지하며, 호흡
리듬은 분당 4-6 회로 감소한다.

이 방법의 의미는 형식 자체에 있지 않고,
태극권이 진정으로 몸에 들어왔는지,
아니면 동작의 수준에 머물러 있는지를
판단할 수 있는 기준을 제공하는 데 있다.
이 기준은 대학 강의실에서 가르칠 수
있지만, 학생이 “넘어가는” 것을 도와줄
수는 없다. 오직 전수자만이 이 일을 할 수
있다 — 손으로 직접 교정하고, 한 마디씩
지적하며, 수없이 반복되는 “틀렸어, 다시
해” 속에서 학생의 몸이 스스로 그 “맞는”
느낌을 찾도록 한다.

이것이 전수자의 대체 불가능성이다.
대학은 이론을 아는 교사와 경기를 잘하는
학생을 양성할 수 있지만, “살아있는
전수자”는 양성할 수 없다. 진정한 전수는
결코 수업안에 있지 않으며, 매번 손과 손의
접촉 속에 있고, 스승의 “다시 생각해봐, 이
힘이 맞지 않아”라는 한 마디의 조언 속에
있으며, 그 손을 밀친 후 스승과 제자가
서로 말없이도 통하는 묘한 조화 속에 있다.

태극권의 실전성은 결코 힘에 의존하지
않으며, 오히려 “구조”와 “리듬”의 접촉에
의존한다. 내가 《태극은 실전이
가능한가?》에서 말했듯이: 태극권은
싸우지 않는 것이 아니라 싸울 필요가 없다.
평화로운 시대에 진정한 “실전성”은 남을
이기는 것이 아니라 자신을 통제하는

것이다. 한 경기를 이기는 것은 쉽지만,
인생을 이기는 것은 어렵다. 그리고 태극은
후자를 연습하는 것이다.

여덟, 관계 재평가: 경쟁, 분업 아니면 공생?

그렇다면, 전수자와 학원 시스템 사이에는
도대체 어떤 관계가 있을까요? 저는 경쟁이
아니라 대체가 아니라 분업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학원 시스템은 보급, 교육 및
기초 인식의 기능을 담당하여 더 많은
사람들이 태극권에 접할 수 있는 기회를
제공합니다. 반면 전수 시스템은 깊이와
구조의 지속성을 담당하여 표준화하기
어려운 핵심 내용이 전파 과정에서
희석되지 않도록 보장합니다.

더 깊은 차원에서 양측은 제가 "지와
존재"라고 부르는 공생 관계를 형성할 수
있습니다. 대학은 "지"를 가르칩니다 —
체계적이고, 과학적이며, 복제 가능한 지식
체계. 우리가 전수하는 것은 "존재"입니다
— 살아있는, 흐르는, 체온과 호흡을 가진
신체 기억. 대학 전공은 보편적인 교육,
건강 응용 및 문화 포장에 더 중점을 두고;
반면에 우리 민간 정맥 전수자들은 태극이
"제도"의 학문으로서의 핵심인 음양 변증,
힘의 체득, 자세 내수련, 밀치기 실전 및
철학적 깊이를 지키고 있습니다.

역사 속의 손록당이 형의, 이, 팔괘, 태극을
융합하여 독자적인 파를 이룬 것처럼,
현대의 전승자들도 정맥의 기초를 지키는
전제 하에 "계속 이야기"하며 시대에 맞는
생동하는 체계를 발전시켜야 한다. 대학의
졸업생들은 우리 전승자들에게 와서
기술을 심화할 수 있고; 우리 전승자들은
대학에 들어가 객좌, 자문 또는 공동
프로젝트 멘토로 활동하여 정통의 내포에
생수를 주입할 수 있다.

이것은 상상이 아니라 현재 일어나고 있는
현실이며, 나는 이미 이 패턴을 실천하고

있다. 나는 틀에 얽매이지 않으며, 오직 내
몸이 결국 "스스로 달릴 수 있는지"에만
신경 쓴다. 그리고 나의 《시대 도약》이 전
세계 학술 기반 시설에 영구적으로
보관된다는 사실 자체는 민간 전통과 학술
체계가 단순히 평행할 수만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교차할 수 있음을 보여준다.

아훙, 기존의 논쟁: 미래의 태극권은 누가
정의할 것인가?

진정으로 직면해야 할 문제는 누가 더
높은가가 아니라, 미래 태극권의 기준이
누구에 의해 정의되는가입니다. 만약
미래의 평가 체계가 학력, 논문 또는 대회
성적만을 기준으로 한다면, 태극권은
점차적으로 보여줄 수 있고 정량화할 수
있는 방향으로 기울어질 것이며, 오랜
체험에 의존하고 외화하기 어려운 부분은
소외될 수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지식 습득,
교수 능력 및 신체 구조라는 세 가지
차원을 구분하는 다차원적인 판단 기준을
구축할 수 있다면, 각기 다른 경로를 가진
사람들도 각자의 분야에서 올바르게
이해될 수 있습니다.

개인적으로 이 변화는 도전이 아니라
기회입니다. 저의 다문화 정통 교류 배경,
호주에서의 장기 실천, 그리고 학술지를
통한 기록은 대학 시스템에 정통한 의미와
해외 시각을 주입하는 데 적합합니다.
앞으로 저는 더 많은 전통 계승자들이 객좌,
자문 또는 공동 프로젝트 형태로 학원
건설에 참여하는 것을 보고 싶습니다.
동시에 학원 졸업생들도 정통 스승을 찾아
심화 수련을 할 수 있도록 하여 "학원이
기초를 다지고, 스승과 제자가 정통 기술을
연마하는" 선순환을 형성하길 바랍니다.

열, 결어: 뿌리는 몸에, 제도에 있지 않다

결국 태극권이 대학에 진입하는 것은 제가
보기에 단순한 "밤그릇을 빼앗는" 사건이
아니라 "케이크를 나누는" 기회입니다.

하지만 이 케이크를 어떻게 나누느냐는 우리의 전수자 자신에게 달려 있습니다. 우리가 “나는 정맥이다”라는 자기 도취에만 머물고, 능동적으로 연결하고, 능동적으로 출력하며, 자신의 경험을 전파 가능하고 보존 가능하며 인용 가능한 지식 구조로 변환하지 않는다면, 주변화되는 것은 거의 필연적입니다. 반대로, 우리가 나서서 수십 년간의 체득을 체계로 정리하고, 자신의 전수 연결 고리의 정수를 더 넓은 플랫폼에 제시할 수 있다면, 학원 체계는 우리의 공간을 압박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오히려 더 큰 무대를 제공할 것입니다.

제가 원하는 것은 직함이 아니라 인정입니다: 민간에서 나온 전승자들이 살아있는 문화 주체임을 확인해 주는 것, 박물관의 전시품이 아니라는 것을; 우리가 산에서 쌓아온 무술이 존중받고, 전승되며, 기록되고, 더 큰 체계 속에서 역할을 할 수 있도록 해야 한다는 것을 확인해 주는 것, 표준화로 대체되어서는 안 된다는 것을; 몸속의 무술과 교실의 지식이 서로 모순되지 않고, 각자의 아름다움을 지닐 수 있음을 확인해 주는 것.

태극권은 대학에 들어갈 수 있고, 과정화되고 표준화될 수 있지만, 그것이 궁극적으로 성립하는지는 가장 간단한 기준에 달려 있다—모든 외부 조건이 제거된 후에도 몸이 여전히 자율적으로 움직이고 통일성을 유지할 수 있는가. 이 기준은 어떤 제도에도 속하지 않으며, 어떤 체계에도 의존하지 않고, 태극권 자체에 속한다. 진정한 경계는 결코 제도 내에 있지 않고, 몸 안에 있다.

저는 2003년에 호주에서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学院”을 설립하였고, 공식적인 입문 사사 체계에 앞서, 이후 전승 과정에서 기존의 실천과 정맥 체계를 점차적으로 대조하고 수정하였으며, 시드니 해변에서

장기 실증 훈련을 지속적으로 진행하였습니다. 수십 년 동안 변함없이 서 있는 자세와 수련을 통해, 태극권의 핵심은 표현에 있지 않고 신체 구조가 성립되는 데 있음을 더욱 명확히 알게 되었습니다. 저는 진씨 태극권 제 12 대, 오씨 태극권 제 6 대 및 차씨 형의권 제 9 대 정맥 전승을 이어받아, 이국적인 환경 속에서도 이 뿌리를 지속적으로 지키고 있으며, 다국어 출판물 통해 관련 역사와 이론이 여러 글로벌 학술 기반 시설에 장기적으로 기록되고 있습니다.

장기 실증에서, 저는 학습한 다맥 태극과 형의 훈련 경로를 점진적으로 융합하여 서로 다른 체계의 구조 경험을 통합하고, 전체 신체를 중심으로 한 안정적인 경로로 수렴시켰습니다. 그리고 “단체 태극”을 이 방향의 임시 명칭으로 사용하여 신체 구조를 본체로 하고 문파 경계를 초월하는 실천 체계를 설명합니다; 이 명칭은 개인 실천 경로의 단계적 요약일 뿐이며, 기존 전승 체계를 대체하거나 분리하는 것이 아닙니다.

이 글을 쓰는 것은 명분을 정립하기 위함이 아니라, 이 시대의 전환점을 바탕으로 전통 체계와 학원 체계 간의 관계에 대한 현실적인 판단을 내리기 위함이다. 대학이 맡고 있는 것은 지식의 정리와 전파이며, 전통 체계가 유지하는 것은 신체 구조의 구축과 지속이다. 두 가지는 대립하는 것이 아니라, 서로 다른 차원에서 각자의 기능을 수행하고 있다. 전통 계승자에게 있어 핵심은 위치에 대한 불안이 아니라, 실천, 정리 및 표현을 통해 새로운 체계 환경에서 자신의 경로가 유효성과 전이 가능성을 유지할 수 있는지 여부에 있다.

태극권이 대학 체계에 편입된 이후, 그 미래는 더 이상 어떻게 가르쳐지는가에 의해 결정되지 않고, 어떠한 외부 의존 없이도 몸 자체를 하나의 통일된 상태로

성립시킬 수 있는 사람이 여전히
존재하는가에 의해 결정된다.

나는 어떤 대학 체계에도 속해 있지 않으며,
어떠한 단일 기관에도 의존하지 않는다.
나의 길은 장기간의 신체적 검증과 정통
전승에 기반을 두고 있다. 삼십삼 년간의
지속적인 수련과 네 개 정통 계보의 계승,
그리고 다언어 체계를 통해 세계 학술
인프라에 편입된 구조화된 기록이 이 실천
경로의 기초를 함께 이룬다. 대학 체계는
이론적 이해와 교육 능력을 체계적으로
양성할 수 있지만, 신체 구조를 핵심으로
하는 전승 경로에 있어 그 형성은 여전히
장기적인 검증과 개인의 완성에 의존하며,
이 부분은 현재로서는 표준화하여
재현하기가 여전히 어렵다.

저자 소개: 우조휘(Jeffi Chao Hui Wu), 진씨
태극권 제 12 대, 오씨 태극권 제 6 대, 차씨
형의권 제 9 대 정맥 전승자,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학원 창립자 겸 의장, 호주 조씨 형의
태극권 협회 회장 겸 호주 장문인, 《시대
도약》 전자 월간지(ISSN 3083-5178) 독립
창립자, 편집장 및 다국어 출판인. 그의
학술 성과는 WorldCat, 호주 국가 도서관
TROVE, CERN Zenodo, DataCite DOI,
OpenAIRE 및 ORCID 등 국제 학술 인프라에
영구 보관되어 있습니다.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318-3027>

한국어 키워드: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원;
태극권 대학 진입; 전승 체계; 학원 체계;
정맥 전승; 경오 태극; 단영; 린문휘; 진씨
태극권; 오식 태극권; 차씨 형의권; 초홍위;
구조 통합; 눈 감고 단체 독립; 신체 실증;
시대 도약; 국제 태극의 날; 단체 본원; 무근
보; 극한 무학; 다언어 학술 출판; WorldCat;
Zenodo; TROVE; 비유산 전승; 사제 제도;
표준화 및 체증

부록 참고문헌:

[글로벌 연동]2024 국제 태극권의 날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03>

첫 번째 국제 태극권일의 구조적 의미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127582>

신체는 우주다: 단체 본원의 생명 구조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060602>

태극 대가 이경오 소전 - 진오 태극 근대
간사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529314>
<https://nla.gov.au/nla.obj-4157084878>

[무술] 나의 태극 스승 단영 종사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50>

[무학]2013 년, 진가구 태극 찾기 여행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546>

[무학] 태극 전승 정수 영원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431>

[무학] 태극권 증명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10>

[무술]태극권이 실전에서 통할까요?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극한 무술]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学院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957954>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059>

단체 연공 일지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143126>

[무학] 태극권의 열 가지 의미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7417>

[무술]태극권은 실전에서 사용할 수
있나요?

<https://www.australianwinner.com/AuWinner/viewtopic.php?t=696864>

눈을 감고 단체 독립 75 분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862493>

[简介] 巫朝晖 (JEFFI CHAO HUI WU)

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 《时代跃迁》(The Epochal Transition) 创始人兼总编辑, 澳大利亚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会长、澳洲国际气功太极学院创办人及彩虹鹦国际出版社社长。作为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吴式太极拳第六代正脉传人及赵氏形意拳澳洲掌门人, 他逾三十年的跨领域实证积累, 构建出一套融合武学修炼、智能架构与文化创造的原创体系, 被誉为“结构文明的实证样本”。

自 1992 年在悉尼创办澳洲首家由华人留学生独立运营的印刷厂, 至 1997 年提出领先二十年的智能物流系统并于 2013 年成功落地、持续高效运行, 巫朝晖始终以实证推动理论迭代。他独创涵盖 66 个极限领域与 16 门独立新科学的宏大框架, 横跨哲学、科技、文学、音乐、武学、物流、智能设计等多维方向, 全部成果皆依托可验证的动态闭环结构。

由他创立的《时代跃迁》, 是全球首部实现十语同步出版(中、英、法、西、日、阿、德、葡、俄、韩)的原创实证期刊, 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PANDORA/Trove 数字馆藏永久收录, 成为文明级原创记录与人工智能及未来研究的高维接口。其提出的“丹体本源”修炼体系, 重构现代内功修持路径, 融入极限训练与动态能量交互, 进一步扩展了多维智慧体系的边界。

巫朝晖以结构实证贯通理论与现实, 其工作不仅重塑跨领域创作的可能, 更为文明跃迁提供了可追溯、可操作的实践样本。

[Introduction] JEFFI CHAO HUI WU

JEFFI CHAO HUI WU, founder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Epochal Transition,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Rainbow Parrot Internat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founder of 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and president of Rainbow Parrot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s the twelfth-generation inheritor of Chen-style Tai Chi, sixth-generation legitimate inheritor of Wu-style Tai Chi, and head of Zhao-style Xingyi in Australia, he has accumulated over thirty years of cross-disciplinary empirical experience, creating an original system that integrates martial arts practice,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creation, hailed as an "empirical model of structural civilization."

Since founding Australia's first independently operated printing factory by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ydney in 1992, to proposing a smart logistics system that is twenty years ahead in 1997 and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it in 2013 with continuous efficient operation, JEFFI CHAO HUI WU has always driven theoretical iteration through empirical evidence. He has created a grand framework that encompasses 66 extreme fields and 16 independent new sciences, spanning multidimensional directions such as philosophy, technology, literature, music, martial arts, logistics, and intelligent design, with all results relying on a verifiable dynamic closed-loop structure.

Th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founded by him is the world's first original empirical

journal to achieve simultaneous publication in ten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French, Spanish, Japanese, Arabic, German, Portuguese, Russian, and Korean). It has been permanently included in the PANDORA/Trove digital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becoming a high-dimensional interface for civilization-level original rec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studies. The "Dan Ti Ben Yuan" cultivation system he proposed reconstructs the modern internal skill practice path, integrating extreme training and dynamic energy interaction, further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wisdom system.

JEFFI CHAO HUI WU connects theory and reality through structural empiricism. His work not only reshapes the possibilities of cross-disciplinary creation but also provides traceable and operable practical samples for civilizational transitions.

[Introduction] JEFFI CHAO HUI WU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fondateur et rédacteur en chef de "La Transition Époqu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crivains Rainbow Parrot en Australie, fondateur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Qigong et Tai Chi d'Australie et président de l'Éditeur International Rainbow Parrot. En tant que douzième héritier du Tai Chi Chen, sixième héritier légitime du Tai Chi Wu et maître du Xing Yi Zhao en Australie, il a accumulé plus de trente ans d'expérience interdisciplinaire, construisant un système original qui intègre la pratique martiale, l'architecture intelligente et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salué

comme un "exemple empirique de la civilisation structurée".

Depuis la création en 1992 à Sydney de la première imprimerie indépendante gérée par d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Australie, jusqu'à la proposition en 1997 d'un système logistique intelligent en avance de vingt ans, qui a été mis en œuvre avec succès en 2013 et fonctionne de manière continue et efficace, JEFFI CHAO HUI WU a toujours promu l'itération théorique par des preuves empiriques. Il a conçu un grand cadre englobant 66 domaines extrêmes et 16 nouvelles sciences indépendantes, couvrant des directions multidimensionnelles telles que la philosophie, la technologie, la littérature, la musique, les arts martiaux, la logistique et le design intelligent, tous les résultats reposant sur une structure dynamique et vérifiable en boucle fermée.

La revue "Saut dans le Temps", fondée par lui, est la première au monde à réaliser une publication simultanée en dix langues (chinois, anglais, français, espagnol, japonais, arabe, allemand, portugais, russe, coréen). Elle est intégrée de manière permanente dans les collections numériques PANDORA/Trov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Australie, devenant un enregistrement original de niveau civilisation et une interface multidimensionnelle pour la recherche en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sur l'avenir. Le système de cultivation "Origine du Corps Dan" qu'il propose reconstruit le chemin de la pratique moderne des arts internes, intégrant l'entraînement extrême et l'interaction dynamique des énergies, élargissant ainsi les frontières du système de sagesse multidimensionnelle.

JEFFI CHAO HUI WU relie la théorie et la réalité par une approche empirique structurale, son travail non seulement redéfinit les possibilités de création interdisciplinaire, mais fournit également des exemples pratiques traçables et opérationnels pour la transition des civilisations.

[Introducción]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fundador y editor en jefe de "La Transición Epocal" (The Epochal Transition),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Rainbow Parrot en Australia, fundador del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y Tai Chi de Australia y presidente de la Editorial Rainbow Parrot Internacional. Como el duodécimo heredero de la familia Chen en Tai Chi, el sexto heredero legítimo de la familia Wu en Tai Chi y el líder de la escuela Zhao de Xing Yi en Australia, ha acumulado más de treinta años de experiencia práctica en múltiples campos, construyendo un sistema original que integra la práctica marcial, la estructura inteligente y la creación cultural, siendo reconocido como "un ejemplo empírico de la civilización estructural".

Desde 1992, cuando fundó en Sídney la primera imprenta operada de manera independiente por estudiantes chinos en Australia, hasta 1997, cuando propuso un sistema de logística inteligente que adelantaba veinte años y que se implementó con éxito en 2013, funcionando de manera continua y eficiente, JEFFI CHAO HUI WU ha impulsado la iteración teórica a través de la

evidencia. Él creó un gran marco que abarca 66 campos extremos y 16 nuevas ciencias independientes, cruzando direcciones multidimensionales como la filosofía, la tecnología, la literatura, la música, las artes marciales, la logística y el diseño inteligente, todos los resultados se basan en una estructura de bucle cerrado dinámico verificable.

La revista "Transición de Épocas", fundada por él, es la primera publicación original del mundo que logra la publicación simultánea en diez idiomas (chino, inglés, francés, español, japonés, árabe, alemán, portugués, ruso y coreano). Ha sido incluida de forma permanente en la colección digital PANDORA/Trove de l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Australia, convirtiéndose en un registro original de nivel civilizacional y en una interfaz de alta dimensión para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y la investigación del futuro. Su sistema de cultivo "Origen del Cuerpo Dan" reconfigura el camino de la práctica del poder interno moderno, integrando entrenamiento extremo e interacción dinámica de energía, ampliando aún más los límites del sistema de sabiduría multidimensional.

JEFFI CHAO HUI WU conecta la teoría y la realidad a través de la evidencia estructural, su trabajo no solo reconfigura las posibilidades de la creación interdisciplinaria, sino que también proporciona muestras prácticas rastreables y operativas para la transición civilizacional.

[紹介]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

巫朝晖(JEFFI CHAO HUI WU)、『時代の飛躍』(The Epochal Transition)創設者兼編集長、オーストラリア虹鶴国際作家協会会長、オーストラリア国際気功太極学院創設者及び虹鶴国際出版社社長。陳氏太極拳第十二代伝承者、呉式太極拳第六代正統伝承者及び趙氏形意拳オーストラリア門主として、彼は30年以上にわたる異分野の実証的蓄積を通じて、武道修練、知的構造、文化創造を融合させた独自の体系を構築し、「構造文明の実証サンプル」と称賛されている。

1992年にシドニーでオーストラリア初の中国人留学生が独立運営する印刷工場を設立し、1997年には20年先を行くスマート物流システムを提案し、2013年に成功裏に実現し、継続的に効率的に運営している巫朝晖は、常に実証を通じて理論の進化を推進してきました。彼は66の極限分野と16の独立した新しい科学を網羅する壮大なフレームワークを独自に創造し、哲学、科学技術、文学、音楽、武道、物流、スマートデザインなどの多次元的な方向にわたっています。すべての成果は検証可能な動的クローズドループ構造に基づいています。

彼が創設した『時代の飛躍』は、世界初の十言語同時出版(中、英、仏、西、日、阿、独、葡、露、韓)を実現したオリジナル実証ジャーナルであり、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図書館 PANDORA/Trove 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に永久収蔵され、文明レベルのオリジナル記録と人工知能及び未来研究の高次元インターフェースとなっています。彼が提唱した「丹体本源」修練体系は、現代の内功修行の道筋を再構築し、極限トレーニングと動的エネルギー

ギーの相互作用を取り入れ、多次元知恵体系の境界をさらに拡張しました。

巫朝晖は構造実証を通じて理論と現実を結びつけ、その仕事は分野を超えた創作の可能性を再構築するだけでなく、文明の飛躍に対して追跡可能で操作可能な実践のサンプルを提供している。

JEFFI CHAO HUI WU (تشاو هوي وو [مقدمة])

مؤسس، (JEFFI CHAO HUI WU) تشاو هوي وو
(The Epochal Transition) "الزمني الانتقال" تحرير ورئيس
قوس البيغاء" الدولية الكتاب جمعية رئيس،
تشى للتاي الدولية الأكاديمية مؤسس، أستراليا في "قرح
البيغاء" الدولية النشر دار ورئيس أستراليا في والكيغونغ
تشى تاي ورثة من عشر الثاني الجيل باعتباره. "قرح قوس
ورئيس، وو تشى تاي ورثة من السادس والجيل، تشن
مدى على جمع فقد، أستراليا في ي شينغ شي تشاو مدرسة
، متعددة مجالات عبر العملية الخبرة من عامًا ثلاثين من أكثر
والهياكل، القتال فنون ممارسة بين يدمج أصليًا نظامًا ليني
تجريبي نموذج" بأنه وُصف وقد، الثقافي والإبداع، الذكية
"الهيكليّة للحضارة".

صينيون طلاب يديرها أستراليا في مطبعة أول تأسيس منذ
الذكي اللوجستيات نظام تقديم وحتى، 1992 عام سيدني في
، 1997 عام في عامًا بعشرين عصره يسبق الذي الرائد
عام منذ بكفاءة العمل في واستمر بنجاح تنفيذه تم والذي
خلال من النظرية بتطور يدفع تشاو هوي وو ظل، 2013
16 و متطرفًا مجالًا 66 يغطي ضخماً إطارًا ابتكر لقد. الأدلة
، والأدب، و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فلسفة عبر يمتد، مستقلاً جديداً علماً
، الذكي والتصميم، واللوجستيات، القتال وفنون، والموسيقى
يمكن مغلق ديناميكي هيكل على النتائج جميع تعتمد حيث
منه التحقق.

تحقق العالم في أصلية مجلة أول هي "الزمن قفزة" أسسها
، الفرنسية، الإنجليزية، الصينية لغات عشر المتزامن النشر
، الروسية، البرتغالية، الألمان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يابانية، الإسبانية
المكتبة مجموعة في دائم بشكل إدراجها تم وقد، (الكورية
لتصبح، الرقمية PANDORA/Trove الأسترالية الوطنية
الأبعاد عالية وواجهة الحضارة مستوى على أصلياً سجالاً
الذي التدريبي النظام. المستقبل ودراسات الاصطناعي للذكاء
القوة ممارسة مسار تشكيل يعيد "دان جسم أصل" اقترحه
والتفاعل المتطرف التدريب بين وجمع، الحديثة الداخلية
الحكمة نظام حدود أكبر بشكل يوسع مما، للطاقة الديناميكي
الأبعاد متعددة.

الإثبات خلال من والواقع النظرية بين يربط وشاو هوي
عبر الإبداع إمكانية تشكيل أعماله تعيد لا حيث، الهيكلي
للتتبع قابلة عملية نماذج أيضاً توفر بل، فحسب المجالات
الحضارة لانتقال والتنفيذ.

[Einführung]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Gründer und Chefredakteur von „Die Epochale Transition“ (The Epochal Transition), Präsident der Australian Rainbow Parrot Internat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Gründer der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Qigong Tai Chi Academy und Präsident des Rainbow Parrot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ls zwölfter Nachfolger der Chen-Stil Tai Chi und sechster legitimer Nachfolger des Wu-Stil Tai Chi sowie Leiter der Zhao-Stil Xingyi Kung Fu in Australien hat er über dreißig Jahre interdisziplinäre praktische Erfahrungen gesammelt und ein originales System entwickelt, das Kampfkunsttraining, intelligente Strukturen und kulturelle Schöpfung vereint, und wird als „empirisches Beispiel für strukturelle Zivilisation“ bezeichnet.

Seit der Gründung der ersten von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unabhängig betriebenen Druckerei in Australien in Sydney im Jahr 1992, bis zur Einführung eines zwanzig Jahre führenden intelligenten Logistiksystems im Jahr 1997, das 2013 erfolgreich implementiert und kontinuierlich effizient betrieben wurde, hat JEFFI CHAO HUI WU stets empirische Beweise zur Förderung der theoretischen Iteration genutzt. Er entwickelte einen großangelegten Rahmen, der 66 Extreimbereiche und 16 unabhängige neue Wissenschaften umfasst und sich über multidimensionale Richtungen wie Philosophie, Technologie, Literatur, Musik, Kampfkunst, Logistik und intelligentes Design erstreckt. Alle Ergebnisse basieren

auf einer verifizierbaren dynamischen geschlossenen Struktur.

Die von ihm gegründete Zeitschrift „Zeitenwechsel“ ist die weltweit erste originale empirische Zeitschrift, die in zehn Sprachen simultan veröffentlicht wird (Chinesisch, Englisch, Französisch, Spanisch, Japanisch, Arabisch, Deutsch, Portugiesisch, Russisch, Koreanisch). Sie wurde dauerhaft in die digitale Sammlung PANDORA/Trove der Nationalbibliothek Australiens aufgenommen und ist zu einem zivilisationslevel Originaldokument sowie einer hochdimensionalen Schnittstelle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Zukunftsforschung geworden. Das von ihm vorgeschlagene „Ursprung des Dan-Körpers“ Trainingssystem rekonstruiert den modernen Weg der inneren Kultivierung, integriert Extremtraining und dynamische Energieinteraktion und erweitert weiter die Grenzen des multidimensionalen Weisheitssystems.

JEFFI CHAO HUI WU verbindet mit struktureller Empirie Theorie und Realität. Seine Arbeit gestaltet nicht nur die Möglichkeiten interdisziplinärer Kreativität neu, sondern bietet auch nachvollziehbare und handhabbare Praxisbeispiele für den zivilisatorischen Übergang.

[Introdução]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Wu Zhao Hui (JEFFI CHAO HUI WU), fundador e editor-chefe de "A Transição Época" (The Epochal Transition), 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Rainbow Parrot da Austrália, fundador da Academia Internacional de Qigong e Tai Chi da Austrália e presidente da Editora Internacional Rainbow Parrot. Como o 12º herdeiro do Tai Chi Chen, o 6º herdeiro legítimo do Tai Chi Wu e líder do estilo Xingyi Zhao na Austrália, ele acumulou mais de trinta anos de experiência prática em diversas áreas, construindo um sistema original que integra o cultivo das artes marciais, estruturas inteligentes e criação cultural, sendo considerado um "exemplo empírico da civilização estrutural".

Desde a fundação, em 1992, da primeira gráfica na Austrália operada de forma independente por estudantes chineses em Sydney, até a proposta, em 1997, de um sistema de logística inteligente que está vinte anos à frente e que foi implementado com sucesso em 2013, funcionando de forma contínua e eficiente, JEFFI CHAO HUI WU sempre promoveu a iteração teórica com base em evidências. Ele criou uma grande estrutura que abrange 66 áreas extremas e 16 novas ciências independentes, atravessando direções multidimensionais como filosofia, tecnologia, literatura, música, artes marciais, logística e design inteligente, com todos os resultados baseados em uma estrutura dinâmica de ciclo fechado verificável.

A "Transição do Tempo", fundada por ele, é a primeira revista acadêmica original do

mundo a publicar simultaneamente em dez idiomas (chinês, inglês, francês, espanhol, japonês, árabe, alemão, português, russo e coreano). Foi permanentemente incluída na coleção digital PANDORA/Trove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a Austrália, tornando-se um registro original de nível civilizacional e uma interface de alta dimensão para pesquisas em inteligência artificial e futuro. O sistema de cultivo "Origem do Corpo Dan" que ele propôs reconfigura o caminho de prática do poder interno moderno, integrando treinamento de limite e interação dinâmica de energia, expandindo ainda mais as fronteiras do sistema de sabedoria multidimensional.

JEFFI CHAO HUI WU conecta teoria e realidade por meio de uma evidência estrutural, seu trabalho não apenas reconfigura as possibilidades de criação interdisciplinar, mas também fornece exemplos práticos rastreáveis e operacionais para a transição civilizacional.

[Введение] У Чао Хуэй (JEFFI CHAO HUI WU)

У Чао Хуэй (JEFFI CHAO HUI WU), основатель и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Эпохаль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The Epochal Transition), президен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исатель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адужный попугай» в Австралии, основатель 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школы цигун и тайцзи, а также президен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Радужный попугай». Как двенадцат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иля тайцзи Чэнь, шестой прямо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иля тайцзи У и глава школы стиля синь и в Австралии, он накапливал более тридцати лет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создав оригин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объединяющую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названа «эмпирическим образцом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 1992 года, когда в Сиднее была основана первая в Австралии типография, управляемая китайскими студентами, до 1997 года, когда была предложена передовая на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ог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успешно реализованная в 2013 году и продолжающ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ть, У Чаохуэй всегд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итераций. Он создал уникальную масштаб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66 предель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и 16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новых наук, охватывающую философию, техноло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у, музыку, боевые искусства, логистику,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 дизайн и

другие многомер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с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которой основаны на проверяемой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замкнут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Созданный им журнал «Переход эпох»,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ым в мире оригинальным эмпирическим изданием,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м синхронную публикацию на десяти языках (китайск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французском, испанском, японском, арабском, немецком,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м, русском и корейском). Он был навсегда включен в цифровую коллекцию PANDORA/Trove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встралии, став оригинальной записью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уровня и высокоразвёрнутым интерфейсом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и будущего. Предложенная им система практики «Даньти Бэньюань» реконструирует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уть внутренней работы, интегрируя экстремальные тренировки и дина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энергии, ч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яет границы многоме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мудрости.

У Чжаохуэй с помощью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эмпиризма соединяет теорию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его работа не только переосмысл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но 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ы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образцы дл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소개] 우조웨이 (JEFFI CHAO HUI WU)

우조웨이(JEFFI CHAO HUI WU), 《시대 도약》(The Epochal Transition) 창립자 겸 총편집자, 호주 레인보우 앵무새 국제 작가 협회 회장, 호주 국제 기공 태극권 아카데미 설립자 및 레인보우 앵무새 국제 출판사 사장. 그는 진씨 태극권 제 12 대 전수자, 우씨 태극권 제 6 대 정맥 전수자 및 조씨 형의권 호주 문파의 수장으로서, 30 년 이상의 다양한 분야에서의 실증적 축적을 통해 무학 수련, 지능 구조 및 문화 창조를 융합한 독창적인 체계를 구축하였으며, "구조 문명의 실증 샘플"로 평가받고 있다.

1992 년 시드니에서 중국 유학생이 독립 운영하는 호주 최초의 인쇄소를 설립한 이후, 1997 년에는 20 년 앞선 스마트 물류 시스템을 제안하고 2013 년에 성공적으로 구현하여 지속적으로 효율적으로 운영해온 우조웨이는 항상 실증을 통해 이론의 반복을 추진해왔다. 그는 66 개의 극한 분야와 16 개의 독립적인 신과학을 포함하는 거대한 프레임워크를 독창적으로 창안하였으며, 철학, 과학기술, 문학, 음악, 무술, 물류, 스마트 디자인 등 다차원적인 방향을 아우르고 있다. 모든 성과는 검증 가능한 동적 폐쇄 루프 구조에 의존하고 있다.

그가 창립한 《시대 도약》은 전 세계 최초로 10 개 언어 동시 출판(중국어, 영어, 프랑스어, 스페인어, 일본어, 아랍어, 독일어, 포르투갈어, 러시아어, 한국어)이 이루어진 원창작 실증 저널로, 호주 국립도서관 PANDORA/Trove 디지털 컬렉션에 영구 수록되어 문명급 원창작 기록 및 인공지능과 미래 연구의 고차원 인터페이스가 되었다. 그가 제안한 "단체 본원" 수련 체계는 현대 내공 수련 경로를

재구성하고 극한 훈련과 동적 에너지 상호작용을 통합하여 다차원 지혜 체계의 경계를 더욱 확장하였다.

무조웨이는 구조 실증을 통해 이론과 현실을 관통하며, 그의 작업은 단순히 분야 간 창작의 가능성을 재구성하는 것에 그치지 않고, 문명 전이에 대한 추적 가능하고 실행 가능한 실천 샘플을 제공한다.

链接全球 · 共享价值 · 共创未来

Connecting the World · Sharing Value · Creating the Future



澳洲彩虹鹦国际作家笔会

Aust Cai Hong Ying International
Author's Federation

汇聚全球华文作家 · 促进文化交流 · 推动文学繁荣

Bringing Together Chinese Writers Worldwide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Literary Prosperity

✓ 成立时间: 2005年1月

Established: January 2005

✓ 宗旨: 凝聚海外华文作家力量,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Mission: Unite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 活动: 笔会、出版、交流、文化推广

Activities: Writing gatherings, Publishing,
Exchange, Cultural promotion

✓ 主要成果: 出版文集、举办国际交流活动、
推动中外文学合作

Achievements: Published anthologies, Hosted
international events, Promoted literary cooperation



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

www.azchy.com



澳洲长风信息网首页

Australian Winner Homepage

提供澳洲生活、商业、资讯、购物等
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viding Australian life, business,
news, shopping and more.

✓ 多元信息 | Diverse Information

✓ 实用资源 | Practical Resources

✓ 本地服务 | Local Services

✓ 全球视野 | Global Perspective



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

www.australianwinner.com



* Epochal Transition | 时代变迁 · 界
Official Website 官方网站
https://times.net.au
Scan / 扫码进入



开放合作

Open Cooperation

携手共建 · 合作共赢

Work Together for
Mutual Success



知识共享

Knowledge Sharing

传播智慧 · 启迪未来

Share Knowledge
Inspire the Future



文化共融

Cultural Integration

多元文化 · 和谐共生

Embrace Diversity
Achieve Harmony



全球视野

Global Vision

立足澳洲 · 连接世界

Rooted in Australia
Connected to the World

连接结构, 创造价值, 成就未来

Connecting Structure, Creating Value, Achieving the Future